

##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（二）目录

大慧普觉禅师语录颂古卷第十（1—115 则）

大慧普觉禅师偈颂卷第十一

- 1、皇帝在建邸请升堂偈
- 2、泉州惠安县迎藏经，请小参偈
- 3、庄泉伯检察为先安抚请升堂偈
- 4、方敷文请升堂，举那咤太子因缘
- 5、赵提宫请升堂偈
- 6、李参政转物庵并引（泰发）
- 7、富枢密妙高堂并引（季申）
- 8、魏侍郎净心阁（邦达）
- 9、向侍郎无热轩并引（伯恭）
- 10、蔡知县小庵并引
- 11、汪状元燕坐轩（圣锡）
- 12、韩司谏乐谷
- 13、喻郎中观我庵（子才）
- 14、黄智通居士善住庵
- 15、谢紫岩居士（张侍郎）
- 16、答刘安抚（方明）
- 17、寄无垢居士（张侍郎）
- 18、示汪居士（南叟）
- 19、示周子充写《华严经》
- 20、示了然居士（举之）
- 21、示韩令人（子苍）宅
- 22、示大悲长老
- 23、示祥云懿长老
- 24、示鼎需禅人
- 25、示弥光禅人
- 26、示祖元禅人
- 27、示遵璞禅人
- 28、示法泉侍者
- 29、示用禅人
- 30、送直禅人
- 31、送法轮思藏主化鍾
- 32、送超僧鉴
- 33、寄福胜长老
- 34、寄归宗华侄禅师
- 35、送了明长老归长芦

大慧普觉禅师赞佛祖卷第十二

- 一、赞佛祖
- 1、释迦出山相
- 2、文殊问疾
- 3、观音大士
- 4、入定观音

- 5、维摩居士
- 6、九祖伏驮密多尊者
- 7、初祖达磨大师
- 8、傅大士
- 9、六祖大鉴禅师
- 10、李长者
- 11、庞居士
- 12、赵州和尚
- 13、船子和尚
- 14、临济和尚
- 15、云门和尚
- 16、布袋和尚（二首）
- 17、金华圣者
- 18、南安岩主
- 19、言法华
- 20、雪窦明觉禅师
- 21、杨岐和尚
- 22、白雲端和尚（二首）
- 23、五祖演和尚（二首）
- 24、西余端和尚
- 25、慧日雅和尚
- 26、寂音尊者（觉范）
- 27、草堂清和尚
- 28、圆悟和尚（三首）
- 29、普融平和尚
- 30、长灵卓和尚
- 31、佛性泰和尚
- 32、佛灯珣和尚
- 33、竹庵珪和尚
- 34、天童觉和尚
- 35、普明琳和尚

## 二、自赞

- 1、李参政请赞（汉老）
- 2、吴提刑请赞（元昭）
- 3、郑学士请赞（尚明）
- 4、蔡郎中请赞（子应）
- 5、宣教请赞（正卿）
- 6、蔡宣教请赞（春卿）
- 7、储大夫请赞（彦伦）
- 8、赵通判请赞（邦礼）
- 9、许司理请赞（寿源密长老代请）
- 10、廖知县请赞（李绎）
- 11、朱主簿请赞
- 12、闻监务请赞（子清）

- 13、唐道人请赞
- 14、江令人请赞（少明宅）
- 15、无着道人请赞
- 16、超宗道人请赞
- 17、舟峰长老求赞
- 18、鼎需禅人求赞
- 19、蕴闻禅人请赞
- 20、用宣禅人请赞
- 21、思岳禅人求赞
- 22、悟本禅人求赞
- 23、法宝禅人求赞
- 24、守净禅人求赞
- 25、遵璞禅人求赞
- 26、僧鹦禅人求赞
- 27、正言禅人求赞
- 28、祖传禅人求赞
- 29、妙道禅人求赞
- 30、冲密禅人求赞
- 31、文俊禅人求赞
- 32、如本禅人求赞
- 33、法宏禅人求赞
- 34、德光禅人求赞
- 35、若怀首座求赞归洋屿庵
- 36、雪峰空长老求赞
- 37、师昭长老求赞
- 38、禅人求赞（四首）

### 三、秉炬入塔

- 1、为彦维那下火
- 2、为充禅人下火
- 3、为法灯监寺下火
- 4、为超禅人下火
- 5、为月禅人入塔
- 6、为益、照二禅人入塔

### 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卷第十三

- 1、师到雪峰值建菩提会请普说
- 2、定光大师请普说

### 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卷第十四

- 3、黄德用请普说
- 4、秦国太夫人请普说

### 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卷第十五

- 5、钱计议请普说
- 6、傅庵主请普说
- 7、刘侍郎亲书《华严经》施师仍请普说

### 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卷第十六

- 8、傅经干请普说
- 9、悦禅人请普说
- 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卷第十七
- 10、礼侍者断七请普说
- 11、新淦县众官请普说
- 12、钱计议请普说
- 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卷第十八
- 13、郑成忠请普说
- 14、孙通判请普说

##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颂古卷第十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蕴闻 上进

### 1

世尊未离兜率，已降王宫；未出母胎，度人已毕。颂云：  
利刃有蜜不须舐，蛊毒之家水莫尝。  
不舐不尝俱不犯，端然衣锦自还乡。

### 2

世尊初生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云：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”颂云：  
老汉才生便着忙，周行七步似颠狂。  
赚他无限痴男女，开眼堂堂入镬汤。

### 3

世尊拈华。颂云：  
拈起一枝华，风流出当家。  
若言付心法，天下事如麻。

### 4

外道问佛。颂云：  
两处牢关击不通，纤尘不动自乖宗。  
忽然业镜百杂碎，黄面瞿昙失却踪。

### 5

达磨面壁。颂云：  
金鳌一掣沧溟竭，徒自悠悠泛小舟。  
今日烟波无可钓，不须新月更为钩。

6

二祖安心。颂云：

觅心无处更何安？嚼碎通红铁一团。  
纵使眼开张意气，争如不受老胡谩？

7

女子出定。颂云：

出得出不得，是定非正定，  
罔明与文殊，丧却穷性命。

8

马祖三十年不少盐酱。颂云：

见得分明识得亲，举来犹自涉途程。  
直饶不犯毫芒者，也是拈<sup>唇</sup>\*道舐指人。

9

百丈再参马祖。颂云：

马驹喝下丧家风，四海从兹信息通。  
烈火焰中捞得月，巍巍独坐大雄峰。

10

国师三唤侍者。颂云：

哑子得梦与谁说？起来相对眼麻弥。  
已向人前输肺腑，从教他自觅便宜。

11

汾山有句无句。颂云：

若将此语定纲宗，孤负明招独眼龙。  
笑里忽分泥水路，方知千里共同风。

12

明招虎生七子。颂云：

第七菸菟没尾巴，食牛之气已堪夸。  
丛林悻悻争唇吻，几个行人得到家？

13

南泉：“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”颂云：  
倒腹倾肠说向君，不知何故尚沈吟？  
而今便好猛提取，付与世间无事人。

14

南泉：“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。”颂云：  
雨散云收后，崔嵬数十峰，  
倚栏频顾望，回首与谁同？

15

黄檗：“汝等诸人尽是嗜酒糟汉。”颂云：  
身上着衣方免寒，口边说食终不饱。  
大唐国里老婆禅，今日为君注破了。

16

临济凡见僧入门便喝。颂曰：  
入门便喝，全无巴鼻，  
引得儿孙，弄粥饭气。

17

麻谷问临济十二面观音。颂云：  
昧却当阳个一着，牵来拽去互施呈，  
不知除却王维手，更有何人画得成？

18

临济问僧：“甚么处来？”僧便喝，济便揖坐，僧拟议，济便打。又一僧来，济竖起拂子，僧礼拜，济便打。复见僧来，亦竖起拂子，僧不顾，济亦打。颂云：  
五月五日午时书，赤口毒舌尽消除。  
更饶急急如律令，不须门上画蜘蛛。

19

临济无位真人。颂云：  
脑后见腮村僧，大开眼了作梦。  
虽然趁得老鼠，一棒打破油瓮。

20

赵州访临济。颂云：  
一人眼似鼓槌，一人头如木杓。  
两个老不识羞，至今无处安着。

21

南泉平常心是道。颂云：

劝君不用苦劳神，唤作平常转不亲。  
冷淡全然没滋味，一回举起一回新。

22

赵州使得十二时。颂云：

使得十二时辰，呼来却教且去，  
倚官挟势欺人，茫茫无本可据。

23

赵州访茱萸。颂云：

深浅聊将拄杖探，忽然平地起波澜，  
倾湫倒岳惊天地，到海方知彻底干。

24

赵州一日从殿上过，乃唤侍者一声，侍者应诺。州云：“好一殿功德。”侍者无对。颂云：

好一殿功德，总是过去佛，  
百福相严身，不使栴檀刻。  
日日香烟夜夜灯，看来当甚干萝卜。

25

赵州问投子：“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？”投子云：“不许夜行，投明须到。”颂云：

禾黍不阳艳，竞栽桃李春，  
翻令力耕者，半作卖华人。

26

赵州勘婆。颂云：

天下禅和说勘破，争知赵州已话堕？  
引得儿孙不丈夫，人人点过冷地卧。

27

赵州问南泉：“知有底人向甚么处去？”泉云：“山前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。”州云：“谢师答话。”泉云：“昨夜三更月到窗。”颂云：

度体裁衣，量水打碓，  
毫发不差，且居门外。

28

赵州一日在方丈内，闻沙弥喝参，州向侍者云：“教伊去。”侍者才教去，沙弥便珍重。州向傍僧云：“沙弥得入门，侍者在门外。”颂云：

飏飏风松，萧萧雨桧。  
师子咬人，韩獹逐块。

29

赵州一日在东司上，见文远过，遂唤云：“文远！”远应诺。州云：“东司上不可与你说佛法。”颂云：

赵州有密语，文远不覆藏。  
演出大藏教，功德实难量。

30

赵州一日共文远行次，忽指面前地云：“这里好造个巡铺。”远便近前展两手云：“把将公验来。”州与一掌。远云：“公验分明过。”颂云：

一正一邪，一倒一起。  
文远赵州，鞋里动指。

31

赵州一日在佛殿上见文远礼佛，以拄杖打一下，远云：“礼佛也是好事。”州云：“好事不如无。”颂云：

文远修行不落空，时时瞻礼紫金容。  
赵州拄杖虽然短，脑后圆光又一重。

32

赵州狗子无佛性。颂云：

有问狗佛性，赵州答曰无。  
言下灭胡族，犹为不丈夫。

33

赵州云：“金佛不度炉，木佛不度火，泥佛不度水，真佛内里坐。”颂云：

九十七种妙相，顾陆笔端难状。  
赵州眼目精明，觑见心肝五藏。

34

青州布衫。颂云：



青州七斤衫，尽力提不起。  
打破赵州关，总是自家底。

35

镇州萝卜。颂云：

参见南泉王老师，镇州萝卜更无私。  
拈来塞断是非口，雪曲阳春非楚词。

36

赵州有佛处不得住。颂云：

有佛处不得住，生铁称锤被虫蛀。  
无佛处急走过，撞着嵩山破灶堕。  
三千里外莫错举，两个石人相耳语。  
恁么则不去也，此语已行遍天下。  
摘杨华，摘杨华，唵嘛呢叭哩吽<sup>口\*發</sup>陀。

37

赵州问僧：“甚么处来？”僧云：“雪峰来。”州云：“雪峰有何言句示人？”  
僧云：“雪峰寻常道：‘尽大地是沙门一只眼，汝等诸人向甚么处厠？’”州云：  
“上座若回，寄个锹子去。”颂云：

途路波陀数十州，传言送语当风流。  
不知脚下泥生刺，蹋着锥人脚指头。

38

保寿问胡钉铰。颂云：

直饶钉得遮一缝，点检将来非好手。  
可怜两个老禅翁，却向俗人说家丑。

39

疏山造寿塔。颂云：

凿坏十方常住地，三钱使尽露尸骸。  
罗山古佛虽灵验，未免将身一处理。

40

罗山在禾山，送同行矩长老出门次，山把拄杖面前一擗，矩无对，山云：“石牛拦古路，一马勿双驹。”后有僧举似疏山，山云：“石牛拦古路，一马生三寅。”  
颂云：

出门握手话分携，古路迢迢去莫追。

却笑波心遗剑者，区区空记刻舟时。

41

德山托钵。颂云：

一挝涂毒闻皆丧，身在其中总不知。  
八十翁翁入场屋，真诚不是小儿嬉。

42

云门云：“世界恁么广阔，为甚闻钟声披七条？”颂云：

钟声披起郁多罗，碧眼胡儿不奈何。  
一箭双鸇随手落，拈来元是栅中鹅。

43

德山见僧入门便棒。颂云：

入门便棒，郎当不少。  
依而行之，胡麻厮缴。

44

百丈野狐。颂云：

不落不昧，石头土块。  
蓦路相逢，银山粉碎。  
拍手呵呵笑一场，明州有个憨布袋。

45

深、明二上座同行，见鱼跳出网。颂云：

俊哉一跃透重渊，霹雳追之去不还。  
却笑龙门烧尾者，依前点额在波澜。

46

南泉打破粥锅。颂云：

南泉打破闲家具，浩浩诸方作话看。  
今日为君重举过，明明历历不颠预。

47

首山竹篋。颂云：

背触非遮护，明明直举扬。

吹毛虽不动，遍地是刀枪。

48

瑞岩唤主人公。颂云：

瑞岩家风，唤主人公。  
昨夜南山，虎咬大虫。

49

兴化同参相见。颂云：

镁鄒在握，天魔胆落。  
明眼衲僧，休更卜度。

50

兴化打克宾。颂云：

丹山生鸞鷟，师子产狻猊。  
棒下摩酰眼，徒夸第一机。

51

兴化紫罗帐里撒真珠。颂云：

对众全提摩竭令，岂是闲开两片皮？  
喝下瞎驴成队走，梦中推倒五须弥。

52

兴化上堂云：“今日不用如何若何，便请单刀直入，兴化为你证据。”时有旻德长老出众礼拜，起来便喝，化亦喝。德又喝，化又喝。德礼拜归众，化云：“适来若是别人，三十棒一棒也较不得。何故？为他旻德会一喝不作一喝用。”颂云：

暗中携手上高山，及至天明各自行。  
无限中途未归客，明明开眼堕深坑。

53

三圣云：“我逢人即出，出则不为人。”兴化云：“我逢人即不出，出则便为人。”颂云：

阳焰何曾能止渴，画饼几时充得饥？  
劝君不用栽荆棘，后代儿孙惹着衣。

54

南泉见邓隐峰来，指净瓶云：“净瓶是境，你不得动着境，与我将水来。”峰

将净瓶倾水于南泉面前，泉便休。归宗云：“邓隐峰也是乱泻。”颂云：  
眼中无翳休挑刮，镜上无尘不用磨。  
信脚出门行大路，横担拄杖唱山歌。

55

石头云：“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恁么不恁么总不得。”颂云：  
好个话端，阿谁解举？  
举得十分，未敢相许。

56

三圣问雪峰透网金鳞。颂云：  
全死中全活，全活中全死，  
一个讶郎当，一个福建子。

57

夹山境。颂云：  
境话会来虽未是，却问如今作么生？  
清凉元本鼻头直，夹山依旧两眉横。

58

睦州担板。颂云：  
睦州担板，那容眨眼  
阔狭短长，不须增减。

59

僧问睦州：“一气还转得一大藏经也无？”州云：“有甚鐕鐕（音\*迫）子，快下将来。”颂云：  
一气转一大藏教，顿渐偏圆权与实。  
无边妙义炳然彰，元来一字也不识。

60

临济会中两堂首座齐下喝，僧问：“还有宾主也无？”济云：“宾主历然。”颂云：  
以平报不平，王法本无亲。  
临济虽明眼，也是黄龙精。

61

普化明头来明头打。颂云：

先师会里呈真处，临济堂前吃菜时。  
连此三回露拴索，咄这缘台盘乞儿。

62

明招一日天寒上堂，大众才集，招云：“风头稍硬，不是你安身立命处，且归暖室商量。”便归方丈。大众随至立定，招云：“才到暖室，便见瞌睡。”以拄杖一时趁下。颂云：

夜半明星当午现，愚夫犹待晓鸡鸣。  
可怜自屎不知臭，又欲重新拈似人。

63

保寿开堂。颂云：

提起须弥第一槌，电光石火太迟迟。  
象王行处狐踪绝，师子咆哮百兽危。

64

古德庄上吃油糍。颂云：

和尚不赴堂，庄主谢临屈。  
一字入公门，九牛撤不出。

65

玄沙云：“若论此事，喻一片田地，四至界分结契卖与诸人了也，只有中心树子犹属老僧在。”颂云：

祖父田园都卖了，四边界至不曾留。  
奈何犹有中心树，恼乱春风卒未休。

66

首山新妇骑驴阿家牵。颂云：

新妇骑驴阿家牵，步步相随不着鞭。  
归到画堂人不识，从今懒更出门前。

67

乌臼见玄、绍二上座来，遂问：“二禅伯近离甚么处？”僧云：“江西。”臼便打。僧云：“久向和尚有此机要。”臼云：“你既不会，第二个近前来！”僧拟议，臼亦打云：“同坑无异土。参堂去！”颂云：

猛焰不容蚊蚋泊，大海那能宿死尸？  
任是三头并六臂，望风无不竖降旗。

68

云门干屎橛。颂云：

云门干屎橛，全超法报化。  
无事出山游，百钱杖头挂。

69

云门须弥山。颂云：

巍巍一座大弥卢，荷负非干气力粗。  
纵使不随言语会，却来当面受涂糊。

70

大愚锯解称锤。颂云：

问佛如何是？宗师即便酬。  
称锤将锯解，言外度迷流。

71

僧问兴化：“四方八面来时如何？”化云：“打中间底。”僧便礼拜。化云：“兴化今日赴个村斋，回来中路撞着一阵卒（骤）风暴雨，却向古庙里闪避得过。”颂云：

古庙里头回避得，纸钱堆畔暗嗟吁。  
闲神野鬼皆惊怕，只为渠侬识梵书。

72

雪峰望州亭相见。颂云：

望州乌石与僧堂，业识茫茫不可当。  
提起衲僧拄杖子，五湖四海沸如汤。

73

夹山：“目前无法，意在目前，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到。”颂云：

痴人面前休说梦，生铁团上须寻缝。  
明明说与却佯聋，只管外边闲打诨。

74

无业国师云：“若一毫头凡圣情念未尽，不免入驴胎马腹里去。”白云端和尚云：“设使一毫头凡圣情念净尽，亦未免入驴胎马腹里去。”颂云：

移身不移步，移步不移身，

走却金师子，捉得玉麒麟。

75

灵云见桃花。颂云：

总道见桃花悟道，此语不知还是无。  
茫茫宇宙人无数，那个男儿是丈夫？

76

玄沙云：“谛当甚谛当，敢保老兄未彻在。”颂云：

打破鬼门关，日轮正当午，  
一箭中红心，大地无寸土。

77

洞山云：“言无展事，语不投机，承言者丧，滞句者迷。”颂云：

言无展事，语不投机，  
承言者丧，滞句者迷，  
逢人不得错举。

78

举道者访琅琊。颂云：

夺得骊珠即便回，小根魔子尽疑猜，  
拈来抛向洪波里，撒手大家空去来。

79

僧问风穴：“语默涉离微，如何通不犯？”穴云：“常忆江南三月里，鹧鸪啼处百花香。”颂云：

忽尔出门先见路，才方洗脚便登船。  
神仙秘诀真堪惜，父子虽亲不可传。

80

赵州访道吾，吾见来，着豹皮褌，把吉撩棒，在三门前等候，才见州来，便高声唱喏而立，州云：“小心祇候着。”吾又唱喏一声而去。颂云：

有礼有乐，有唱有酬。  
人平不语，水平不流。

81

临济迁化时，示众云：“吾灭后，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。”三圣出云：“争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？”济云：“已后有人问，你向他道甚么？”三圣便喝。济云：

“谁知吾正法眼藏，向遮瞎驴边灭却！”颂云：

瞎驴一跳众皆惊，正法那堪付与人？  
三要三玄俱丧尽，堂堂摆手出重城。

## 82

僧问乾峰：“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门。”颂云：

撻（音 chě，撕破）破云门一柄扇，拗折乾峰一条棒。  
二三千处管弦楼，四五百条华柳巷。

## 83

云门大师云：“闻声悟道，见色明心。作么生是闻声悟道、见色明心？”乃云：“观世音菩萨将钱来买餠饼，放下手云：‘元来只是馒头。’”颂云：

见色明心事已差，闻声悟道更交加。  
观音妙智慈悲力，荆棘林生优钵华。

## 84

云门大师拈起拄杖，举：“教云：‘凡夫实谓之有，二乘析谓之无，缘觉谓之幻有，菩萨当体即空。’”乃云：“衲僧见拄杖但唤作拄杖，行但行，坐但坐，总不得动着。”颂云：

别开金殿锁，撞动玉楼钟。  
泣露千般草，吟风一样松。

## 85

陆亘大夫问南泉：“肇法师也甚奇怪，解道：‘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’”南泉指庭前华召大夫云：“时人见此一株华，如梦相似。”颂云：

天地同根伸一问，未曾抬步已亡家，  
无阴阳处华重发，玉本无瑕却有瑕。

## 86

玄沙三种病人。颂云：

玄沙三种病人话，透出云门六不收。  
莫待是非来入耳，从前知己返为讎。

## 87

玄沙见新到，才礼拜，沙云：“因我得礼尔。”颂云：

夫子不识字，达磨不会禅，  
玄沙无此语，切莫妄流传。



88

南院上堂云：“赤肉团上，壁立千仞。”时有僧问：“赤肉团上，壁立千仞，岂不是和尚道？”院云：“是。”僧便掀倒禅床。院云：“尔看这瞎汉乱做！”僧拟议，院便打趁出院。颂云：

赤肉团边用得亲，主宾有理各难伸；  
两个驼子相逢着，世上如今无直人。

89

百丈侍马祖游山归，忽然哭，同事问云：“忆父母耶？”丈云：“无。”同事云：“被人骂耶？”丈云：“无。”同事云：“哭作甚么？”丈云：“问取和尚。”同事往问马祖，祖云：“你去问取他。”同事回至寮中，见百丈呵呵大笑，同事云：“适来为甚么哭？如今为甚么笑？”丈云：“适来哭，而今笑。”同事罔然。颂云：

有时笑兮有时哭，悲喜交并暗催促，  
此理如何举向人？断弦须得鸾胶续。

90

杨岐和尚问僧：“栗棘蓬尔作么生吞？金刚圈尔作么生跳？”颂云：

金刚圈，栗棘蓬，  
玄沙三种病，石鞞一张弓，  
直截为君说，新罗在海东。

91

僧问杨岐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岐云：“三脚驴子弄蹄行。”僧云：“便恁么去时如何？”岐云：“湖南长老。”颂云：

杨岐一头驴，只有三只脚；  
潘阆倒骑归，擷杀黄幡绰。

92

僧问青原思和尚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原云：“庐陵米作么价？”颂云：

老青原，没缝罅，  
问佛法，酬米价。  
差毫厘，成话霸，  
无面目，得人怕。

93

僧问岩头：“古帆未挂时如何？”头云：“后园驴吃草。”颂云：

后园驴吃草，一老一不老，  
蓦地撞出来，斗凑得恰好。

94

僧问岩头：“古帆未挂时如何？”头云：“小鱼吞大鱼。”颂云：  
小鱼吞大鱼，直路太萦纡。  
古帆休更问，处处得逢渠。

95

僧问五祖演和尚：“如何是临济下事？”祖云：“五逆闻雷。”颂云：  
五逆闻雷，曾参颜回。  
一粒豆子，爆出冷灰。

96

僧问圆悟和尚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悟云：“口是祸门。”颂云：  
口是祸门，电激雷奔，  
娑竭出海，震动乾坤。

97

佛眼和尚读灵源十二时歌，有偈云：“一日日，一时时，龙门老，心自知。”  
颂云：  
日日日日，时时时时，  
违时失候，个老古锥。

98

南禅师云：“钟楼上念赞，床脚下种菜时如何？”黄檗胜禅师云：“猛虎当路坐。”颂云：  
直出直入，当面不识。  
更拟如何，着甚死急！

99

二十四祖尊者因罽宾国王秉剑于前，曰：“师得蕴空否？”曰：“已得。”曰：“既得蕴空，离生死否？”曰：“已离。”曰：“既离生死，可施我头否？”曰：“身非我有，岂况于头？”王便斩之，白乳涌高数尺，王臂自堕。颂云：  
杀人须是杀人汉，当下一刀成两段。  
头臂虽亏剑刃锋，何似秦时<sup>车\*度</sup>斩钻？

100

芭蕉拄杖。颂云：

十字街头，现成行货。  
拟欲商量，漆桶蹉过。

101

汾阳十智同真。颂云：

兔角龟毛眼里栽，铁山当面势崔嵬。  
东西南北无门入，旷劫无明当下灰。

102

云门抽顾颂鉴咦。颂云：

云门鉴咦，少有人知。  
咄！无孔铁锤。

103

庞居士问马大师：“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？”大师云：“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”颂云：

一口吸尽西江水，甲乙丙丁庚戌己。  
咄咄咄！啰哩哩！

104

《法华经》云：“大通智胜佛，十劫坐道场，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。”颂云：

燕（同“宴”）坐道场经十劫，一一从头俱漏泄。  
世间多少守株人，掉棒拟打天边月。

105

《维摩经》云：“其施汝者，不名福田，供养汝者，堕三恶道。”颂云：

独坐许谁知？青山对落晖。  
华须连夜发，莫待晓风吹。

106

《圆觉经》云：“居一切时，不起妄念，于诸妄心，亦不熄灭。住妄想境，不加了知，于无了知，不辩真实。”颂云：

荷叶团团团似镜，菱角尖尖尖似锥。  
风吹柳絮毛球走，雨打梨花蛱蝶飞。

107

《楞严经》云：“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犹离见，见不能及。”颂云：

春至自开华，秋来还落叶，  
黄面老瞿昙，休摇三寸舌。

108

《文殊菩萨所说般若经》云：“清淨行者不入涅槃，破戒比丘不入地狱。”颂云：

壁上安灯盏，堂前置酒台，  
闷来打三盏，何处得愁来？

109

《楞伽经》云：“五法，三自性，二种无我。”颂云：

陕府铁牛白癞，嘉州大像耳聩，  
两个病痛一般，咄哉漆桶不快！

110

殃崛摩罗尊者于一长者家持钵，适值其家妇人产难，长者遂白尊者曰：“尊者是佛弟子，如何救得我家产难？”尊者云：“我乍入道，未能相救，当去问佛。”尊者往见佛，具陈斯事，佛言：“汝但去说：‘我自从贤圣法来，未曾杀生。’”尊者依佛所说，往告长者，妇人闻之，当时分免。颂云：

华阴山前百尺井，中有寒泉彻骨冷，  
谁家女子来照影，不照其余照斜领。

111

浮杯和尚因凌行婆问：“尽力道不得底句，分付阿谁？”杯云：“浮杯无剩语。”婆云：“未到浮杯，不妨疑着。”杯云：“别有长处，不妨拈出。”婆敛手哭云：“苍天中更添冤苦。”杯无语。婆云：“语不识偏正，理不知倒邪，为人即祸生。”颂云：

掌内摩尼曾不顾，谁能护惜娘生裤？  
浮杯不会老婆禅，直至如今遭点污。

后有僧举似南泉，泉云：“苦哉！浮杯被这老婆摧折一上。”婆闻，笑云：“王老师犹少机关在。”时有幽州澄一禅客，乃问婆：“南泉为甚少机关？”婆哭云：“可悲！可痛！”澄一罔措。婆乃问：“会么？”澄一合掌而立。婆云：“猗死禅和，如麻似粟。”后澄一举似赵州，州云：“我若见这臭婆，问教口哑。”澄一云：“未审和尚怎生问他？”州便打。澄一云：“为甚却打某甲？”州云：“似这猗死禅和，不打更待何时？”颂云：

电光石火尚犹迟，猗死禅和那得知？  
转面回头拟寻讨，夕阳已过绿梢西。

婆闻，却云：“赵州合吃婆手中棒。”州闻，哭云：“可悲！可痛！”婆闻，乃叹云：“赵州眼光烁破四天下。”州闻，令人去问云：“如何是赵州眼？”婆乃竖

起拳。州闻，乃作颂送云：“当机覩面提，覩面当机疾。报尔凌行婆，哭声何得失？”婆答云：“哭声师已晓，已晓复谁知？当时摩竭令，几丧目前机。”颂云：  
眼光烁破四天下，婆子拳头没缝罅。  
当机覩面事如何，猛虎脊梁谁解跨？

## 112

南泉云：“三世诸佛不知有，狸奴白牯却知有。”颂云：  
三世诸佛不知有，老老大大外边走。  
眼皮盖尽五须弥，大洋海里翻筋斗。  
狸奴白牯却知有，瀑布不溜青山走。  
堪笑无端王老师，错认簸箕作熨斗。

## 113

临济问寺主：“甚么处去来？”云：“州中糴黄米去来。”济以拄杖画一画，云：“还糴得这个么？”主便喝，济便打。次典座至，济乃举似典座，座云：“寺主不会和尚意。”济云：“你又作么生？”座礼拜，济亦打。颂云：  
一堆红焰亘晴空，不问金鍮铁锡铜，  
入里尽教成水去，那容蚊蚋泊其中？

## 114

五祖和尚举：“僧问赵州：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’州云：‘庭前柏树子。’恁么会便不是了也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庭前柏树子。恁么会方始是。”颂云：  
崎崎岖岖平坦坦，平坦坦处甚崎岖。  
蓦地跛驴能蹴蹋，抹过追风天马驹。

## 115

师室中常举竹篋问学者曰：“唤作竹篋则触，不唤作竹篋则背。”众下语皆不契。因僧请益，复成五颂示之。颂云：

一

云门举起竹篋，开口知君话堕。  
上方香积不餐，甘伏食人涕唾。

二

云门举起竹篋，禅和切忌针锥。  
鸾凤不栖荆棘，感\*鸟 感\*鸟偏守空池。

三

云门举起竹篋，通身带水拖泥。  
奉报参玄上士，撒手悬崖勿迟。

四

云门举起竹篋，拟议知君乱统。  
直饶救得眼睛，当下失却鼻孔。

五

云门举起竹篦，露出心肝五脏。  
可怜猗死禅和，犹自魂飞胆丧。

## 大慧普觉禅师偈颂卷第十一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蕴闻 上进

### 1、皇帝在建邸请升堂偈

豁开顶门眼，照彻大千界。  
既作法中王，于法得自在。

### 又作偈

大根大器大力量，荷担大事不寻常。  
一毛头上通消息，遍界明明不覆藏。

### 御赐真赞，师演成四偈

一

生灭不灭，如水中月，  
不可揽触，妙在甄别。

二

常住不住，是真实义，  
一幅丹青，辉天鉴地。

三

圆觉空明，胡来汉现，  
一点灵光，万化千变。

四

随物现处，廓清寰宇，  
不动神情，气吞项羽。

### 2、泉州惠安县迎藏经，请小参偈

稽首十力大导师，三界独尊无比况。  
示现成佛转法轮，广演无边契经海。  
众生心想念念殊，所转法轮亦差别。  
法轮功德不可量，尽思竭力无能测。  
有大经卷在一尘，量等三千大千界。  
世有聪慧明达人，具足天眼悉知见。  
破尘出经作佛事，不作实与非实想。  
又以无边法界空，纳在佛身一毛孔。  
须弥铁围及大海，一一包容无迫隘。  
一毛既尔余悉然，导师方便亦如是。  
念念普徧诸毛孔，念念克证金刚慧。  
念念成就佛菩提，念念满足普贤愿。

而不生于戏论心，亦不住于深境界。  
如梦如幻如水月，如优昙华出世间。  
如是常转大经卷，了无能转所转者。  
三世诸佛诸菩萨，声闻独觉及天人，  
地狱修罗鬼畜等，一一皆承此经力。  
我今复与诸佛子，各生殊胜难遇心。  
还摄此经归一尘，安住毗卢法宝藏。

### 3、庄泉伯检察为先安抚请升堂偈

近来学佛人，少见不颠倒，  
唯务资谈柄，弃大而就小。  
昧却直截事，外边打之遶。  
毕竟那一着，何曾得分晓？  
独有庄居士，真实没虚矫，  
断除烦恼根，烈火烧干草。  
心地既安然，魔境岂能扰？  
任你闹浩浩，我常静悄悄。  
末后示真归，如脱破布袄。  
跏趺入禅定，皓月临清沼。  
透过生死关，击碎无价宝。  
刚正大丈夫，一了一切了。

4、方敷文请升堂，举那咤太子因缘  
骨肉都还父母了，不知那个是那咤？  
一毛头上翻身转，一一毛头浑不差。

### 5、赵提宫请升堂偈

言前荐得已天涯，句后承当路转赊。  
一击铁关如粉碎，水天空阔雁行斜。

### 6、李参政转物庵并引（泰发）

江月老人牓所居之室曰“转物”，盖取《首楞严》“若能转物，即同如来”之义。书来索铭，妙喜宗杲为之铭曰：

若能转物，即同如来。  
咄哉瞿昙！诳语痴呆。  
物无自性，我亦非有。  
转者为谁？徒劳心手。  
知无自性，复是何物？  
瞥起情尘，扞空揣骨。  
此庵无作，住者何人？  
具顶门眼，试辨疏亲。

### 7、富枢密妙高堂并引（季申）

枢密富公阅华严大教，娱戏毗卢性海，随所寓，揭名曰“妙高堂”，盖取法

界胜乐妙高之义，作自受用佛事。书来索铭，妙喜某为之铭曰：

妙高堂，随所至。  
膀未悬，落第二。  
似猛焰，藏蚊蚋。  
拟承当，生妄计。  
德云师，安有作？  
在别峰，亦宽廓。  
住佛地，何所托？  
我作铭，任图度。

#### 8、魏侍郎净心阁（邦达）

伟哉广大寂灭心，譬如虚空不分别。  
拟心求净即染污，况复比伦诸佛土？  
又如梦中所见物，所见虽有不可取。  
如是通达无有疑，净心之义炳然现。  
是义现矣难测量，超诸色相离言说。  
过去未来现在世，佛及菩萨与声闻，  
一切含识有情类，平等于义如如实了。  
善哉奇特过量人，只以此阁演是义。  
演已便息随所缘，亦与梦中无差别。  
我以父母所生口，说此无上妙伽陀，  
庄严广大寂灭心，为诸来者作饶益。

#### 9、向侍郎无热轩并引（伯恭）

芑林居士于所居园临池，作无热轩，将于北埭起连辉观，取《华严》“无热大龙王宫流出四河，华林宝树，接影连辉”之义。乐谷韩公司谏为之记，居士来索鄙语，乃说是偈：

勇猛精进过量人，号曰芑林大居士。  
住无变易真实处，而常顺行诸佛法。  
不作世间颠倒业，成办出世胜方便，  
而能于此方便中，幻出难思诸境界。  
复于难思境界中，而现种种殊胜事。  
华林宝树咸放光，接影连辉相鉴彻。  
光色清净如金刚，世间无有能坏者。  
又如无热大宝池，四面分流入于海。  
是海广大无边际，不出居士一毛孔。  
于一毛孔放光明，八万四千同时发。  
不劳居士转舌相，只以此光宣妙法。  
是法即是此光明，不离是光说此法。  
大海毛孔亦复尔，此是芑林无热义。  
是义如空不可量，一一包罗世间相。  
我今以此无义语，略为居士出只手。  
佛子来登无热轩，众宝妙沙开户牖。



### 10、蔡知县小庵并引

快活居士结庵于南岳之阳，以小名之，盖取石头和尚“庵虽小，含法界”之义。居士欲予书其榜，因说是偈：

此庵非小亦非大，堪笑石头空捏怪。  
不知法界即此庵，强谓此庵含法界。  
而今欲识住庵人，万象之中独露身。  
妙喜为写此庵榜，要与太虚为近邻。

### 11、汪状元燕坐轩（圣锡）

不于三界现身意，掉举何如愤愤时？  
寄语轩中燕坐者，好看新月下前溪。

### 12、韩司谏乐谷

人言至乐在此谷，孰信乐为谷所移？  
以乐均施不乐者，方名真乐丈夫儿。

#### 六湛堂

非湛非摇此法源，当机莫厌假名存。  
直须过量英灵汉，方入无边广大门。  
万境交罗元不二，六窗昼夜未尝昏。  
翻思庞老事无别，掷剑挥空岂有痕？

#### 同尘庵

尘无自性，揽真成立。  
拟和其光，同亦俱失。  
外既匪宽，内亦不窒。  
是义非虚，亦复非实。  
庵中主人，如玉处石。  
作如是观，千载一息。

### 13、喻郎中观我庵（子才）

万物备于我，我观卒未休。  
智者返观我，纵横得自由。

### 14、黄智通居士善住庵

善住庵中人，从来无所住。  
只这无住心，便是安身处。

### 15、谢紫岩居士（张侍郎）

紫岩分惠建溪茗，妙喜答以青州衫。  
得人一牛还一马，前三三与后三三。

### 16、答刘安抚（方明）

毛锥子上通消息，争似亡言绝见知？  
后夜一轮空界月，清光千里共依依。

17、寄无垢居士（张侍郎）

上苑玉池方解冻，人间杨柳又垂春。  
山堂尽日焚香坐，长忆毗耶多口人。

18、示汪居士（南叟）

一毛头上无边刹，决定识情难测量。  
直下不生邪险见，壶中日月自然长。

19、示周子充写《华严经》

总别同异成坏，行布圆融无碍。  
尘入众刹非宽，刹入众尘非隘。  
居士笔端宣畅，果海因源自在。  
我今说偈赞扬，同证一真法界。

20、示了然居士（举之）

长乐沙坑郑了然，不依本分要参禅。  
自言已到无参处，哥罗管尔米疆年。

21、示韩令人（子苍）宅

说不到处着一句，风前截断千差路。  
超佛越祖只如今，壁立万仞无回互。

22、示大悲长老

一棒打破生死窟，当时凡圣绝行踪。  
返笑赵州心不歇，老来犹自走西东。

23、示祥云懿长老

夺却衲僧拄杖，当下便无伎俩。  
喝下铁眼忽开，直据千峰顶上。

24、示鼎需禅人

面门竖亚摩醯眼，肘后斜悬夺命符。  
瞎却眼，解却符，赵州东壁挂葫芦。

25、示弥光禅人

龟毛拈得笑哈哈，一击万重关锁开。  
庆快平生在今日，孰云千里赚吾来？

26、示祖元禅人

万仞崖头解放身，起来依旧却惺惺。  
饥餐渴饮浑无事，那论昔人非昔人？

### 27、示遵璞禅人

一口吞尽三世佛，正是吾家客作儿。  
争似璞禅无用处，一毛头上便忘机。

### 28、示法泉侍者

言前超佛祖，日轮正当午。  
豁开三要关，一击涂毒鼓。  
既发上头机，莫问千钧弩。  
放去绝遮拦，捏聚非回互。  
咄哉老瞿昙，住住住住住！

### 29、示用禅人

未点先行不唧[口留]，不拔自转已出丑。  
那堪更鼓两片皮，岂止凿空开户牖？  
火中木马空嘶鸣，水底泥牛漫哮吼。  
用禅用禅听我言，拶到悬崖须放手。

### 30、送直禅人

直出直入，直行直坐。  
直禅上人，直须恁么。  
本自圆成，不立功课。  
饥来吃饭，寒来向火。  
不在瞿昙，非干达磨。  
拟心思量，返遭殃祸。  
我说是言，已招口过。  
明眼人前，一场话堕。  
请事斯语，无忘骨剝。

### 31、送法轮思藏主化锺

覆为锺，仰为鼎，  
自是法轮家风，妙喜争敢驰骋？  
思禅人，固相请，  
援毫临纸忽猛省，一声直透须弥顶。

### 32、送超僧鉴

桶底脱时大地阔，命根断处碧潭清。  
好将一点红炉雪，散作人间照夜灯。

### 33、寄福胜长老

真人十八界元空，三十一人同姓吕。  
分散游山各占山，三十一人又同处。

### 34、寄归宗华侄禅师

坐断金轮第一峰，千妖百怪自潜踪。

年来又得真消息，说道杨岐正脉通。

### 35、送了明长老归长芦

人言棒头出孝子，我道怜儿不觉丑。  
长芦长老恁么来，妙喜空费一张口。  
从教四海妄流传，野干能作师子吼。  
孰云无物赠伊行？喝下铁围山倒走。

## 大慧普觉禅师赞佛祖卷第十二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蕴闻 上进

### 一、赞佛祖

#### 1、释迦出山相

正觉山前折却本，三七日内心头闷。  
却来鹿苑讨便宜，好与拽翻椎一顿。

#### 2、文殊问疾

居士何曾病，是病因问有。  
两眼对两眼，世医咸拱手。

#### 3、观音大士

过去正法明，现前观自在。  
眼观诸音声，耳听众妙色。  
二义俱寂灭，谁受此说者？  
是说亦寂灭，谁为此说者？  
能观及所观，能听洎所听，  
返观观听者，是亦无所有。  
大哉观世音！快说如是法，  
是法不思议，听者亦希有。  
我今以一毛，遍量法界空，  
作此如幻言，赞是真实相。

#### 4、入定观音

世间种种音声相，众以耳听非目睹。  
唯此大士眼能观，瞑目谛观为佛事。  
于眼境界无所取，耳鼻舌身意亦然。  
善哉心洞十方空，六根互显如是义。  
眼色耳声鼻嗅香，身触意思无差别。  
当以此观如是观，取此为实成妄想。  
若离妄想取实法，展转惑乱失本心。  
本心既失随颠倒，不见大士妙色身。  
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互显之义亦寂灭。

亦无大士妙色身，亦无种种音声相。  
佛子能作如是观，永离世间生死苦。

#### 5、维摩居士

冷坐毗耶城，百病一时发。  
不得文殊来，几乎无合杀。

#### 6、九祖伏驮密多尊者

默坐半百春，无喜亦无瞋。  
东西行七步，抖擞旧精神。

#### 7、初祖达磨大师

来时已没当门齿，去时唯有一只履。  
葱岭那边逢宋云，十分彰露丑举止。

#### 8、傅大士

天上无弥勒，地下无弥勒。  
拍版与门槌，毕竟是何物？

#### 9、六祖大鉴禅师

担柴卖火村里汉，舌本澜翻不奈何。  
自道来时无没口，却能平地起风波。

#### 10、李长者

以一毛端智，遍量法界空。  
智空无自性，空智在其中。

#### 11、庞居士

男女不婚嫁，随缘卖茆蒿。  
这般滋味子，岂与外人知？

#### 12、赵州和尚

庭柏无根，虚空有骨。  
十分鲁钝，似辽天鹞。  
热至乘凉，寒烧柅柁。  
夫是之谓，赵州古佛。

#### 13、船子和尚

蓦口一桡玄路绝，药山之道始流传。  
离钩三寸无消息，觉海方乘般若船。

#### 14、临济和尚

称锤上捏出汁，枯骨里敲出髓。  
全无些子蕴藉，一味卖弄口觜（嘴）。

更说甚么三要三玄四种料拣，  
大似青天白日，十字街头，见神见鬼。咄！

### 15、云门和尚

开雪峰口，出睦州气。  
袖手俨然，耿耿虎视。  
我说是言，有语无义。  
石火电光，咄哉钝滞！  
伽梨勃窣知是谁？  
有人续得末后句，许尔亲见渠侬。

### 16、布袋和尚（二首）

#### （一）

三千威仪都不修，八万细行浑不顾。  
只因闹市等个人，被人唤作破落户。  
兜率内院久抛离，纵归迷却来时路。  
稽首弥勒世尊，得恁宽肠大肚。

#### （二）

肩担一条吉撩棒，棒头挂双破木屐。  
尽力撮却布袋口，不知里许有甚底。  
落落魄魄闹市行，磊磊苴苴没羞耻。  
龙华会上若逢渠，定与椎落当门齿。

### 17、金华圣者

金华圣者谁识？撞着猪头便吃。  
虽然无爱无憎，其奈有损有益。  
使得破落僧徒也道，逆行顺行天莫测。  
若无末后一着，至今有口难分析。

### 18、南安岩主

赠以之中语，咸云秘密言。  
谁知此老子，非妙亦非玄。  
直截不藏覆，当机火里莲。  
谁人明此意？端坐自擎拳。

### 19、言法华

旋陀罗尼三昧，语默元无罣碍。  
揽衣着屐走街，刚被时人笑怪。  
问伊住止何处，向道我依弗会。  
进前拟议思量，咄哉漆桶不快！

### 20、雪窦明觉禅师

太湖三万六千顷之渺茫，即师之口也；洞庭七十一二朵之巍峭，即师之舌也。

不动口，不摇舌，已说、现说、当说，无少无剩也。回狂澜，起既倒，活必死之疾于膏肓，即师荷担大法而主盟此道也。至于飞鲲鹏于藕丝窍中，置须弥卢于蜚螟睫上，而无宽旷迫隘之量也。我生师之后而不识师，今睹师之遗像而作是言者，盖欲一类阐提毛道凡夫，与夫败善根非器众生，使其知有吾门单传直指之妙而已也。

### 21、杨岐和尚

异类中行，拖犁拽耙。  
栗棘金圈，是何言话？

### 22、白云端和尚（二首）

#### （一）

少处更减，多处又添。  
达磨不会，却反西天。

#### （二）

饥餐渴饮，闲坐困眠。  
赤手杀人，血溅梵天。

### 23、五祖演和尚（二首）

#### （一）

赤骨力地，有裋无袴，  
敢与海神，争先斗富。

#### （二）

说大脱空，荷担佛祖。  
七八圆全，不成三五。  
村歌社舞可怜生，  
引得儿孙弄泥土。

### 24、西余端和尚

被底礼寅朝，去住随风扫。名呼章相公，侮嫚（音 màn）圆照老。不托和尚，两拳打翻，回头妖僧，一句骂倒。只看这几着子，不必问他禅道。个是金毛师子儿，狐狸野干徒叫噪。

### 25、慧日雅和尚

嵌嵌枯枯，磊磊落落。  
喑呜叱咤，万人气索。  
宴坐胡床，倾湫倒岳。  
秉杀活剑，解生死缚。  
不堕尘缘，宁居寂寞？  
豁开济北，三要三玄。  
提持关西，末后一着。  
慧日之影沈姑溪，  
泥牛触折祥麟角。

## 26、寂音尊者（觉范）

头如杓，面如楮，  
口无舌，说无竭。  
是而非，同而别。  
种空华，抽暗楔。  
死木蛇，活如蝎。  
击涂毒，脑门裂。  
是阿谁？甘露灭。

## 27、草堂清和尚

凛凛孤风世所稀，碧眸尚尚电光辉。  
贫儿示与衣中宝，富者教伊赤体归。  
毒手惯曾烹佛祖，洪炉常用大钳锤。  
小根魔子还知否？此是吾家真白眉。

## 28、圆悟和尚（三首）

### （一）

道大德备之词，赞师之真。此处无金二两，俗人酤酒三升。超佛越祖之谈，赞师之禅。削圆方竹杖，鞞却紫茸毡。无可谕，无可说，正是守着系驴橛。那堪更言七坐道场，三奉诏旨？大似郑州出曹门，且喜没交涉。降此之外，毕竟如何？江南两浙，春寒秋热。寄语诸方，不要饶舌。

### （二）

风雷为舌，虚空为口，应群生机，作师子吼。眼光烁破四天下，惊起法身藏北斗。个是杨岐嫡孙，喝下须弥倒走。

### （三）

这老汉，无置锥之地而不贫，有无价之宝而不富，睹众善而不欣，遇诸恶而不怖。一着当阳全提，要且秋毫不露。有时石火里藏身，却向电影中回互。塞却临济三玄门，截断岩头末后句。

## 29、普融平和尚

示无作相，击涂毒鼓。行无缘慈，诛佛诛祖。如是见得普融，妙喜未敢相许。直下来也，如龙似虎。一槌打破太虚空，至今一缺无人补。

## 30、长灵卓和尚

厚重如山，严冷似铁。破毘卢印，坐衲僧舌。派出灵源，源清流彻，指曜灵寒，呼顾兔热。谓此是长灵，眼中重着屑；谓此非长灵，知君犹未瞥。是耶非耶？俱为剩说；真耶妄耶？水中捉月。而今要见这老人，别起眉毛须辨别，嘉州大像吃一槌，陕府铁牛流出血。

## 31、佛性泰和尚

惯说五家宗派禅，不将玄妙与人传。  
晚年一处真奇特，食罢长伸两脚眠。



### 32、佛灯珣和尚

天姿出格萧洒，胸次过人惺惺。临济顶中髓，杨岐眼里睛。棒头明杀活，喝下显疏亲。孤鸾无伴侣，师子不同群。钟山佛鉴之嫡子，双径山僧之法兄。

### 33、竹庵珪和尚

赞叹竹庵，也是妙喜；骂詈竹庵，也是妙喜。赞之骂之，各有所以。赞之者，为渠具衲僧正眼；骂之者，为渠浸在醋瓮里。或曰如竹庵之为宗师也，不可赞，不可骂。精金美玉，自有定价。赞之骂之，徒增话霸。妙喜闻之，笑而不答，但拊掌叩齿三下，从教渠钻龟打瓦。

### 34、天童觉和尚

烹佛烹祖大炉鞴，锻凡锻圣恶钳锤。起曹洞于已坠之际，针膏肓于必死之时。善说法要，周涉离微。不起于座，而变荆棘林为梵释龙天之宫，而无作无为，神澄定灵，雪顶庞眉。良工幻出兮不许僧繇知，虚堂张挂兮梁宝公犹迷。个是天童老古锥，妙喜知音更有谁？

### 35、普明琳和尚

触处无碍，得大自在。达磨脊梁，释迦脑盖。夫是之谓普明老人，敢与诸尘作对者也。

## 二、自赞

### 1、李参政请赞（汉老）

这汉没量罪过，不合引惹措大，被渠笑里藏刀，杀却吾祖达磨，不知有底冤讎，一向兴灾作祸。果上座！诺！惺惺着！莫教话堕。

### 2、吴提刑请赞（元昭）

这个村和尚，少人能近傍。黑漆粗竹篦，佛来也一棒。没秋毫人情，有万干无状。慈悲时，观音菩萨之所不如；瞋恚时，阿修罗王亦难比况。世上可憎可恶者，是这般底阿师，如何也有人画渠供养？

### 3、郑学士请赞（尚明）

参得圆悟禅，担起睦州版。透过祖师关，瞎却顶门眼。肚里黑漫漫，心中平坦坦。性气得人憎，发时浑不管。巩县茶饼吃一槌，击碎饶州白瓷盃。

### 4、蔡郎中请赞（子应）

赋性暴，举止傲，说甚禅，谈甚道，有个没意智呆郎，随例妄想颠倒。蔡郎中！还见么？若也当面讳却，便是监主自盗。

### 5、宣教请赞（正卿）

手里指东画西，口中胡说乱道，一生惯打葛藤，天真不属做造。有个蔡正卿，时时来着到。水流湿，火就燥，马面团圆，随人所好。

### 6、蔡宣教请赞（春卿）

咄哉无知，半憨半痴，黑豆换人眼睛，十分爱讨便宜。一朝死入地狱，定堕镬汤泥犁，佛也救你不得，任尔凤林咤之。

### 7、储大夫请赞（彦伦）

云门妙喜真，云台居士画，利钝不相资，展向虚堂挂。妙喜利中钝，钝得颠预；云台钝中利，利得脱洒。如今利钝都挂壁，师子翻身绝踪迹。踪迹无，便涂糊，一时分付储大夫。俺摩尼达里悉利苏卢。

### 8、赵通判请赞（邦礼）

谓汝是善人耶？嫉恶之太甚。谓汝是恶人耶？好贤而乐善。而于善恶两途之间，了无遗恨。咦！好个自是汉，高谈无畔岸，成佛作祖且缓缓，这一则公案，分付赵通判。

### 9、许司理请赞（寿源密长老代请）

湛不摇处，正好着力。欲识吾真，出阴界入。一毛端头，师子返掷。赤肉团上，万仞壁立。冲密湛然知不知，铁牛生得玉猫儿。

### 10、廖知县请赞（李绎）

我赞我真，孰能委悉？火风燄（同“暖”）动，地水坚湿，俱属现量，拟心则失。就而明之，是妄非实；背而捐之，土木瓦石。吾说是言，如箭射的。离此别求，幻惑无识。

### 11、朱主簿请赞

庞老曾升马祖堂，西江吸尽更无双。而今妙喜朱居士，覩面分明不覆藏。

### 12、闻监务请赞（子清）

谓汝太惺惺，时复放𦵏<sup>【\*盾】</sup>（音义未详）；谓汝太褊急，间或又容物。既作人天师，开口便轻忽。庄严贤劫中，且无如此佛。寄语闻子清，莫信这个贼。

### 13、唐道人请赞

这尊慈，无摸<sup>【\*索】</sup>，忽地喜，忽地恶。喜也和气如春，百华开萼；怒也雷电风云，一时俱作。似恁么做处，若非阿修罗王，即是金仙大觉。唐道人，紧收却，逢人不用展开，卷来送在壁角。

### 14、江令人请赞（少明宅）

渠本宣州人，生缘在宁国。前不尊释迦，后不敬弥勒。家贫无饭噇，出家去投佛。行脚走诸方，江南遍江北。才参临济禅，便作白拈贼。眼里有瞳人，肚中无点墨。还如跛阿师，说得行不得。

### 15、无着道人请赞

汝求吾之赞，复赞吾之真。大海绝涓滴，须弥无一尘。以许为直而非直，以察为明而非明。象王回旋，师子嚙呻；性不可会，瞽喜瞽瞋。与佛祖为冤敌，与魔外为亲姻。自是其是而人不汝是，自神其神而人不汝神。如此为人善知识，少吃酸醋三五升。

### 16、超宗道人请赞

一条白棒，佛祖俱打，超宗禅人，大胆不怕。画我来乞赞，鬼门上帖卦。三十年后此话大行，任一切人钻龟打瓦。

### 17、舟峰长老求赞

萧萧洒洒，有取有舍；磊磊苴苴，无真无假。客来须看，贼来须打。一条竹篲，天上天下。背触当锋，任人酬价。咄哉村僧！少说大话。龟年收取挂高堂，从他赞叹从他骂。

### 18、鼎需禅人求赞

身心一如，身外无余。咄这瞎驴！付与鼎需。

### 19、蕴闻禅人请赞

蕴闻闻自性，自性离闻蕴。吾真亦复然，迥超千圣顶。

### 20、用宣禅人请赞

宣传吾真，吾为宣说。眨上眉毛，大巧若拙。

### 21、思岳禅人求赞

两耳卓朔口门窄，两眼皮薄鼻露窝。一生舌本谩澜翻，何曾唱得胡家调？

### 22、悟本禅人求赞

一千七百痴衲子，围遶这个无明叟。细腻浑没一星儿，粗糙却有七八斗。未尝寂寂入禅定，终日波波廊下走。为人巴鼻亦好笑，更不容人谩开口。盲枷瞎棒当慈悲，是与不是劈脊娄。如斯主法作宗师，枉续牟尼子孙后。本禅千万莫学伊，学伊和你不唧口留。

### 23、法宝禅人求赞

这无状，世间稀，住佛屋，着佛衣，噇佛饭，说佛非，多忿怒，少慈悲。画得似，差毫釐，宝禅者，应自知。

### 24、守净禅人求赞

瞋恚痴未除，心意识颠倒。谈禅信口开，舌头胡乱扫。其施汝者，不名福田；供养汝者，堕三恶道。个是云门村僧，即非杜撰长老。

### 25、遵璞禅人求赞

临济烧黄檗禅版，香严哭汾山拄杖，云门村叟效颦，也作这般伎俩。作么生是这般伎俩？咄！传来铁钵盛猫饭，磨衲袈裟入墨盆，祖翁活计都坏了，不知将底付儿孙。

### 26、僧鹞禅人求赞

这汉一生空倔强，偏向人前放软顽。涅槃路上栽荆棘，解脱门前紧着关。不别法身三种病，岂识楞严义八还？谩把少林无孔笛，等闲吹过汨罗湾。

### 27、正言禅人求赞

虚空里揣出骨，闪电中作窠窟。有问妙喜家风，此外更无别物。

### 28、祖传禅人求赞

藟苴全似川僧，萧洒浑如浙客。偏向情未生时，拈出报慈一隔。尊性不定，莫可窥测。见小时，嫌螭螟眼太宽；见大时，谓太虚空忒窄。似这般底阿师，如何受人天供养？好与劈腮一掴。

### 29、妙道禅人求赞

这村僧，无明大。少柔和，多褊隘。爱骂人，舌头快。受佛荫，破佛戒。不精进，常懈怠。谤般若，弥天罪。入地狱，永不悔。闻者憎，见者怪。搅丛林，尤叵耐。虚销信施三十年，异世出头偿夙债。就中只有一处长，解道鸡屿洋无盖。

### 30、冲密禅人求赞

佛祖有密语，有说即不密。密禅画吾真，密意已漏泄。如析梅檀香，片片体非别。密意在其中，密亦如是说。

### 31、文俊禅人求赞

咄，这担版汉！从来无所知。曾经一顿饱，忘却累年饥。动便触人讳，拍盲不识时。平生没活计，赤手讨便宜。

### 32、如本禅人求赞

真兮妄兮两孤，作对待兮偏枯。水凌虚而风静兮，月非无；即妄即真兮，毒药与醍醐。到此谁人识得渠？

### 33、法宏禅人求赞

不曾动着舌头，葛藤已遍天下。等闲一击虚空，随手便成缝罅。法宏貌得吾真，彷彿镇州普化。我今写赞上头，要作丛林佳话。

### 34、德光禅人求赞

有德必有光，其光无间隔。名实要相称，非青黄赤白。参彻佛祖顶<sup>字页</sup>禅，不是等闲相诳吓。我所参得底，只要涅槃堂里用，且不听杜撰禅师三千八百画。吾为作证明，他年将作轨格。

### 35、若怀首座求赞归洋屿庵

吾于闽有大因缘，夜梦昼思无间然。他日定归洋屿去，楞伽室内作终焉。

### 36、雪峰空长老求赞

慧空抓着吾痒处，吾尝割着伊痛处。痛处痒，痒处痛，不与千圣同途，岂与衲僧共享？莫言扫帚竹里无钱筒，蒿枝丛林无梁栋。虽然家丑不可外扬，也要诸方眼目定动。而今各自不得已，一任画出这般不唧<sup>口留</sup>底老冻脓，但将悬向壁角落头，使来者瞻之仰之，昼夜六时烧兜婆、毕力迦、沈水梅檀之香，作七代祖翁之供。

### 37、师昭长老求赞

画得百千本，都卢只这是。师昭好承当，杨岐第七世。

### 38、禅人求赞（四首）

#### （一）

咄哉灭胡种！面目真可恶。  
过桥便拆桥，得路便塞路。  
虽欲强柔和，毕竟触人怒。  
万事类如此，谁敢相亲附？  
乞儿囊本空，常夸敌国富。  
闻说阎罗王，未免生怕怖。  
休更放大言，嫌佛不肯做。

#### （二）

邹搜敛似天烝枣，轻轻触着便烦恼。  
身着如来三事衣，口中谤佛法僧宝。  
从来纤芥不与人，一毫不就他人讨。  
蓦然合眼入黄泉，定须聒噪阎罗老。

#### （三）

上无片瓦盖头，下无卓锥之地，  
赤骨<sup>骨\*历</sup>个浑身，与人争甚闲气？  
些子无明不奈何，说甚祖师西来意？

#### （四）

铁蛇在握，毒气烁烁。  
拟议不来，劈口便着。

## 三、秉炬入塔

### 1、为彦维那下火

这个上座，了五蕴性空，悟诸法无我，才觉四大乖违，知是收因结果。预于三两日前洗浴剃头，亲写遗言，问我乞一把火。不顾顶后万里神光，岂恋目前玄关金锁？无明业识痴团，一一从头点过。如此了事衲僧，世间能有几个？彦维那既恁么，更有一事须说破，若到天台鴈荡游，传语嵩山破灶堕。

### 2、为充禅人下火

人人皆有四大，充禅独有五大。地水火风之余，更有一枚笠大。此笠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，包含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说甚须弥铁围、江河大海，万象森罗总在里许，无迫无隘。而今四大已乖张，唯有笠大镇长在。这笠大甚奇怪！一唱、两唱、三唱，贵亦不卖，贱亦不卖。毕竟如何？打与充禅同入火光三昧。

### 3、为法灯监寺下火

以火炬指龕云：“这个是已灭底法灯。”复举起火炬云：“这个是无漏底智火。无漏智火然法灯，然也灭也无不可。灯监寺还知么？灰飞烟灭后，优昙华一朵。”

#### 4、为超禅人下火

山下麦黄蚕已断，一队死人送活汉。活人身似铁金刚，即今再入红炉鍛。

#### 5、为月禅人入塔

捧起骨云：“灵山话月，曹溪指月，妙喜今朝捧月，子细穷究将来，一时未得剿绝。何以故？却被这个阿师尽把机关漏泄。既漏泄，看看又是中秋节，无物堪比伦，教渠自家说。”

#### 6、为益、照二禅人入塔

呈起左手骨云：“这个是眉州益。”呈起右手骨云：“这个是饶州照。一人会禅，一人会教，虽然各自行，毕竟同时到。且道同时到底事作么生？谁家别馆池塘里，一对鸳鸯画不成？”

师临示寂，亲书遗奏毕，侍僧乞留颂。师厉声曰：“无颂便死不得也！”乃大书云：

生也只恁么，死也只恁么，有偈与无偈，是甚么热大！

宗师垂语，切忌错会，要须识得真实受用处，方证大自在解脱安乐法也。

隆兴甲申季夏十日，紫岩居士张浚书。

### 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卷第十三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 蕴闻 上进

#### 1、师到雪峰值建菩提会请普说

问话毕，乃云：“菩提宿将坐重围，劫外时闻木马嘶。寸刃不施魔胆碎，望风先已竖降旗。雪峰法窟，真歇场中，人人怀报佛报祖之心，个个抱安国安家之略，智如鹞子，辩若满慈。云门今日到来，只得结舌有分。然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。既到这里，不可徒然，略借主人威光，与大众赴个时节。”

遂拈起拄杖云：“还委悉么？天高群象正，海阔百川朝。”卓一下，复云：“大凡参学之士，须遇本分人始得；若不遇本分人，只是个掠虚汉。只如适来上座问芭蕉拄杖子话，本分答他，却理会不得，如今诸方，多少错商量。学家既眼不明，出来伸一问，禅床上瞎汉将合头语祇对，便道：‘扶过断桥水，伴归明月村。’一句来，一句去，道我答得玄，答得妙。学者不识好恶，祝/士向皮袋里，将去到处合，合得着，则倒来印可宗师；合不着，便将这般不材不净蕴在胸襟，轻薄好人，作地狱业。

“你看他真歇说禅，都不计较，据学人问处，信口便说，更无滞碍，自然如风吹水，只为他实见实说。如普贤菩萨从佛华庄严三昧起，普慧菩萨如云兴致二百问，普贤菩萨如迸泻以二千酬，又何曾思量计较来？盖得法自在，称法性说。如今人不曾亲证亲悟，只管百般计较。明日要升座，一夜睡不着，这个册子上记得两句，那个册子上记得两句，鬬鬬凑凑说得一片，如华似锦，被明眼人冷地觑见，只成一场笑具。奉劝诸人，明眼宗师难逢难遇，既得遭逢，如靠一座须弥山相似，直须退步，放下许多人我、无名，从前册子上记持学得底，拨置一边，不



要强作主宰，他时异日阎罗老子打鬼骨臀，便是打这般强作主宰底。

“不是云门谩你诸人，这话有分付处。面前顿却一千五百人善知识为你作证，不向这里说，更向何处说？所以此事决定不在言语上。若在言语上，一大藏教、诸子百家，徧天徧地，岂是无言？更要达磨西来直指作么？毕竟甚么处是直指处？你拟心，早曲了也。如僧问赵州：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’州云：‘庭前柏树子。’这个忒杀直。又僧问洞山：‘如何是佛？’山云：‘麻三斤。’又僧问云门：‘如何是佛？’门云：‘干屎橛。’这个忒杀直。你拟将心凑泊他，转曲也。法本无曲，只为学者将曲心学。纵学得玄中又玄，妙中又妙，终不能敌他生死，只成学语之流。本是个无事人，却返被这些恶毒在心识中作障作碍，不得自在。

“所以教中道：‘法不可见闻觉知。’若行见闻觉知，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。喻似有人问：‘城中路从甚么处去？’指云：‘从这里去。’闻说便行，早曲了也。这个如何将知见解会、计较得失、玄妙是非底心去学得？你要真个参，但一切放下，如大死人相似，百不知，百不会，蓦地向不知不会处得这一念子破，佛也不奈你何。不见古人道：‘悬崖撒手，自肯承当，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。’诸人既来雪峰参禅，切不得容易。此是明眼宗师，可以依附，堪为法式。

“或者见真歇劝人发菩提心，生谤议云：‘既称禅师，自有宗门本分事，只管劳攘，却如个座主相似。’我且问你：‘那个是本分事？’苦哉！自既不能为善，返笑他人为善，这般底人我生灭、嫉妒不除，自是其是。善知识既不劝人发菩提心，不可教人杀人放火去。这个曲录木床上不是你讨名讨利，嫉妒生灭之处。以道眼观之，如镬汤炉炭、剑树刀山一般，击动法鼓，诸天龙神齐集，道眼不明，诸天龙神见你口吐黑烟，宁不怖畏？岂不见教中道：未得谓得者，是增上慢，谤大般若人，不通忏悔。譬如穷人妄号帝王，自取诛灭。况复法王，如何妄窃？因地不真，果招纡曲，须是真实始得。

“夫称善知识者，引导一切众生，令见佛性，当须观根设教，应病与药。不可对三家村里人说‘拄杖子朝到西天，暮归东土。扇子<sup>足\*字</sup>跳上三十三天，筑着帝释鼻孔，东海鲤鱼打一棒，雨似盆倾’去也。虽是本分说话，教他如何理会？这老汉，你禅和子尚自觅他缝罅不得，况他俗人处身尘网，现行无明，若无善巧方便接引，令其纯熟，如何便领会得？此会尽是一二十程抛家远来，一人入社发心，转化多人，宁无利益？这个是善知识本分合做底事，岂是强为？

“云门今夏在广因开个灯心皂角铺子，随家丰俭，说些粗禅。室中问学者一句话，如不思量计较，天真自然道得一句，更与一撈，拟议不来，劈脊一棒，别无细腻。忽然打发一个半个，却教上来雪峰，就大炉鞴，事同一家。早来真歇举：‘世尊入舍卫大城乞食，饭食讫，收衣钵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须菩提出众作礼曰：希有世尊！’真歇云：‘释迦老子幸自可怜生！被须菩提出来道个希有，当下冰销瓦解。’好大众！释迦老子未曾说一字，须菩提见个甚么便道希有？诸人要会么？但向真歇冰销瓦解处看。忽然看得破，一生参学事毕。

“只如真歇寻常见学者多认目前鉴觉，求知见，觅解会，无有歇时，不得已，教人向劫外承当。据实而论，这一句已是多了。此是一期方便，如指月示人，当须看月，莫认指头。如今人理会不得，将谓实有恁么事。祖师所谓‘错认何曾解方便’。既不识方便语，便向燃灯佛肚里坐，黑山下鬼窟里不动，坐得骨臀生胝，口里水漉漉地，肚里依前黑漫漫地，驴年梦见么？

“云门今夜对人天众前，合诸圣说话，各自记取：‘言多去道转远’。适来真歇有一段公案未了，云门为他结绝却。昔有一老宿访临济，才相见，提起坐具云：‘礼拜即是？不礼拜即是？’临济喝，宿便礼拜。济云：‘这贼！’宿云：‘贼！’

贼！’便出。济云：‘莫道无事好。’首座侍立次，济云：‘还有过也无？’座云：‘有。’济云：‘宾家有过？主家有过？’座云：‘二俱有过。’济云：‘过在甚么处？’座便出。济云：‘莫道无事好。’”

师云：“临济暗中输了一筹，却向明中赢得一着。虽然有输有赢，有明有暗，争奈傍观者丑。且道谁是傍观者？”良久，云：“若到诸方，不得错举。”

## 2、定光大师请普说

僧问：“一法若有，毘卢堕在凡夫；万法若无，普贤失其境界。去此二途，请师速道。”师云：“脱壳乌龟飞上天。”进云：“亲切已蒙师指示，一句无私利有情。”师云：“作么生是亲切处？”进云：“昨夜清风生八极，今朝流水涨前溪。”师云：“泊不问过。”

乃云：“诸佛本不曾出世，亦复无有般涅槃。以本自在大愿力，示现无边希有法，是法不可以思惟究竟，非心所行处。既非心所行，即非希有法。既非希有法，此法无实亦无虚。既无虚实，唤作有亦不得，唤作无亦不得，唤作亦有亦无亦不得，唤作非有非无亦不得，唤作非非有非非无亦不得。不见适来禅客问：‘一法若有，毘卢堕在凡夫；万法若无，普贤失其境界。去此二途，请师速道。’云门答他道：‘脱壳乌龟飞上天。’诸人且作么生辨明？为是有耶？是无耶？是虚耶？是实耶？试出来道看。如无，更引些葛藤。”

“所以先圣道：‘有时先照后用，有时先用后照，有时照用同时，有时照用不同时。若也先照后用，则瞎一切人眼；若也先用后照，则开一切人眼；若也照用同时，即半瞎半开；若也照用不同时，则全开全瞎。’此四则语，有一则有宾无主，有一则有主无宾，有一则宾主俱无，有一则全具宾主。即今众中，或有个不受人谩底汉也来道：‘这里是甚么所在，说有说无，说虚说实，说照说用，说宾说主！’拦胸搯住，拽下禅床，烂椎一顿，也怪他不得。还有恁么人么？如无，杓柄却在云门手里，放行把住，说有说无，说虚说实，说照说用，说宾说主，总由这里。且道即今放行好？把住好？”

良久，云：“开人眼，瞎人眼，一手推，一手挽，不是三要三玄，亦非四种料拣，毕竟是个甚么？”举拂子云：“雪峰辊球，睦州担板。”

复云：“诸人总道来这里参禅，我且问你：‘禅作么生参？’既为无常迅速，生死事大，已事未明，求师决择，要得自己明白、心地安乐，不是儿戏。而今人个个道：‘我怕死参禅，参来参去，日久月深，打入葛藤窠里，只赢得一场口滑，于自己分上添得些儿狼藉，返不如未入众时却无许多事。’此盖末上一错，不遇好人，递相沿袭，以致如此。”

“近来佛法可伤，魔强法弱。禅和家每人有一肚皮禅，到处斗百草相似，驴年得休歇么？寻常向你诸人道：祖师西来，只是作得个证明底人，亦无禅道传与人。若有禅道可传，则各自传与父母，传与六亲眷属去也。既无可传，须是当人自悟始得。你拟心求悟，早错了也。岂况多知多解，恣意乱统？”

“不见香严和尚在百丈会里，直是聪明灵利，数年参禅不得，只为多知多解。百丈迁化后，到洵山，山云：‘我闻汝在百丈先师处问一答十，问十答百，此是汝聪明灵利，意解识想，生死根本。父母未生时，试道一句看。’香严被洵山一问，直得茫然，却归寮中，将平日看过底文字从头检过，要寻一句可将酬对，意（疑为“竟”）不能得，乃自叹曰：‘画饼不可充饥！’屡上堂头，乞洵山说破。山云：‘我若说似汝，汝已后骂我去。我说底是我底，终不干汝事。’香严奈何不得，肚里只管闷，又怪洵山不为他说破，遂将平昔所集文字，以火爇却，曰：‘休！’



休！此生不学佛法也！且作个长行粥饭僧，免役心神。’从此一时放下，禅也不思量，道也不思量，善也不思量，恶也不思量，父母未生时底也不思量，即今底也不思量，四楞着地一切放下，便辞汾山，直过南阳，睹忠国师遗迹，遂憩止卓庵。一日，芟除草木，因扬瓦砾，蓦然击着一竿竹作声，不觉打着父母未生时鼻孔，当时如病得医，如暗得灯，如贫得宝，如子得母，欢喜无量。遂沐浴焚香，遥礼汾山，叹曰：‘和尚大悲，恩逾父母。当时若为我说破，岂有今日事？’乃有颂曰：‘一击亡所知……’

“尔看他得底人，发言自是不同。初闻击竹作声，忽然大悟，所悟底心便绝消息。如弥勒弹指，楼阁门开，命善财入，善财心喜，入已还闭，便是这个道理。香严悟处既绝消息，父母未生时事顿尔现前，才作个颂子，便有人底方便，下面注曰：‘更不假修治。动容扬古路，不堕悄然机。处处无踪迹，声色外威仪。诸方达道者，咸言上上机。’多见禅和子爱去到处问长老，长老家无着口处，便为他解说。尔怕他香严说得未分晓在，更要批注。又有一般人也道：‘因击物作声，有个悟处。’或问他：‘你试说看。’便击物作声曰：‘多少分明。’有甚么交涉！大似隔靴使拳头爬痒，如何得快活去？

“又不见昔日俱胝和尚住庵时，因一尼戴个笠子，直来遶他绳床一币（匝），云：‘道得即放下笠子。’俱胝当时道不得，尼拂袖便行。俱胝云：‘何不且住？’尼云：‘道得即住。’俱胝又无语。尼去后，俱胝自叹云：‘我虽是个丈夫汉，却不如个妇人。’便要烧庵下山。忽夜梦神人曰：‘和尚不须下山，且候，当有肉身大士来为和尚说法也。’过数日，果见天龙和尚到来，俱胝遂举前话似之。天龙曰：‘你问我，我与你道。’俱胝曰：‘道得即放下笠子。’天龙遂竖起一指，俱胝忽然大悟。后凡有所问，只竖一指。每曰：‘我得天龙一指头禅，一生受用不尽。’琅琊觉和尚尝有颂曰：‘俱胝一指教君知，朝生鹞子抟天飞。若无举鼎拔山力，千里乌骓不易骑。’

“你看这一颂，便是会得这一指头禅分晓也。这个如何学得？俱胝身畔有一供过童子，每见人问他事，也学竖指祇对。有人谓俱胝曰：‘和尚！这童子也不可得，亦会佛法，凡有人问他，皆如和尚竖指。’俱胝闻得，一日潜将一柄刀在袖中，唤童子近前来，‘闻尔也会佛法，是否？’云：‘是。’俱胝曰：‘如何是佛？’童子便竖起指头，被俱胝捉住，以刀斫断，童子叫唤走出。俱胝遂唤童子，童子回头，俱胝曰：‘如何是佛？’童子不觉将手起，不见指头，忽然大悟。

“奇哉！信知佛法不可传、不可学，俱胝得处不在指头上，香严悟处不在击竹边，且道在甚么处？一时说了也，诸人还会么？此事非难非易，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奉劝诸人，退步自看，一切现成，便请直下承当，不用费力。你拟动一毫毛地，便是千里万里，没交涉也。

“诸人既在这里，须生惭愧，不得容易过时。若不存诚般若中，将甚么销他信施？不见汾阳无业禅师曰：‘看他古德道人，得意之后，茅茨石室，向折脚铛中煮饭吃，过三二十年，名利不干怀，财宝不为念，大忘人世，隐迹岩丛，君王命而不来，诸侯请而不赴，岂同我辈贪名爱利，汨没世途，如短贩人，有少希求而忘大果。’灼然！兄弟那时早有如此说话也，更教他见我辈如今做处，也好惭愧杀人。兄弟！光阴可惜，时不待人，各自打办精神，打教彻去，亦不虚受佛荫，亦不辜负平生学道之志。

“近日道上座自雪峰来，再三求入室，云：‘直为无常迅速，生死事大，己事未明，欲乞开示。’因举马祖‘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’，教渠看，更与他批注一遍：‘不得作道理会，不得作无事会，不得作击石火闪电光会，不得向意根下

卜度，不得向举起处承当。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合作么生？’渠遂疑着，更不敢开口。今日却来烧香礼拜曰：‘妙道学般若多有魔障，欲请今晚为对人天众前举扬般若，以凭忏悔，愿法界一切有情，皆得顿悟甚深般若，同报佛恩。’云门曰：‘古圣有言：怖心难生，善心难发。自未得度，先度人者，菩萨发心。既知怖罪，回心向道，此亦希有。’遂从其请，为渠忏悔。且罪性不在内、外、中间，将甚么忏？然无有有罪底圣人，亦无无罪底凡夫。凡夫造罪，皆自妄想心起，都无实体。虽无实体，受报时亦须妄受，如影随形，不可逃避。虽妄受报，亦无实体。所以道：若罪性有体，则尽虚空界不能容受。何故？为凡夫造罪者多。

“今道上座发一念心，欲直取无上佛果菩提。此心一发，所作之罪如积干草，高须弥山，所发之心如芥子许火，悉能烧尽，无有遗余。还信得及么？此一念心既发，当时成佛已竟，尽未来际永不退失。以何为验？不见教中天帝释白法慧菩萨曰：‘佛子！菩萨初发菩提之心，所得功德其量几何？’法慧菩萨曰：‘此义甚深，难说难知，难分别难信解，难证难行，难通达难思惟，难度量难趣入。虽然，我当承佛威神之力而为汝说。假使有人以一切乐具供养东方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，经于一劫，然后教令尽持五戒，南西北方，四维上下，亦复如是，于意云何？此人功德，宁为多不？’天帝释言：‘此人功德唯佛能知，其余一切无能量者。’法慧曰：‘此人功德比菩萨初发心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百千分不及一，如是亿分、百亿分、千亿分、百千亿分，乃至阿僧祇分，无数、无量、无边、不可说分，不可说不可说分，亦不及一。次第引众生，欲乐边际，诸根差别，从十至百，从百至千，从千至万，从万至亿，从亿至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数众生，尽令持五戒十善，乃至第二人复倍前人之数，展转至百人，一人倍一人之数，尽令证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果，所得功德比菩萨初发心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乃至不可说算数譬喻亦不能及，尽其譬喻无较量处。何故？此一念心与三世诸佛平等，无二无别故。’

“梵语忏摩，此云悔过，谓之断相续心，一忏永不复造，此心一发，永不退失。若能直下无心去，初发心功德比无心功德，百分、千分、百千分、百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数譬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分，亦不及一。何故？初发心时，与三世诸佛平等故。此心尚无，三世诸佛向甚处摸才\*索？所以一念无心功德，又无较量处。若尔，则亦无生亦无死，亦无圣亦无凡，亦无人亦无我，亦无佛亦无法。若能如是见得，是真忏悔。

“道上座既具大丈夫志气，决定要参禅，但恁么参。须是豁然悟去，直下无心，方得安乐。若不悟，只是口头道得几个无无，更引些古人说无处，错证据了，便道：‘我得休歇。’我且问尔：‘还歇得也未？’乃是将心无心。若将心去无心，心却成有，如何硬无得？古圣诃为落空亡底外道，魂不散底死人，谤大般若，不通忏悔。虽是善因，而招恶果。这般见解，如稻麻竹苇，打杀百千万个有甚罪过？这般底，管取有一肚皮疑在。若自无疑，始有方便为他人决疑。若自有疑，如何为人除得疑？拟欲除他疑，再与他添得一重疑。所谓我眼本正，因师故邪。诸人要知自无疑，能与人除疑者么？

“昔世尊在灵山会上说法，有五百比丘得四禅定，具五神通，未得法忍，以宿命智通，各各自见过去世时杀父害母及诸重罪，于自心内各各怀疑，于甚深法不能证入。是时文殊知众疑怖，承佛神力，遂手握利剑，持逼如来。世尊乃谓文殊曰：‘住！住！不应作逆，勿得害吾，吾必被害，为善被害。文殊师利！尔从本已来，无有我人，但以内心见有我人，内心起时，我必被害，即名为害。’于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梦如幻，于梦幻中无有我人，乃至能生所生父母。于是五

百比丘同声说偈赞文殊曰：‘文殊大智士，深达法源底。自手握利剑，持逼如来身。如剑佛亦尔，一相无有二。无相无所生，是中云何杀？’

“大众！文殊虽然为众决疑，费力不少。云门今日为道上座决疑，且不用利剑，只有个‘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’。若向这里疑情脱去，天下横行。若不然者，听取个脚注：‘一刀截断生死路，摩醯正眼顶门开，无边业障俱销殒，毕竟如何？寒山拾得在天台。’”

以拂子击禅床一下，喝一喝，下座。

## 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卷第十四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蕴闻 上进

### 3、黄德用请普说

师云：“邵武高士黄端夫，信向佛乘，知有此事，捐家财，起庵一所，以圆悟揭名，屡有书来乞分杨岐一枝佛法去。彼为众生作大利益，云门不敢容易诺之。又托吴元昭学士，再三恳祷，亦未敢轻许，不幸端夫忽尔化去。闻启手足时，呼其二子，再三嘱之曰：‘若为吾于云门请得一本分住庵人，则死无遗恨矣。’言讫长往。二子不忘遗训，求元昭学士撰疏，遣专使，请弥光禅人作庵主。见其至诚，遂令应命。

“今德用昆仲特诣当庵，挥金办供，命山僧普说，举扬宗旨，以答诸圣加被之恩。且唤甚么作宗旨？宗旨又如何举扬？近代佛法可伤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各立门风，各说奇特，逐旋捏合，疑误后昆，不可胜数。参禅者既不具择法眼，为师者又道眼不明，以至如是。

“云门初与元昭不相识，顷在江西见渠跋所施《华严梵行品》，自言于〈梵行品〉有悟入处，不疑天下老师舌头。那时已得其要领，即与兄弟说：‘此人只悟得个无梵行而已，已被邪师印破面门了也。云门若见，须尽力救他。’及乎在长乐相见，便来咨问入室。即时将渠悟入处只两句断了，曰：‘公所悟者，永嘉所谓豁达空，拨因果，莽莽荡荡招殃祸耳。’更为渠引〈梵行品〉中错证据处，曰：‘于身无所取，于修无所著，于法无所住。过去已灭，未来未至，现在空寂，无作业者，无受报者。此世不移动，彼世不改变，此中何法名为梵行？梵行从何处来？谁之所有？体为是谁？由谁而作？为是有，为是无？为是色，为非色？为是受，为非受？为是想，为非想？为是行，为非行？为是识，为非识？如是观察，梵行法不可得故。若依此引证，谓无梵行是真梵行，则是谤大般若，入地狱如箭射。’

“更为渠说，而今诸方邪师辈各各自言得无上菩提，各说异端，欺胡漫汉，将古人入道因缘妄生穿凿。或者以无言无说，良久默然，为空劫已前事，教人休去歇去，歇教如土木瓦石相似去，又怕人道坐在黑山下鬼窟里，随后便引祖师语证据云：了了常知故，言之不可及。歇得如土木瓦石相似时，不是冥然无知，直是惺惺历历，行住坐卧，时时管带，但只如此修行，久久自契本心矣。

“或者以脱去情尘，不立窠臼为门户，凡古人公案举了，早会了也。或师家问：‘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你作么生会？’便云：‘和尚不妨惺惺。’或云：‘和尚甚么处去来？’或云：‘不可矢上更加尖。’或云：‘谩却多少人。’或再举一遍云：‘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’凡问他古人因缘，皆向举起处承当，击石

火闪电光处会，举了便会了。凡有所问皆不受，唤作脱洒自在，得大快乐。

“或者以三界唯心、万法唯识为主宰，引一类古人相似处作证明，以眼见耳闻为得力处。凡通入处，未有不由见物而悟者，未有不由闻声而悟者。凡有施設，仿效古人相似处。有人问话，只黏定学家问头便答，谓之‘言下合无生’，正如福州人联麻相似，唤作绵密不落情尘。如僧问古德：‘如何出得三界去？’云：‘把将三界来，为你出。’或云：‘唤甚么作三界？’或云：‘会得这僧问头，出三界也不难。’如僧问法眼：‘如何是曹源一滴水？’答云：‘是曹源一滴水。’慧超咨和尚：‘如何是佛？’答云：‘汝是慧超。’引如此之类作证，乃全是全不是。

“又如论药山夜间示众云：‘我有一句子，待特牛生儿即向汝道。’有僧出众云：‘特牛已生儿也，自是和尚不道。’药山云：‘点灯来！’其僧便归众。后来法灯出语云：‘且道生底是牯牛？是犝牛？’自代云：‘双生也。’商量时，亦作言下作无生会：药山云‘我有一句子，待特牛生儿’，便是道了也，所以这僧领得，便出来道，‘特牛已生儿也，自是和尚不道’，直是绵密，不露锋铓。法灯征云：‘且道生底是牯牛？是犝牛？’又自代云：‘双生也。’亦只作言下合无生会云：他自问牯牛、犝牛，乃自代云‘双生也’，更无少剩，佛眼也觑不见。将此等语作以的破的、不露锋铓、不费气力会。

“又如古人指一片石问学者云：‘此一片石，在心内？在心外？’答云：‘在心内。’古德云：‘你着甚死急，心内着一片石？’众中商量云：‘不合以内外答他，若以内外答，则法有少剩矣。’出语云：‘大好一片石。’或云：‘痛领一问。’或云：‘唤甚么作一片石？’或云：‘诺！诺！’或云：‘在法堂前。’或云：‘谢师指示。’或云：‘和尚还识羞么？’或云：‘钝置杀人！’凡答如此话，只以一句包却，谓之绵密，谓之不走作。如此之见，丛林甚多。

“或者谓一切语言总不干事，凡举觉时，先大瞠却眼，如小儿患天吊、见神见鬼一般。只于瞠眉努眼处领略，更错引古人言句证据曰：‘举不顾，即差互。拟思量，何劫悟？’举时须要以眼顾视，只是以古人言句提撕一遍，唤作不在言句上，如柏树子、洗钵盂、麻三斤之类，若过得一个时，余者拨牌子过，更不费力。如此之类，比击石火闪电光底，只添得个瞠眉努眼而已，亦各各自谓得祖师巴鼻。莫谤他古人好！如举：‘僧问云门：如何是透法身句？’云：‘北斗里藏身。你作么生会？’学者即大瞠却眼云：‘北斗里藏身。’师家或权为沮抑，学者又连叫数声云：‘北斗里藏身，北斗里藏身。’以谓把得定，作得主，不受转换。师家奈何不下，亦唤作实头，方始问其意旨如何，遂下语云：‘佛眼也觑不见。’或云：‘举头天外看。’或问：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’庭前柏树子。’即下语云：‘一枝南，一枝北。’或云：‘能为万象主，不逐四时凋。’

“已上尽在瞠眉努眼提撕处，然后下合头语，以为奇特。痴汉！不可瞠眉努眼时便有禅，不瞠眉努眼时便无禅也；不可提撕时便有禅，不提撕时便无禅也。或者见云门如此说，便又错会云：‘提撕时也是，不提撕时也是，更无两般。’似这般底，更是救不得。或者都不理会，才说着佛法，说着悟处，便是发狂，更错引古人言句云：‘本无迷悟人，只要今日了。’凡古人因缘，谓之设权，亦谓之建立，实头底只在不作佛法商量处，凡有问答，一一据实祇对，平常无事，天是天，地是地，露柱是木头，金刚是泥塑，饥来吃饭，困来打眠，更有何事？岂不见真净和尚云：‘莫将无事会，无事困人心。’往往中无事毒者，却以此言为非。或者见古人公案不可以理路商量处，便着一‘转没交涉’底语一应应过，谓之玄妙，亦谓之不涉义路，亦谓之当机透脱。

“如‘僧问赵州：万法归一，一归何所？’州云：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’

之类，多少人错商量云：‘这僧致得个问头奇特，不是赵州有出身之路，便奈何不得。云万法归一，一更无所归；若有所归，即有实法。所以赵州识得破，当机妙用，一应应过，云‘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’，多少奇特。’或者商量道：‘万法归一，一归何所？一若无所归，即落空去，所以赵州道‘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’。赵州这一转语，直是奇特，不落有无，答得甚妙。’或者谓云门如此说，只是怕人执着，若不执着，便是祖师心要，只要得是事不着，自由自在，非离真而立处，立处即真，更有甚么事？或问他：‘父母未生时，如何是你本来面目？’便云：‘无侍者祇对和尚。’将个业识作本命元辰。如此之流，尽是痴狂外边走。

“又有一般底，自知道眼不明，禅不取信于人，无以开示学者，自来又不曾听教，旋于座主处作短贩，遑得一言半句，狐媚聋俗。临济和尚曰：‘有一般瞎秃兵，向教乘中取意度商量，成于句义，如将屎块子口中含了，却吐与别人。’直是叵耐！”

“元昭初见如此说，心中虽疑，口头甚硬，尚对山僧冷笑。当晚来室中，只问渠个‘狗子无佛性’话，便去不得，方始知道参禅要悟。在长乐住十日，二十遍到室中，呈尽伎俩，奈何不得，方始着忙。山僧实向渠道：‘不须呈伎俩，直须啐地折、曝地断，方敌得生死。呈伎俩有甚了期？’仍向渠道：‘不须着忙，今生参不得，后世参。’遂乃相信，便辞去。隔十余日，忽然寄书来，并颂古十首，皆山僧室中问渠底因缘。书中云：‘在延平路上，蓦然有省。某终不敢自谩，方信此事不从人得。’其中一首曰：‘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通身一串金锁骨。赵州参见老南泉，解道镇州出萝卜。’山僧甚是疑着。时光禅便问：‘据此颂，还了得生死否？’云门向渠道：‘了得了不得，却请问取元昭去。’比得光禅书云：‘学士相见，尽如和尚所说。’大众且道说个甚么？咦！疑杀天下人，具眼者辨取。

“今时参禅者，不问得了生死不得生死，只求速效，且要会禅，无有一个不说道理。如檀越给事，见其爱说道理，遂将个没道理底因缘与渠看。僧问云门：‘如何是佛？’门云：‘干屎橛。’又恐渠作道理会，先与渠说‘不得云道在屎溺，道在稊稗，道在瓦砾。即色明心，附物显理。不得道处处真，尘尘尽是本来人’之类。渠看此话，奈何不下，用尽气力去看，终看不破。忽然一日省得此事不可以道理通，便道我有个悟处，遂连作数颂来呈见解。一曰：‘太虚寥廓强为名，任是僧繇画不成。何用寻源问端的，都无一法可当情。’又曰：‘到家岂复说途程，万木春来自向荣。若遇上流相借问，扶桑东畔日轮生。’又曰：‘羚羊过后绝追寻，妙诀空传在少林。闲把无弦弹一曲，清风明月两知音。’又曰：‘撒手悬崖信不虚，根尘顿尽更无余。始知佛法无多子，向外驰求转见疏。’

“山僧向渠道：‘作得颂也好，说得道理也是，只是去道转远。’渠不甘，又作一颂曰：‘切忌谈玄说妙，那堪随声逐色？和这一橛扫除，大家都无见识。’又有书来云：‘看此话，直得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无言可说，无理可伸，不起纤毫修学心，百不知，百不会，不涉思惟，不入理路，直是安乐。’

“山僧又向渠道：‘这个是出格底道理。若是干屎橛话，如此说得落时，如锯解秤锤，麻三斤，狗子无佛性，一口吸尽西江水，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，有句无句、如藤倚树，即心即佛话，皆可如此说得也。既不可如此，须是悟始得。悟则事同一家，不悟则万别千差。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，切须子细。从教人道云门待檀越无礼，但心不负人，面无愧色。’渠见山僧如此至诚相告，方知佛法无人情，乃相信。既相信，只教看‘如何是佛？干屎橛。’亦只要得渠啐地折、曝

地断。若以渠作从官，舍财创庵，置庄田供众，乃至供养山僧之故，便以为是，则尽大地穷汉更无参禅分也，非但失却善知识辨人眼，亦乃赚他百劫千生，不是小事。

“今夏更有数人衲子不肯向省力处做工夫，只管热忙，亦来呈见解，作颂古，云门向他道：‘不是这个道理。’便道‘把定他不肯放过’。我且问你：‘你还自放得过也未？’赵州云：‘诸方难见易识，我这里易见难识。’云门寻常问学者：‘唤作竹篋则触，不唤作竹篋则背，不得下语，不得无语。’十个有五双眼<sup>〔土/耳〕\*皮</sup>（音dā，同“<sup>〔脊〕</sup>皮”，宽皮貌）<sup>目\*蜚</sup>（同“<sup>〔眇〕</sup>”）地，纵有作聪明呈见解者，尽力道得个领字，或来手中夺却竹篋，或拂袖便行，自余邪解不可胜数，更无一个皮下有血。古德云：‘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场屋，不是小儿戏。’若可捏合得时，捏合千千万万了也；既不可捏合，须是悟始得，此外别无道理。若你实有悟处，师家故言不是，亦招因果不小。

“今日因斋庆赞，举似大众。盖黄端夫知有云门，始因元昭。光禅往彼住庵，亦因元昭。端夫二子今日设斋请山僧普说，亦因元昭。云门打这一场葛藤，亦因元昭。既然如是，且道元昭毕竟事作么生？”良久，云：“待渠冬间亲到云门，那时始与诸人说破。”拍禅床，下座。

#### 4、秦国太夫人请普说

僧问：“《圆觉经》道：‘譬如清静摩尼宝珠映于五色。’色未现时，珠在甚么处？”师云：“《圆觉经》何曾恁么道？”进云：“未审作么生会？”师云：“《圆觉经》不曾恁么道，更会甚么？”进云：“毕竟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静处萨婆诃。”

问：“胡张三、黑李四即不问，嘉州大像鼻孔长多少？”师云：“长二百来丈。”进云：“得恁么郎当。”师云：“你川僧自合知。”进云：“为甚么被陕府铁牛吞却？”师云：“谁恁么道？”进云：“高高处观之不足，低低处平之有余。”师云：“你试向不高不低处道看。”进云：“险。”师云：“这个犹是高低处底。”进云：“有意气时添意气。”师云：“草贼大败。”

乃云：“今日是秦国太夫人计氏法真庆诞之辰，谨施净财，远诣当山，修设清静禅众香斋，仍命山野升于此座，为众普说，举扬般若，所愿进道无魔，色身安乐，此是秦国太夫人意旨。这婆子平生行履处，川僧无有不知者，唯鲁子僧未知。今日因斋庆赞，举似大众。

“见说这婆子三十左右岁时，先太师捐馆，徽猷与相公尚幼，卓卓立身，凛然有不可犯之色，东邻西舍，望风知畏。极力教二子读书，处事极有家法，寻常徽猷与相公左右侍奉，不教坐亦不敢坐，其严毅如此。相公常说：‘今日做官，皆是老母平昔教育所致。所得俸资，除逐日家常菜饭外，老母尽将布施斋僧，用祝吾君之寿，常有无功受禄之嫌。’

“闻先师归蜀，受渠供养不少，只是未知参禅，徽猷与相公却于先师处各有发明。向谦禅（按：道谦禅师）在他家，徽猷与相公亲向谦道：‘老母修行四十年，只欠这一着。公久侍径山和尚，多所闻见，且留公早晚相伴说话。盖某兄弟，子母分上，难为开口。’见说每日与谦相聚，只一味激扬此事。

“一日，问谦：‘径山和尚寻常如何为人？’谦云：‘和尚只教人看狗子无佛性话、竹篋子话，只是不得下语，不得思量，不得向举起处会，不得去开口处承当。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无。只恁么教人看。’渠遂谛信，日夜体究，每常爱看经礼佛。谦云：‘和尚寻常道：要办此事，须是辍去看经、礼佛、诵咒之类，且息心参究，莫使工夫间断。若一向执着看经礼佛，希求功德，便是障道。候一念



相应了，依旧看经礼佛，乃至一香一华，一瞻一礼，种种作用，皆无虚弃，尽是佛之妙用，亦是把本修行。但相听信，决不相误。’

“渠闻谦言，便一时放下，专专只是坐禅，看狗子无佛性话。闻去冬忽一夜睡中惊觉，乘兴起来坐禅、举话，蓦然有个欢喜处。近日谦归秦国，有亲书并作数颂来呈山僧。其间一颂云：‘逐日看经文，如逢旧识人。勿言频有碍，一举一回新。’山僧常常为兄弟说：参得禅了，凡读看经文字，如去自家屋里行一遭相似，又如与旧时相识底人相见一般。今秦国此颂，乃暗合孙吴。你看他是个女流，宛有丈夫之作，能了大丈夫之事。

“谦禅昨日上来告山僧：‘子细说些禅病，且与秦国结大众般若缘。’山僧向他道：禅有甚么病可说？禅又不曾患头疼，又不曾患脚痛，又不曾患耳聋，又不曾患眼暗，只是参禅底人参得差别，证得差别，用心差别，依师差别，因此差别故，说名为病，非谓禅有病也。‘如何是佛？即心是佛。’有甚么病？‘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无。’有甚么病？‘唤作竹篋则触，不唤作竹篋则背。’有甚么病？‘如何是佛？麻三斤。’有甚么病？‘如何是佛？干屎橛。’有甚么病？你不透了，才作道理要透，便千里万里没交涉也。拟心凑泊他，拟心思量他，向举起处领略、击石火闪电光处会，遮个方始是病，世医拱手，然究竟不干禅事。

“赵州云：‘要与空王为弟子，莫教心病最难医。’记得舍利弗问月上女曰：‘汝于今者，行何乘也？为行声闻乘？为行辟支佛乘？为行大乘？’月上女答曰：‘舍利弗！汝既问我行何乘者，我今还问舍利弗，惟愿随意答我。如舍利弗所证法者，为行声闻乘？为行辟支佛乘？为行大乘？’舍利弗言：‘非也。月上女！所以者何？然彼法者，无可分别，亦无言说，非别非一，亦非众多。’月上女曰：‘舍利弗！是故不应分别诸法一相异相，无别异相，于诸相中，无有可住。’”

师云：“舍利弗恁么问，月上女恁么答，且道与秦国太夫人所证之法相去几何？还有人断得么？试出来断看。如无，且向葛藤里荐取。所以道：夫参学者，须参活句，莫参死句。活句下荐得，永劫不忘；死句下荐得，自救不了。你诸人每日上来下去，寮舍里吃茶吃汤，庄上搬盐搬面，僧堂里行益，长廊下择菜，后园里担粪，磨坊下推磨，当恁么时，佛眼也觑你不见。且道是死句？是活句？是不死不活句？试定当看。直饶定当得出，也未免在三句里。

“岂不见僧问南泉和尚：‘即心是佛又不得，非心非佛又不得。师意如何？’泉云：‘你但信即心是佛便了，更说甚么得与不得？只如大德吃饭了，从东廊上，西廊下，不可总问人得与不得也。’这里若识得南泉，方不被三句所使，便使得三句。既使得三句，始与南泉同一眼见，同一耳闻，同一鼻嗅，同一舌尝，同一身触，同一意思，更无差别。只为你执药为病，旧病未除，新病复作，却被死句活句使得来七颠八倒，将他古人径截处一时纡曲了。

“且那个是古人径截处？我更为你举一两则。只如南泉道：‘牵牛向溪东放，不免食他国王水草；牵牛向溪西放，不免食他国王水草。不如随分纳些些，总不见得。’这个公案，有多少人错断！如何是纳些些底道理？便道‘着衣吃饭有甚么难’，向驴前马后作活计，且莫谤他南泉好！

“你既错会这个，定又错会黄檗道：‘汝等诸人尽是嗜酒糟汉，恁么行脚，何处有今日？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？’时有僧出云：‘只如诸方匡徒领众，又作么生？’檗云：‘不道无禅，只是无师。’这个话头便是个祸胎。莫道未悟者错会，直饶悟得彻头彻尾，大法不明，也觑他黄檗不见。只如黄檗道：‘不道无禅，只是无师。’你如何理会？众中商量道：‘人人分上，谁不丈夫？岂假师承？’嗜酒糟便是咬言语，言语乃古人糟粕也，且喜没交涉。欲得不招无间业，莫谤如来

正法轮。

“岂不见汾山举此话问仰山云：‘黄檗意作么生？’仰山云：‘鹅王择乳，素非鸭类。’汾山云：‘此实难辨。’只如汾山、仰山恁么问答，又作么生商量？到这里须是个人始得。既不会这个，便将庭前柏树子、麻三斤、干屎橛、锯解秤锤之类，尽为糟粕。

“既错会这个，定又错会洞山问蟾首座：‘佛真法身，犹若虚空；应物现形，如水中月。作么生说个应底道理？’蟾云：‘如驴觑井。’山云：‘道则大杀道，只道得八成。’蟾云：‘和尚作么生？’山云：‘如井觑驴。’诸方商量道：‘如驴觑井是有迹，如井觑驴是无迹。又唤作亡情拂迹。’且喜没交涉。要且不是这个道理。

“既错会这个，定又错会南岳和尚道：‘譬牛驾车，车若不行，打车即是？打牛即是？’马祖闻举，忽然大悟。而今禅和家理会道：‘牛喻心，车喻法，但只明心，法自明矣；但只打牛，车自行矣。’且喜没交涉。若恁么，马祖驴年也不能得悟去。

“这老汉始初将谓佛可以坐得成，禅可以坐得悟，一向坐地等。南岳和尚知其不凡，故将砖去他庵前磨。祖云：‘和尚磨砖作甚么？’南岳云：‘磨作镜。’祖云：‘磨砖岂得成镜？’南岳云：‘磨砖既不成镜，坐禅岂得成佛？’马祖被他动一动，心中热忙，便问：‘如何即是？’只这里，鼻孔索头便在南岳和尚手里了也。所以道：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。南岳和尚知他时节已至，即向他道：‘汝学坐禅？为学坐佛？若学坐禅，禅非坐卧；若学坐佛，佛非定相。于无住法，不应取舍。汝若坐佛，即是杀佛；若执坐相，非达其理。’一时籍没了他家计，却更要他纳物事，教他无所从出，始肯舍命，讨个死处。

“命既舍了，便解问：‘如何用心，即合无相三昧？’南岳云：‘汝学心地法门，如下种子；我说法要，譬彼天泽。汝缘合故，当见其道。’又问：‘道非色相，云何能见？’南岳云：‘心地法眼能见乎道，无相三昧亦复然矣。’祖云：‘有成坏否？’南岳云：‘若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者，非也。’马祖于是泮然无疑。所谓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。悟了若不遇人，十个有五双杜撰，决定为人不得。诸人要识悟了遇人者么？只这马祖便是样子也。

“马祖既得法，直往江西建立宗旨。一日，南岳和尚曰：‘道一在江西说法，总不见持个消息来。’遂嘱一僧云：‘汝去，待他上堂，便问：作么生？看他道甚么，记取来。’其僧依教去，见上堂，便出问：‘作么生？’祖云：‘自从胡乱后，三十年不曾少盐酱。’”

师召大众云：“祖师门下穿人鼻孔底，尽从这一句子来。你道这一句子从甚么处来？从打牛打车处来。你若会得这个，便会得台山路上婆子：每有僧问：‘台山路向甚么处去？’婆云：‘蓦直去。’僧才行，婆云：‘好个阿师，却恁么去。’赵州闻得，云：‘待我去勘过这婆子。’赵州去见婆子，亦如是问，婆子亦如是答。归来，谓众云：‘台山路上的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。’诸人还会么？寰中天子勅，塞外将军令，但恁么看取。

“山僧昔年理会不得，曾请益一杜撰长老，为山僧批注云：‘这僧才问台山路向甚么处去，便被婆子勘破了也。婆云蓦直去，僧便行，正是随声逐色，如何不被勘破？’又道：‘才开口，便勘破了也。’今日思量，直是叵耐。山僧为你说破，若会得赵州道‘台山路上的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’，便会婆子道‘好个阿师，却恁么去。’山僧尝颂云：‘天下禅和说勘破，争知赵州已话堕？引得儿孙不丈夫，人人黠（一作“点”）过冷地卧。’此颂甚分明，切不得错会。



“既错会这个，定又错会睦州唤僧：‘大德！’僧回首。州云：‘担版（一作“板”）汉！’曾有个禅头举这话问僧：‘你作么生会？’才见僧开口，便云：‘果然担版。’且喜没交涉。雪窦拈云：‘睦州只具一只眼。这僧唤既回头，因甚却成担版？’晦堂云：‘雪窦亦只具一只眼。这僧一唤便回，为甚不成担版？’这两个老汉可与睦州把手共行。若是个灵利汉，才闻举着，眼似铜铃，终不向这里打之遶。

“既不会这个，定又错会百丈野狐话，便道：‘不落也是，不昧也是。只是当时答此话，不合带疑，所以堕野狐，谓野狐性多疑故。’且喜没交涉。既错会这个，定又错会祖师云：‘不是风动，不是旛动，仁者心动。’山僧亦曾请益一个长老，意旨如何？长老将衫袖摇作风动势云：‘是甚么？’苦哉！苦哉！惭愧杀人！钝置杀人！有者道：‘不是风动，不是旛动，定是心动。’山僧寻常问学者：‘不是风动，不是旛动，不是心动，作么生？’这里岂容眨眼？

“既错会这个，定又错会文殊是七佛之师，为甚么出女子定不得？罔明菩萨为甚么出得女子定？众中商量道：‘杓柄在女子手里。’且喜没交涉。

“既错会这个，定又错会雪峰道：‘望州亭与汝相见了也，乌石岭与汝相见了也，僧堂前与汝相见了也。’如今诸方商量道：‘作么生是望州亭相见处？’便道：‘南头买贱，北头卖贵。’‘乌石岭相见，意旨如何？’便道：‘石头大底大，小底小。’‘僧堂前相见，又作么生？’便道：‘归堂吃茶去。’且喜没交涉。自余邪解，不可胜数。

“山僧寻常亦问学者：‘望州亭与汝相见了也，乌石岭与汝相见了也，僧堂前与汝相见了也，作么生？’这个便是金刚圈、栗棘蓬，你如何吞？如何透？你要识能吞能透者么？岂不见保福问鹅湖：‘僧堂前且置，望州亭、乌石岭甚么处相见？’鹅湖骤步归方丈，保福便入僧堂。汾阳和尚颂曰：‘望州乌石与堂前，相见相知几万千？唯有鹅湖并保福，此时相见解推迁。’此颂分明为你说了也。

“既不会这个，定又错会玄沙道：‘诸方总道接物利生，或遇三种病人来，合作么生接？患盲者，拈锤竖拂他又不见；患聋者，语言三昧他又不闻；患哑者，教伊说又说不得。若接此人不得，佛法无灵验。’”

师顾视大众云：“要识玄沙么？平生心胆向人倾，相识还如不相识。当时地藏和尚在座下，便出来道：‘某甲有口不哑，有眼不盲，有耳不聋，和尚作么生接？’”

师云：“非父不生其子。”

“玄沙呵呵大笑。”

师云：“笑里有刀。山僧有时举此话问学者，有来依样画葫芦也道：‘某甲有口、有耳、有眼，和尚作么生接？’山僧向他道：‘咬人屎橛，不是好狗。’又却去不得。

“既错会这个，定又错会香严道：‘如人上树，口衔树枝，手不攀枝，脚不蹋树，树下有人问西来意，不对，则违他所问；若对，又丧身失命。’”

师云：“好与玄沙一坑埋却。山僧昔年曾请益一个尊宿：‘未审香严意旨如何？’遂以拂子柄衔在口中，紧闭却眼，便作衔树枝势，摇手摆脚，祇对山僧。”

师乃弹指云：“如此者，亦是当年驰声走誉底，尚作这般去就，其余作怪不在言也。你要会么？但只作一句看，我先为你说。莫见道‘作一句看’，便向举起处会，举了便会了，且不是这个道理。是甚么道理？如人上树，口衔树枝，手不攀枝，脚不蹋树，树下有人问西来意，不对，则违他所问；若对，又丧身失命。如何？这里间不容发。当时香严会中只有个虎头上座领得香严意，便出来为香严

出气云：‘上树即不问，未上树，请和尚道。’”

师云：“虽得一场荣，刖却一双足。”

“香严呵呵大笑。”

师云：“铁作面皮。”又云：“回天轮，转地轴。后来雪窦拈云：‘树上道即易，树下道即难。老僧上树也，致将一问来。’雪窦虽为虎头上座出气，争奈蹉过香严。今时有般谬汉，闻雪窦恁么道，便引洞山语云：‘但能莫触当今讳，也胜前朝断舌才。’谓香严立此个问头，喻如一团火相似，不可触。虽然如此，不可断却言句。有问：‘如何是佛？’‘麻三斤。’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’‘庭前柏树子。’又且何妨？你不妨会得好。不见汾阳和尚颂曰：‘香严衔树示多人，要引同袍达本真。’”

师云：“依实供通。”

“‘拟议却从言下觅，丧身失命数如尘。’”

师云：“不是苦心人不知。”

“‘汾阳为你开天路，云散长空月色新。’”

师云：“闲言语。虽然如是，若向这里提得，一生参学事毕。既提不得，定又错会百丈问汾山、五峰、云岩云：‘并却咽喉唇吻，作么生道？’汾山云：‘却请和尚道。’百丈云：‘我不辞向汝道，恐已后丧我儿孙。’五峰云：‘和尚也须并却。’百丈云：‘无人处斫额望汝。’云岩云：‘和尚有也未？’百丈云：‘丧我儿孙。’众中商量道：‘百丈大似抱赃叫屈，掩耳偷铃。’三子恁么祇对，大家走入荒草里，且喜没交涉。向你道，此事决定不在言语上。既不在言语上，当恁么时合作么生？我早是与你说了也。

“既错会这个，定又错会德山道：‘今夜不答话，问话者三十棒。’时有僧出礼拜，德山便打。僧云：‘某甲话也未问，为甚打某甲？’山云：‘你是甚处人？’僧云：‘新罗人。’山云：‘未蹋船舷，好与三十棒。’后来法眼云：‘大小德山话作两橛。’圆明云：‘大小德山龙头蛇尾。’雪窦拈云：‘二老宿虽善裁长补短，舍重从轻，要见德山亦未可。何故？德山大似握阊外威权，有当断不断、不招其乱底剑。要识新罗僧么？只是撞着露柱底个瞎汉。’众中商量道：‘某甲话也未问便好打，德山不打，却问你是甚处人？这里便是话作两橛，龙头蛇尾处。’且喜没交涉。又道：‘这僧若是作家，才见他问你是甚处人，便好掀倒禅床。他既不能，却被德山道：未蹋船舷，好与三十棒。这里是当断不断、不招其乱底剑。所以雪窦云：要识新罗僧么？只是撞着露柱底个瞎汉。’且喜没交涉。

“禅若是恁么地会得时，更不消悟也。聪明灵利底，一时随语生解，解注将去便了。我且问你：恁么解注，得一时有下落了，生死到来却如何支遣？而今分明向你道：‘这些闲言长语，便是出生死底径路，你莫去径路上栽荆棘、掘屎窖。’或若有个衲僧出来道：‘和尚现在这里栽荆棘、掘屎窖也不是？’却作么生祇对？山僧有个推托处，且如何推托？听取一偈：‘女流中有大丈夫，示现其身化其类，以戒定慧解脱法，摄彼贪欲瞋恚痴。虽处于中作佛事，如风行空无所依。过去未来及现在，尘沙诸佛及菩萨，异口同音发是言，善哉奇特世希有！心源清静无忧喜，不作无喜无忧想。逢场作戏随世缘，而于世缘无所著。六月火云烧碧空，雷声忽震三千界。消除热恼获清凉，是彼丈夫诞时节。我说此偈助光明，普施法界诸女人。’”喝一喝。

## 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卷第十五

## 5、钱计议请普说

僧问：“昔日僧问杨岐和尚：‘如何是佛？’答云：‘三脚驴子弄蹄行。’未审意旨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天上天下没踪迹。”进云：“只如威音王已前是甚么人骑？”师云：“威音王已后是甚么人骑？”僧拟议，师便喝。

乃云：“威音王已前，三脚驴儿<sup>足字</sup>跳；威音王已后，杨岐老人绝消息。既绝消息，却因甚么三脚驴儿<sup>足字</sup>跳？若也于斯明得，方知威音王已前三脚驴儿果然<sup>足字</sup>跳；若明不得，杨岐老人一生受屈。正当恁么时，如何是雪屈一句？”喝一喝，云：“泊合弄险。”

复云：“蕴闻上座今日代子虚来，请为众普说，老汉曰：‘说个甚么即得？’闻曰：‘请和尚拈出杨岐金刚圈、栗棘蓬布施大众。’又曰：‘如忠国师、大珠和尚说法，诸方大有疑其拖泥带水、不径截、说义理禅，愿和尚疏决真伪，解大众疑惑，此亦是请普说檀越之意。’老汉曰：‘诺。’所以大觉世尊初悟此事，在摩竭提国三七日内无下口处，白云：‘我宁不说法，疾入于涅槃。’信知说法之难，岂同容易？寻念过去佛所行方便力，然后起道树，诣鹿苑，随众生根器说一大藏教，末后收因结果，却云：‘始从鹿野苑，终至跋提河，于是二中间，未曾说一字。’只这便是杨岐所谓金刚圈、栗棘蓬也，直是难吞难透。

“到这里，直下承当得了；大法未明，亦奈何不得。敢问诸人：何者名为大法？金刚圈却如何透？栗棘蓬却如何吞？不见岩头道：‘若将实法系缀人，土亦销不得。’况十方信施耶？诸佛出世，祖师西来，无非只为你诸人作个证明底主宰而已。若有法可传可授，则诸佛慧命岂到今日？故祖师云：‘心地随时说，菩提亦只宁。事理俱无碍，当生即不生。’若会得此四句，即透得金刚圈、吞得栗棘蓬，不须要明大法，大法自明矣。以至古人差别异旨因缘，心性玄妙，大法若明，才举起时便会得，恰如磁石见铁相似，轻轻一引便动。须是举一明三，目机铄两，点着南边动北边，举起时便明得。

“而今诸方有数种邪禅，大法若明，只这邪禅便是自己受用家具。好击石火闪电光、一棒一喝底，定不爱说心说性者，只爱机锋俊快，谓之大机大用。好说心说性底，定不爱击石火闪电光、一棒一喝者，只爱丝来线去，谓之绵绵密密，亦谓之根脚下事，殊不知正是个没用处，弄泥团底汉。看他前辈大法明底尊宿，用处转辘辘地，如南阳忠国师、大珠和尚是也。唯杨文公具眼，修《传灯录》时，将忠国师、大珠和尚列在马祖下诸尊宿之右，将广语所有言句尽入其中。六祖下收忠国师语最多，为他家活大，门户大，法性宽，波澜阔，难凑泊。这般法难说，他禅备众体。如三唤侍者话，唤作说老婆禅、拖泥带水，得么？一日，唤侍者，侍者应诺。如是三唤，侍者三应。”

师云：“国师三唤侍者，何曾有辜负？侍者三应，甚么处是辜负处？国师曰：‘将谓吾辜负汝，谁知汝辜负吾。’”

师云：“平地起骨堆。”

复云：“丛林中唤作国师三唤侍者话，自此便有一络索。唯雪窦见透古人骨髓，云：‘国师三唤侍者，点即不到。’”

师云：“灼然。”

“‘侍者三应，到即不点。’”

师云：“却不恁么。”

“‘将谓吾辜负汝，谁知汝辜负吾’，谩雪窦不得。”

师云：“谁道？”

复召大众云：“好个谩雪窦不得！虽然如是，雪窦亦谩妙喜不得，妙喜亦谩诸人不得，诸人亦谩露柱不得。”

“玄沙云：‘侍者却会。’雪窦云：‘停囚长智。’”

师云：“两彩一赛。”

“云门道：‘作么生是国师辜负侍者处？会得也是无端。’雪窦云：‘元来不会。’”

师云：“雪峰道底。”

“云门又云：‘作么生是侍者辜负国师处？粉骨碎身未报得。’雪窦云：‘无端，无端。’”

师云：“垛生招箭。”

“法眼云：‘且去，别时来。’雪窦云：‘谩我不得。’”

师云：“却是法眼会。”

“兴化云：‘一盲引众盲。’雪窦云：‘端的瞎。’”

师云：“亲言出亲口。”

“弘觉征问僧云：‘甚处是侍者会处？’僧云：‘若不会，争解恁么应？’觉云：‘汝少会在。’又云：‘若于此见得去，便识玄沙。’”

师云：“惭愧杀人！”

“翠岩芝云：‘国师、侍者总欠会在。’”

师云：“犹较些子。”

“投子云：‘抑逼人作么？’雪窦云：‘垛根汉！’”

师云：“理长即就。”

复云：“唯有赵州多口阿师下得个脚注，令人疑着。”

“僧问：‘国师三唤侍者，意旨如何？’州云：‘如人暗中书字，字虽不成，文彩已彰。’雪窦便喝。”

师云：“且道这一喝在国师、侍者分上？在赵州分上？”

随后喝一喝，复云：“若不是命根五色索子断，如何透得这里过？”

“雪窦云：‘若有人问雪窦，雪窦便打，也要诸方检点。’”

师云：“作贼人心虚。”

“雪窦复有一颂云：‘师资会遇意非轻。’”

师云：“此语有两负门。”

“‘无事相将草里行。’”

师云：“普州人送贼。”

“‘负汝负吾人莫问。’”

师云：“放待冷来看。”

“‘任从天下竞头争。’”

师云：“即今休去便休去，若觅了时无了时。”

复云：“你要求玄妙解会，只管理会国师三唤侍者话。那里是国师辜负侍者处？那里是侍者辜负国师处？有甚么交涉？鹅王择乳，素非鸭类，这个便是国师用剑刃上事。为复只这些子？为复别更有在？”

“一日，问紫璘供奉：‘甚么处来？’奉曰：‘城南来。’国师曰：‘城南草作何色？’奉曰：‘作黄色。’国师乃问童子：‘城南草作何色？’童子曰：‘作黄色。’国师曰：‘只这童子，亦可帘前赐紫，对御谈玄。’你道国师说老婆禅、拖泥带水，得么？为复只这些子？为复别更有在？”

“一日，肃宗帝请看戏，国师曰：‘檀越有甚心情看戏？’法云圆通禅师曰：‘且道国师在甚处着到？’妙喜敢问诸人：且道圆通禅师在甚处着到？于斯见得，三老相去不远。肃宗帝又问：‘如何是十身调御？’国师直拔向他道：‘檀越蹋毘卢顶上行，更问甚么十身调御？’诸人要见忠国师么？只在你眼睛里，开眼也蹉过，合眼也蹉过。既在眼睛里，为甚么却蹉过？妙喜恁么道，亦蹉过不少。你更看他有个无情说法话，老汉寻常不曾说，今日已是不识好恶，不避口业，尽情为诸人抖擞，为他雪屈，且不得作义理会。”

“僧问：‘如何是古佛心？’国师曰：‘墙壁瓦砾是。’”

师云：“恁么答话，若玄妙解路心不绝，命根不断，大法不明，决定不敢如此。四楞塌地，一棒一喝，一挨一拶，击石火、闪电光却易，这般说话却难入作。前所谓家活大、门户大、法性宽、波澜阔，命根断方能如是。”

“僧曰：‘墙壁瓦砾岂不是无情？’国师曰：‘是。’僧曰：‘无情还解说法否？’国师曰：‘常说，炽然说，无间歇。’僧曰：‘某甲为甚么不闻？’国师曰：‘汝自不闻，不可妨他闻者也。’僧曰：‘未审甚么人得闻？’国师曰：‘诸圣得闻。’僧曰：‘和尚还闻否？’国师曰：‘我不闻。’僧曰：‘和尚既不闻，争知无情解说法？’国师曰：‘赖我不闻，我若闻，则齐于诸圣，汝即不闻我说法。’僧曰：‘恁么则众生无分也。’国师曰：‘我为众生说，不为诸圣说。’僧曰：‘众生闻后如何？’国师曰：‘即非众生。’”

师云：“奇哉！你看他转辘辘地，不滞在一隅，不负他来问。赖我不闻，我若闻，则齐于诸圣，汝即不闻我说法。你唤作郎当，得么？不是得诸佛诸祖心髓，如何转得？你莫唤作无得失，这个是无得失中有得失，有得失中无得失，唤作入泥入水，骑贼马赶贼队，借婆帔（音 pèi，披肩）子拜婆年，难奈何。”

“又僧问：‘发心出家，本拟求佛，未审如何用心即得成佛？’国师曰：‘无心可用，即得成佛。’”

师云：“这僧难容，恰如个鼠黏子相似。这个老子软顽，又撞着这僧软顽黏住，便问：‘无心可用，阿谁成佛？’国师曰：‘无心自成佛，成佛亦无心。’僧曰：‘佛有大不可思议，为能度众生。若也无心，阿谁度众生？’国师曰：‘无心是真度生，若见有生可度者，即是有心，宛然生灭。’僧曰：‘今既无心，能仁出世说许多教迹，岂可虚言？’国师曰：‘佛说教亦无心。’僧曰：‘说法无心，应是无说。’国师曰：‘说即无，无即说。’僧曰：‘说法无心，造业有心否？’国师曰：‘无心即无业。今既有业，心即生灭，何得无心？’僧曰：‘无心即成佛，和尚即今成佛未？’国师曰：‘心尚自无，谁言成佛？若有佛可成，还是有心。有心即有漏，何处得无心？’僧曰：‘既无佛可成，和尚还得佛用否？’国师曰：‘心尚自无，用从何有？’僧曰：‘茫然都无，莫落断见否？’国师曰：‘本来无见，阿谁道断？’僧曰：‘本来无见，莫落空否？’国师曰：‘无空可落。’僧曰：‘有可堕否？’国师曰：‘空既是无，堕从何立？’僧曰：‘能所俱无，忽有人持刀来取命，为是有是无？’国师曰：‘是无。’僧曰：‘痛否？’国师曰：‘痛亦无。’僧曰：‘痛既无，死后生何道？’国师曰：‘无死无生亦无道。’僧曰：‘既得无物自在，饥寒所逼，若为用心？’国师曰：‘饥即吃饭，寒即着衣。’僧曰：‘知饥知寒，应是有心。’国师曰：‘我问汝：有心，心作何体段？’僧迟疑良久，觅心与饥寒、体段了不可得，遂依实供通曰：‘心无体段。’国师曰：‘汝既知无体段，即是本来无心，何得言有？’僧曰：‘山中逢见虎狼，如何用心？’国师曰：‘见如不见，来如不来，彼即无心，恶兽不能加害。’僧曰：‘寂然无事，独脱无心，名为何物？’国师曰：‘名金刚大士。’”

师喝一喝，云：“好人不肯做，却要屎里卧。”

“僧曰：‘金刚大士有何体段？’国师曰：‘本无形段。’”

师云：“何不早恁么道？”

“僧曰：‘既无形段，唤何物作金刚大士？’国师曰：‘唤作无形段金刚大士。’

僧曰：‘金刚大士有何功德？’国师曰：‘一念与金刚相应，能灭殃伽沙劫生死重罪，得见殃伽沙诸佛。其金刚大士功德无量，非口所说，非意所陈，假使殃伽沙劫住世，说亦不可得尽。’”

“这僧当下大悟，如睡梦觉，如莲华开。似这般底，便是金刚圈、栗棘蓬。你若吞不得，透不得，不见古人行履处，定起谤无疑。透得这里，方能作大舟航，不着此岸，不着彼岸，不住中流。善知识下得这般脚手，入得这般窠窟，方始为得人师家。若不具许多差别眼目，如心性解路上得个入处底，定不爱击石火闪电光，却爱这般说话，又却错做实法会了；如一机一境、一棒一喝上得个入处底，定不爱这般说话，又是错会了，真所谓所见不同，互有得失。教中所谓菩萨见水如甘露，天人见水如琉璃，凡夫见水是水，饿鬼见水如脓血是也。或有个爱高禅底衲子出来道：‘妙喜有如是等见耶？’即向他道：‘逢人但恁么举。’

“所以《正法眼藏》中收僧问忠国师：‘古德云：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郁郁黄华无非般若。有人不许，云是邪说，亦有信者，云不思议，不知若为？’国师曰：‘此盖普贤、文殊境界，非诸凡小而能信受，皆与大乘了义经意合。故《华严经》云：佛身充满于法界，普现一切群生前，随缘赴感靡不周，而恒处此菩提座。翠竹既不出于法界，岂非法身乎？又《般若经》云：色无边故，般若亦无边。黄华既不越于色，岂非般若乎？深远之言，不省者难为措意。’

“又华严座主问大珠和尚曰：‘禅师何故不许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郁郁黄华无非般若？’珠曰：‘法身无像，应翠竹以成形；般若无知，对黄华而显相。非彼黄华、翠竹而有般若法身。故经云：佛真法身，犹若虚空；应物现形，如水中月。黄华若是般若，般若即同无情；翠竹若是法身，翠竹还能应用。座主会么？’主曰：‘不了此意。’珠曰：‘若见性人，道是亦得，道不是亦得，随用而说，不滞是非；若不见性人，说翠竹着翠竹，说黄华着黄华，说法身滞法身，说般若不识般若，所以皆成诤论。’”

师云：“国师主张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直主张到底；大珠破青青翠竹不是法身，直破到底。老汉将一个主张底、将一个破底收作一处，更无拈提，不敢动着他一丝毫，要你学者具眼，透国师底金刚圈，又吞大珠底栗棘蓬。具眼者辨得出，不具眼者未必不笑。宗杲虽参圆悟和尚，打失鼻孔，元初与我安鼻孔者却得湛堂和尚，只是为人时下刀不紧。若是说禅病，无人过得。

“尝思教中有一段因缘：殃崛摩罗要千人指头作华冠，然后登王位。已得九百九十九指，唯少一指，要断其母指填数。佛知其缘熟，故往化之。殃崛才举意欲下刀取母指时，忽闻振锡声，遂舍其母指，而问佛教化一指曰：‘既是瞿昙在此，望施我一指头，满我所愿。’才举刀，世尊拽脱便去。世尊徐行，殃崛急赶不上，乃高声叫曰：‘住！住！’世尊曰：‘我住久矣，是汝不住。’殃崛忽然感悟，投佛出家。佛却令持钵，至一长者门，其家妇人正值产难，长者曰：‘瞿昙弟子！汝为至圣，当有何法能免产难？’殃崛曰：‘我乍入道，未知此法，待我回问世尊，却来相报。’及返，具事白佛，佛告殃崛：‘汝速去报言：我自从贤圣法来，未曾杀生。’殃崛当便奉佛语往彼告之，其妇得闻，即免产难。”

师云：“这里使棒使喝，掀倒禅床，引经教，说理事，击石火，闪电光，夜半捉乌鸡，得么？因请益湛堂和尚，才举起此话，湛堂曰：‘你爬着我痒处。这

话是金屎法，不会如金，会得如屎。’曰：‘岂无方便？’湛堂曰：‘我有个方便，只是你划地不会。’曰：‘望和尚慈悲。’湛堂曰：‘殃崛云：我乍入道，未知此法，待问世尊。未到佛座下，他家生下儿子时如何？我自从贤圣法来，未曾杀生。殃崛持此语未至他家，已生下儿子时如何？’

“老汉当时理会不得，后因在虎丘看《华严经》，至菩萨登第七地证无生法忍云：‘佛子！菩萨成就此忍，即时得入菩萨第八不动地，为深行菩萨，难可知，无差别，离一切相、一切想、一切执着，无量无边一切声闻、辟支佛所不能及。离诸諍诤，寂灭现前。譬如比丘具足神通，得心自在，次第乃至入灭尽定，一切动心、忆想分别，悉皆止息。此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，住不动地，即舍一切功用行，得无功用法，身口意业念务皆息，住于报行。譬如有人梦中见身堕在大河，为欲度故，发大勇猛，施大方便，以大勇猛、施方便故，即便 **〔寤-吾)+告**（一作“觉”。“**〔寤-吾)+告**”疑为“**〔寤-吾)+白**”之异体，音 *móng*，梦话”）寤。既**〔寤-吾)+告**寤已，所作皆息。菩萨亦尔，见众生身在四流中，为救度故，发大勇猛，起大精进，以勇猛精进故，至此不动地。既至此已，一切功用靡不皆息，二行相行皆不现前。此菩萨摩訶萨菩萨心、佛心、菩提心、涅槃心尚不现起，况复起于世间之心？’”

师云：“到这里，打失布袋，湛堂为我说底方便，忽然现前，方知真善知识不欺我，真个是金刚圈，须是藏识明方能透得。又有个尊宿，唤作洛浦和尚，久为临济侍者，济每称美之，谓之临济门下一只箭子，便是欺负人。游历罢，直往夹山顶卓庵。经年，夹山知，乃修书遣僧驰到。洛浦接得便坐却，再展手索，僧无对，浦便打曰：‘归去举似和尚。’僧回，举似夹山，山曰：‘这僧看书，三日内必来；若不看书，此人救不得。’”

师云：“古人唤作捞揽人。不知书中有甚闲言长语，洛浦却吞他钩线，三日内果来。夹山预令人伺其出庵，便烧其居。”

师云：“只这便是金刚圈。”

“浦不顾。”

师云：“成佛作祖须是这般汉。直造夹山方丈，不礼拜，乃当面叉手而立，山曰：‘鸡栖凤巢，非其同类。出去！’浦曰：‘自远趋风，乞师一接。’山曰：‘目前无阁梨，此间无老僧。’浦便喝。山曰：‘住！住！且莫草草忽忽，云月是同，溪山各异。截断天下人舌头即不无，阁梨！争教无舌人解语？’”

师云：“洛浦却低头思量。这一道真言理会不得，被夹山劈脊便打，穿了鼻孔，遂承嗣夹山。后来示众道：‘末后一句，始到牢关，把断要津，不通凡圣。’须知上流之士不将佛祖见解贴在额头上，如灵龟负图，自取丧身之本。”

师云：“他悟后，便解明他这一道真言，这些子药头，不问云门下、临济下、曹洞下、法眼下、汾仰下，大法若不明，各宗其宗，各师其师，各父其父，各子其子，只管理会宗旨，热大不紧。老汉在众中时，尝请益一尊宿，禅门中说：‘有语中无语，无语中有语。’尊宿为我引证云：‘有语中无语，路逢死蛇莫打杀，无底篮子盛将归，唤这个作有语中无语，又唤作无语中有语。如何是有语中无语？路逢死蛇莫打杀。如何是无语中有语？无底篮子盛将归。只这一句，便具此两义。路逢死蛇莫打杀，是无语中有语。无底篮子盛将归，乃是有语中无语。谓既是死蛇，更不消打杀。’又云：‘如何是同中有异？鹭鸶立雪非同色。如何是异中有同？明月芦华不似他。’我如此说时，你便会得了，却济得甚么事？似这般底，莫要学！大法明后，举一丝毫便一时会得。恰似殃崛摩罗因缘，湛堂说底方便，我乍入道也使不着，佛有神通也使不着。既使不着，因甚么生下儿子？若向这里见得，释迦老子即是殃崛摩罗，殃崛摩罗即是释迦老子；若也不会，释迦自释迦，殃崛



自殃崛，不干产难人家事。”

乃合掌云：“即将上来举扬般若所有一言一句，契佛契祖底功德，奉为计议钱公荐室安人吕氏，伏愿出此没彼，常为般若之亲姻；舍身受身，永作菩提之眷属。”

召大众云：“还委悉么？若欲直下便休去，莫记我今说底。”喝一喝，下座。

## 6、傳庵主请普说

师云：“傳庵主入堂挂搭，就今日设供，仍请云门为众普说。且道说个甚么即得？若是全锋敌胜，同死同生，正按旁提，横来竖去，蟠根错节，结角罗纹，于诸人分上，正是小孩儿则剧家事，不劳拈出。既不许恁么，各请解下腰间多年历日，听取云门说个古话。记得二祖问达磨曰：‘弟子心未宁，请师与安。’达磨曰：‘将心来，与汝安。’二祖良久曰：‘内外中间，觅心了不可得。’达磨曰：‘与汝安心竟。’二祖当时便休歇去。又三祖问二祖曰：‘弟子身缠风恙，请师忏罪。’二祖曰：‘将罪来，与汝忏。’三祖良久曰：‘内外中间，觅罪了不可得。’二祖曰：‘与汝忏罪竟。’三祖当时便休歇去。

“这两则语，丛林举唱者如麻如粟，错会者如稻似谷。若不作心性会，便作玄妙会；不作玄妙会，便作理会；不作理会，便作直截会；不作直截会，便作奇特会；不作奇特会，便向击石火闪电光处会；不向击石火闪电光处会，便飏（扬）在无事甲里；不飏在无事甲里，便唤作古人两则公案，向三条椽下、七尺单前，闭目合眼，坐在黑山下鬼窟里，思量卜度。若作这一络索道理，欲明此事，大似郑州出曹门，且喜没交涉。既不许恁么，又如何理会？云门已是面皮厚三寸，分明为诸人说破，第一不得错会我说底。达磨从西天将得个无文印子来，把二祖面门一印印破。二祖得此印，不移易一丝头，把三祖面门印破。自后，一人传虚，万人传实，递相印授，直至江西马祖。马祖得此印于南岳和尚，便道：‘自从胡乱后，三十年不曾少盐酱。’”

师喝一喝，云：“印文生也。百丈大智禅师得此印于马祖，翻身跳入五百生前野狐窟里，头出头没，直至如今不肯回。黄檗和尚得此印于百丈，便道：‘汝等诸人尽是嗜酒糟汉，恁么行脚，何处有今日？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？’临济和尚得此印于黄檗，便解到处作白拈贼，至今累及儿孙。兴化和尚得此印于临济，便解向云居处权借一问，以为影草。南院和尚得此印于兴化，直得赤肉团上壁立千仞。有僧问：‘古殿重兴时如何？’曰：‘明堂瓦插簷。’僧曰：‘恁么则庄严毕备也。’曰：‘斩草蛇头落。’

“风穴和尚得此印于南院，则曰：‘夫参学眼目，直须大用现前，勿自拘于小节。设使言前荐得，犹是滞壳迷封；纵然句下精通，未免触途狂见。汝等诸人，应是从前学解、明昧两岐，如今为汝一时扫却，直须个个如师子儿咤髻地哮吼一声，壁立千仞，谁敢正眼觑着？觑着，则瞎却渠眼。’

“有问：‘语默涉离微，如何通不犯？’则曰：‘长忆江南三月里，鹧鸪啼处百花香。’

“首山和尚得此印于风穴，便拈起竹篋问学人曰：‘唤作竹篋则触，不唤作竹篋则背。’有问：‘如何是佛？’则曰：‘新妇骑驴阿家牵。’汾阳和尚得此印于首山，则曰：‘汾阳门下有西河师子，当门踞坐，但有来者，即便咬杀。作何方便入得汾阳门，见得汾阳人？’

“慈明和尚得此印于汾阳，把临济金刚王宝剑折作两段，只用钓丝绞水。杨岐和尚得此印于慈明，便向无烟火于死柴头畔。白云和尚得此印于杨岐，便向多



处添些子，少处减些子。五祖和尚得此印于白云，贱卖担版（板）汉，贴称麻三斤，百千年滞货，无处着浑身。圆悟老师得此印于五祖，将三百六十骨节，八万四千毛窍，一时撒向诸人怀里。”

师蓦拈拄杖面前画一画，云：“不得过界。”

复举起云：“这一队不唧[口留]老汉，性命尽在云门手里。即今对众将这印子为他打破，欲使后代儿孙各各别有生涯，免得承虚接响，递相钝置。”

遂卓一下，云：“印子百杂碎了也。且道这一队老汉在甚么处安身立命？还见么？”良久，云：“眼睫眉毛都落尽，转使傍观笑不休。”复卓一下，喝一喝。

## 7、刘侍郎亲书《华严经》施师仍请普说

僧问：“擲大千于方外，纳须弥于芥中，是甚么人分上事？”师云：“是没量大人分上事。”进云：“因甚么被学人蹋在脚下？”师云：“你见个甚么道理便开许大口？”僧便喝。师云：“好一喝，未有主在。”进云：“须知五十三人善知识到这里也摸式[才索]不着。”师云：“你分上事作么生？”进云：“今日逢强则弱。”师云：“何不礼拜？”僧便礼拜。

师乃云：“五十三人善知识摸[才索]不着处，即是诸人日用消息；诸人摸[才索]不着处，即是五十三人善知识日用消息。诸人日用消息，五十三人善知识决定摸[才索]不着；五十三人善知识日用消息，诸人决定摸[才索]不着。所以道：诸法无作用，亦无有体性，是故彼一切，各各不相知。亦如火聚，猛焰同时发，各各不相知，诸法亦如是。便恁么去，擲大千于方外，纳须弥于芥中，岂是分外？虽然如是，第一不得向祖师门下过，若向祖师门下过，定打折你驴腰。”以拂子击禅床一下。

复云：“杼山居士刘公，以手写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一部施妙喜道人受持，仍挥金办供，以伸庆忏。妙喜今日登曲录木，为居士发扬，且要大家知有。佛言：‘一切世界诸群生，少有欲求声闻乘，求独觉者转复少，趣大乘者甚难遇。趣大乘者犹为易，能信此法倍更难。’今有信此法者，手写是经，黑底是墨，白底是纸，唤甚么作此法？此法又如何举扬？即今还有能信此法者么？出来为杼山居士证明。若证明得，居士功不唐捐；若证明不得，妙喜乘便下坡，为诸人说个影子。

“黄面瞿昙始成正觉时，在摩竭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中，于一尘内破此一尘，演说如来广大境界，妙音遐畅，无处不及，岂不是此法？不离一切菩提树下而上升须弥，向天帝释妙胜殿普光明藏师子座上说〈十住品〉，岂不是此法？不离一切菩提树下及须弥山顶，而向夜摩天宫宝庄严殿宝莲华藏师子座上，入菩萨善思惟三昧说〈十行品〉，岂不是此法？不离于此菩提树下及须弥顶、夜摩天宫，而往诣兜率陀天一切妙宝所庄严殿摩尼藏师子座上说〈十回向品〉，岂不是此法？不离兜率陀天而往诣他化自在天宫摩尼宝藏殿，住一切菩萨智所住境，入一切如来智所入处说〈十地品〉，岂不是此法？不离他化自在天宫，复至摩竭提国普光明殿，入佛华庄严三昧说〈离世间品〉，岂不是此法？不离摩竭提国，向室罗筏国逝多林给孤独园大庄严阁，入不可说佛刹微尘数神变海及种种三昧门说〈入法界品〉，岂不是此法？

“毘卢遮那及诸大菩萨七处九会，咸集其所，互为主伴，一一交参，现大神变，乃至善财不离自所住处，入普贤毛孔刹中，行一步过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。如是而行，尽未来劫，犹不能知一毛孔中刹海次第、刹海藏、刹海差别、刹海普入、刹海成、刹海坏、刹海庄严所有边际，乃至念念周徧无边刹海，教化众生，令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当是之时，善财童子则次第得普贤菩萨诸行愿海，与普贤等，与诸佛等，一身充满一切世界。刹等、行等、正觉等、神通等、

法轮等、辩才等、言辞等，及不可思议解脱自在悉皆同等，岂不是此法？

“若尔，则须知杼山居士未动毛锥，未形纸墨时，已与毘卢遮那如来及不可说微尘数刹土诸佛菩萨广大境界一一平等，一无差别，以至周旋八十一卷，行布圆融，亦与善财未见文殊，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及发心已来，徧历诸城，承事诸善知识，次第满足普贤诸行愿海亦无差别。如上所说，岂不是此法？

“杼山居士既尔，妙喜老汉亦尔；妙喜老汉既尔，现前大众亦尔；现前大众既尔，森罗万象、大地山河亦尔。所谓尘尘尔，念念尔，法法尔。一法既尔，诸法亦然。一尘既尔，诸尘亦然。诸尘既然，则不越此念，不破此尘，入息不居阴界，出息不涉万缘，常转如是经，百千万亿卷又何劳？

“杼山居士明窗净几，引笔行墨，特地周遮；妙喜老汉承虚接响，鼓舌摇唇，无风起浪。虽然如是，要且只明得此法影子边事，与此法正文了无交涉。诸人要识正文么？谛听！谛听！汲水炷香，天女侍长者之著论；剥皮析骨，菩萨赞毘卢之发心。欲见闻以成善因，故笔墨而为佛事，偕众香之一钵，饷妙喜于东方。伏愿知识如善财之众多，行愿如普贤之殊胜，具十回向，证三菩提，我人众生等无差别，佛法僧宝共作证明。上来讲赞无限胜因，一切智智清静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夜来州前石师子无端<sup>足字</sup>跳，撞入陈四公酒楼，咬破湘山祖师鼻孔，杜顺和尚忍痛不禁，出来道：‘怀州牛吃禾，益州马腹胀。天下觅医人，灸猪左膊上。’才作是说，各各平复如故。汝等诸人还知决定义也无？”

良久，云：“不见道：能信此法倍更难。”喝一喝，下座。

## 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卷第十六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 蕴闻 上进

### 8、傅经干请普说

师云：“经干道友，妙喜初不相识，去岁经由衡阳，特来相访。一见便如故人，盖为信得此段大事因缘及。何以故？岂不见华严会上智首菩萨问文殊师利菩萨言‘佛子！菩萨云何得无过失身语意业’等事，文殊答以善用其心，则获一切胜妙功德，为说行住坐卧四威仪中一百四十大愿，谓之无浊乱清静行大功德。此功德皆从信地而发，故文殊普为已发信心者作不请友，以偈问贤首菩萨曰：‘我今已为诸菩萨，说佛往修清静行，仁亦当于此会中，演畅修行胜功德。’贤首菩萨以偈答之，其中曰‘以法威力现世间，则获十地十自在’，亦是说初发心从信地起之义。末后善财到毘卢楼阁前，弥勒为说一百二十种菩提心，亦是此义。其中有一种喻曰‘如师子王哮吼，师子儿闻，皆增勇健；余兽闻之，即皆窜伏。佛师子王菩提心吼，应知亦尔。诸菩萨闻，增长功德；有所得者，闻皆退散’，亦是此义。

“既有信根，即是成佛基本，忽地与现行相应，便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释迦老子初在正觉山前，举头见明星出现，忽然悟道，遂乃叹曰：‘奇哉！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证得。’谓上至十方诸佛，下至六道四生，含蠢蠕动，于我悟处，以平等印一印印定，更无差别。你看！黄面老子才悟了，便见得如此广大，然后兴慈运悲于生死海，不着此岸，不着彼岸，不住中流，而能运载此岸众生到于彼岸，不住生死中流。这个道理亦不出自家信种。

“所以无尽居士注《海眼经》，题说佛成就云：‘始觉合本之谓佛。’他虽是个俗人，然却见得彻，识得根本。谓始觉时，从明星上起信，忽然觉悟自性本来是

佛，大地有情更无差别。无尽唤作始觉合本觉，方始成佛。参禅人能恁么辨白得了，然后休歇身心，识取本来面目，不要粗心。古圣得了，便于得处灭却生灭心，亦不住在寂灭地，谓之寂灭现前。于寂灭地获二殊胜：一者上合十方诸佛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；二者下合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同一悲仰。前所云兴慈运悲，救拔恶道是也。众生为不觉，故轮转生死，先觉之士若无慈悲，如何得众生界空？信知佛恩难报。

“今日经干道友请妙喜普说，不独为先考承事追修而已，要与现前一众说些禅病。故柳子厚以天台教为司南，言禅病最多。诚哉，是言！天台智者之教，以空、假、中三观摄一切法，教人把本修行。禅无文字，须是悟始得。妙喜自十七岁便疑着此事，恰恰参十七年，方得休歇。未得已前，常自思惟：我今已几岁，不知我未托生来南阎浮提时，从甚么处来？心头黑似漆，并不知来处，既不知来处，即是生大；我百年后死时，却向甚么处去？心头依旧黑漫漫地，不知去处，既不知去处，即是死大——谓之无常迅速，生死事大。

“你诸人还曾恁么疑着么？现今坐立俨然，孤明历历地，说法听法，宾主交参。妙喜簸两片皮，牙齿敲磕，脐轮下鼓起粥饭气，口里怛怛怛在这里说，说者是声，此声普在诸人髑髅里，诸人髑髅同在妙喜声中。这个境界，他日死了却向甚处安着？既不知安着处，则撞入驴胎马腹亦不知，生快乐天宫亦不知。

“禅和子寻常于经论上收拾得底，问着无有不知者。士大夫向九经十七史上学得底，问着亦无有不知者。离却文字，绝却思惟，问他自家屋里事，十个有五双不知，他人家事却知得如此分晓，如是则空来世上打一遭，将来随业受报，毕竟不知自家本命元辰落着处，可不悲哉！

“所以古人到这里，如救头然，寻师决择，要得心地开通，不疑生死。然有学而知之者，有生而知之者。那个是学而知之者？如僧问赵州：‘学人乍入丛林，乞师指示。’州云：‘你吃粥了也未？’僧云：‘吃粥了。’州云：‘洗钵盂去。’僧于言下忽然大悟，当下休歇，便知生死去处。妙喜常说不易，这僧有力量，赵州将一百二十斤担子一送，送在他肩上，这僧荷得，一边走一百二十里更不回头，如将梵位直授凡庸，心里便怙怙地，兴得慈力，运得悲愿。此是学而知之者。

“那个是生而知之者？如赵州作沙弥时，同本师行脚到南泉，值南泉卧次，本师礼拜了，赵州方礼拜，南泉问云：‘近离甚处？’州云：‘近离瑞像。’泉云：‘还见瑞像么？’州云：‘瑞像则不见，面前只见卧如来。’南泉遂起问：‘你是有主沙弥？无主沙弥？’州云：‘是有主沙弥。’泉云：‘那个是你主？’若是如今禅和家，便近前弹指，打个圆相，喝一喝，拍一拍，拂袖便行，放出这般恶气息。你看他赵州缓缓地近前道：‘孟春犹寒，伏惟和尚尊候万福！’泉乃唤维那云：‘此沙弥别处安排。’

“次日却来问：‘如何是道？’南泉也不行棒，也不下喝，也不谈玄，也不说妙，也不牵经，也不引论，也不举古人公案，亦不说事，亦不说理，只实头向他道：‘平常心是道。’为他赵州已理会得平常心了，便却问：‘还假趣向也无？’泉云：‘拟向即乖。’州云：‘不拟，争知是道？’泉云：‘道不属知，不属不知，知是妄觉，不知是无记。若真达不疑之道，犹如太虚，廓然荡豁，岂可于中强是非耶？’赵州于言下千了百当。南泉道‘道不属知，不属不知’，圭峰谓之‘灵知’，荷泽谓之‘知之一字，众妙之门’，黄龙死心云‘知之一字，众祸之门’。要见圭峰、荷泽则易，要见死心则难。到这里，须是具超方眼，说似人不得，传与人不得。所以圆悟先师说：‘赵州禅只在口唇皮上，难奈他何。’如善用兵者，不费粮行，就你水草粮食，又杀了你。

“有一秀才问：‘佛不违众生愿，是否？’州云：‘是。’才云：‘弟子欲就和尚手中乞取拄杖，得否？’州云：‘君子不夺人所好。’才云：‘某甲不是君子。’州云：‘老僧亦不是佛。’”

“又一僧问：‘如何是祖师意？’州乃敲禅床脚。僧云：‘莫只这便是否？’州云：‘是则脱取去。’

“又一僧问：‘诸方尽向口里道，和尚如何示人？’州以脚跟打火炉示之。僧云：‘莫便是也无？’州云：‘恰认得老僧脚跟。’

“又僧问：‘如何是赵州？’州云：‘东门、南门、西门、北门。’僧云：‘某甲不问这个。’州云：‘你问我赵州甕？’

“又僧问：‘如何是道？’州云：‘墙外底。’僧云：‘某甲不问这个道。’州云：‘你问那个道？’僧云：‘某甲问大道。’州云：‘大道通长安。’

“你不得作无事会，不得作玄妙会，不得作奇特会，不得作平常会。赵州不在无事上，不在玄妙上，不在奇特上，不在平常上，毕竟在甚么处？具眼者辨取。

“这老汉有时云：‘未出家被菩提使，出家后使得菩提。汝诸人被十二时使，老僧使得十二时。’又云：‘佛之一字，吾不喜闻。’佛之一字，尚不喜闻，达磨灼然是甚老臊胡，十地菩萨是担粪汉，等妙二觉是破凡夫，菩提涅槃是系驴橛，十二分教是鬼神簿、拭疮脓纸，四果、三贤、初心、十地是守古塚鬼。你既不到这个田地，是事理会不得也。

“学人粗走大步，便把一句子禅要祇对人，且不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妙喜室中常问禅和子：‘唤作竹篋则触，不唤作竹篋则背。不得下语，不得无语，不得思量，不得卜度，不得拂袖便行，一切总不得。’你便夺却竹篋，我且许你夺却。我唤作拳头则触，不唤作拳头则背，你又如何夺？更饶你道个请和尚放下着，我且放下着。我唤作露柱则触，不唤作露柱则背，你又如何夺？我唤作山河大地则触，不唤作山河大地则背，你又如何夺？

“有个舟峰长老云：‘某看和尚竹篋子话，如籍没却人家财产了，更要人纳物事。’妙喜曰：‘你譬喻得极妙，我真个要你纳物事，你无从所出，便须讨死路去也，或投河赴火，拚得命方始死得，死了却缓缓地再活起来，唤你作菩萨便欢喜，唤你作贼汉便恶发，依前只是旧时人。所以古人道：悬崖撒手，自肯承当，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。’到这里，始契得竹篋子话。”

复说偈云：

佛之一字尚不喜，有何生死可相关？

当机觐面难回互，说甚楞严义八还？

## 9、悦禅人请普说

僧问：“临济示众云：‘有时夺人不夺境，有时夺境不夺人，有时人境两俱夺，有时人境俱不夺。’如何是夺人不夺境？”师云：“三千里外绝谄讹。”进云：“如何是夺境不夺人？”师云：“拔出眼中楔。”进云：“临济道：‘煦日发生铺地锦，婴孩垂发白如丝。’未审与和尚答底是同是别？”师云：“咬人屎橛，不是好狗。”进云：“‘王令已行天下徧，将军塞外绝烟尘’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适来犹自可，而今更郎当。”

问：“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门。未审王氏今日是生耶？是死耶？”师云：“生耶？死耶？”进云：“今古应无坠，分明在目前。”师云：“抽却脑后箭。”进云：“只如十二时中不依倚一物人来，师还接否？”师云：“唤甚么作一物？”进云：“不可重说偈言。”师云：“碍塞杀人！”

乃云：“生耶死耶，非得非失。不道不道，有理有事。若向有理有事处得个入处，只在教乘里头出头没；若于非得非失处得个入处，敢保诸人十二时中未有安身立命处。既未有安身立命处，则不知王氏落处。若知得王氏落处，即知自己安身立命处。且道王氏即今是生耶？是死耶？是不生耶？是不死耶？若道不生，争奈死何？若道不死，争奈生何？若道亦生亦死，又是戏论说。若道非生非死，又是相违说。直饶离四句，绝百非，直下如明镜当台，明珠在掌，胡来现胡，汉来现汉，当人各各脚跟下，净裸裸，明历历，生死如梦幻空华，去来如浮云水月，犹未是彻头处。纵饶如实见得，昔日之生本不曾生，今日之灭本不曾灭，亦是无梦说梦。何以故？生而不生，镜里之形；灭而不灭，水中之月。正当恁么时，那里是王氏出身处？若委悉得去，王氏只今与诸人把手共行，同入如来大寂灭海；其或未然，有寒暑兮促君寿，有鬼神兮妒君福。”

复云：“这个近悦上座为母王氏请妙喜老汉说法底意旨。且法作么生说？不见道：法不可见闻觉知。若行见闻觉知，是则见闻觉知，非求法也。见闻觉知既不可以入道，莫是不见不闻、不觉不知便是么？”

良久，高声云：“更是个甚么？妙喜尽力说，只说得到这里，此事决定不在言语上。所以从上诸圣，次第出世，各各以善巧方便，切切怛怛，唯恐人泥在言语上。若在言语上，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，说权说实，说有说无，说顿说渐，岂是无言说？因甚么达磨西来却言单传心印，不立文字语言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？因何不说传玄传妙，传言传语，只要当人各各直下明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？事不获已，说个心，说个性，已大段狼藉了也，若要拔得生死根株尽，切不得记我说底。

“纵饶念得一大藏教如饼泻水，唤作运粪入，不名运粪出，却被这些子障却，自己正知见不得现前，自己神通不能发现，只管弄目前光影，理会禅，理会道，理会心，理会性，理会奇特，理会玄妙，大似掉棒打月，枉费心神，如来说为可怜愍者。古人凡有一言半句，设一个金刚圈、栗棘蓬，教伊吞，教伊透。若是个英灵独脱、出情尘、超理性者，金刚圈、栗棘蓬是甚么弄猢猻家具，祭鬼神茶饭！盖你不能一念缘起无生，只管一向在心意识边作活计，才见宗师动口，便向宗师口里讨玄讨妙，却被宗师倒翻筋斗，自家本命元辰依旧不知落处，脚跟下黑漫漫，依前只是个漆桶。

“只如适来上座问夺人不夺境一段话，只知册子上念将来，如法答他，又理会不得。问一段未了，又问一段，恰如村人打传口令相似。我今不惜口业，为你诸人葛藤批注一遍。临济一日示众云：‘有时夺人不夺境，有时夺境不夺人，有时人境两俱夺，有时人境俱不夺。会么？’良久，左右顾视，便下座。这个便是金刚王宝剑。我昨日说底，将蜈蚣、毒蛇、蝎子并诸杂毒贮在一瓮里，你试将手就中拈一个不毒底出来看。若拈得出，不妨于此事有少分相应；若拈不出，自是你根性迟钝，夙无灵骨，也怪妙喜不得。

“临济当时道这几句闲言长语，面目现在，自是你不会看得出。你若领得此意，‘自从胡乱后，三十年不少盐酱’、‘钟楼上念赞，床脚下种菜’之类，不着问人，一一自知下落。古人垂个方便，岂是闲开口？须知烂泥里有刺。当时有个克符道者理会得临济意，便出来问：‘如何是夺人不夺境？’临济当时不知那里得许多闲言长语，斗凑得恰好，便道：‘煦日发生铺地锦，婴孩垂发白如丝。’诸人还会么？煦日发生铺地锦是境，婴孩垂发白如丝是人。此两句，一句存境，一句夺人。”

“克符又作颂曰：‘夺人不夺境，缘自带聾聩。’”

师云：“有甚么聱讹？”

“‘拟欲求玄旨，思量反责么。’”

师云：“诬人之罪。”

“‘骊珠光灿烂，蟾桂影婆娑。’”

师云：“何不早恁么道？”

“‘覩面无差互，还应滞网罗。’”

师云：“依稀似曲才堪听，又被风吹别调中。此颂大概在‘骊珠光灿烂，蟾桂影婆娑’之上，盖此两句是境。学者问不夺境，‘拟欲求玄旨，思量反责么’，大意只是不可思量拟议；思量拟议者，人也。蹉却覩面相呈一着子，即被语言网罗矣。克符此颂，专明‘煦日发生铺地锦’，所以有‘骊珠光灿烂，蟾桂影婆娑’之句，乃是存境而夺人，故曰‘覩面无差互，还应滞网罗’。夺人之义，醍醐毒药，一道而行，具眼者方能辨别。”

“又问：‘如何是夺境不夺人？’答云：‘王令已行天下徧，将军塞外绝烟尘。’”

师云：“王令已行天下徧，是夺了境；将军塞外绝烟尘，是存人而不夺。”

“颂曰：‘夺境不夺人，寻言何处真。’”

师云：“也须闲处作隄防。”

“‘问禅禅是妄，究理理非亲。’”

师云：“好事不如无。”

“‘日照寒光澹，山遥翠色新。’”

师云：“贫儿思旧债。”

“‘直饶玄会得，也是眼中尘。’”

师云：“自起自倒。你要会‘日照寒光澹，山遥翠色新’么？此两句是境。直饶玄会得，也是眼中尘，便夺了也。其余人境两俱夺，人境俱不夺，尽是依语就学家问处答。”

“又问：‘如何是人境两俱夺？’答云：‘并汾绝信，独处一方。’便有人境两俱夺面目。颂曰：‘人境两俱夺，从来正令行。’”

师云：“已落第二。”

“‘不论佛与祖，那说圣凡情？’”

师云：“买石得云饶。”

“‘拟犯吹毛剑，还如值木盲。’”

师云：“识法者惧。”

“‘进前求妙会，特地斩精灵。’”

师云：“前箭犹轻后箭深。正令既行，不留佛祖。到这里，进之退之，性命都在师家手里。如吹毛剑，不可犯其锋。”

“又问：‘如何是人境俱不夺？’答云：‘王登宝殿，野老讴歌。’颂曰：‘人境俱不夺，思量意不偏。’”

师云：“会么？是法住法位。”

“‘主宾言不异。’”

师云：“世间相常住。”

“‘问答理俱全。’”

师云：“添一毫不得，减一毫不得。”

“‘蹋破澄潭月。’”

师云：“犹有这个在。”

“‘穿开碧落天。’”



师云：“劳而无功。”

“‘不能明妙用。’”

师云：“动着即错。”

“‘沦溺在无缘。’”

师云：“却依旧处着。这个是适来上座请益底公案，谓之四料拣。你若要分明理会得临济意，但向他当时垂示处看。如何看？山僧有时夺人不夺境，有时夺境不夺人，有时人境两俱夺，有时人境俱不夺，若恁么便是；你若作山僧有时夺人不夺境，有时夺境不夺人，有时人境两俱夺，有时人境俱不夺，便不是了也。

“所以五祖师翁有言：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庭前柏树子。恁么会，便不是了也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庭前柏树子。恁么会，方始是。’你诸人还会么？这般说话，莫道你诸人理会不得，妙喜也自理会不得。我此门中，无理会得理会不得，蚊子上铁牛，无你下觜（嘴）处。须信古人垂慈则有法，无法不垂慈。道眼未开，大法未明，岂免向他人人口里觅禅觅道，觅玄觅妙？觅得了，唯恐人知。及至说时，又恐说尽了，末后无可说。这个是无限量底法，你以有限量心拟穷他落处，且莫错。

“只如世尊在灵山会上，百万众前，拈华普示，独迦叶破颜微笑，何曾怕人知？又何曾密室里传授来？我这里禅，许你众人闻，不许你众人会。如上所解注者四料拣，你诸人齐闻齐会了，临济之意果如是乎？若只如是，临济宗旨岂到今日？你诸人闻妙喜说得落，将谓止如此。我实向你道，此是第一等恶口。若记着一个元字脚，便是生死根本也。你诸人诸方学得底，玄中又玄，妙中又妙，是甚么屎禅？一向~~祝王~~在皮袋里，将谓实有恁么事，莫错！

“诸上座！你真个要参妙喜禅，尽将诸方学得底扫向他方世界，百不知，百不会，虚却心来，共你理会。”复说偈云：

“无诸比丘名近悦，为母王氏请普说。  
妙喜便登曲录床，忉忉怛怛恣饶舌。  
从来法本离言詮，不假思量与分别。  
说甚地狱及天堂，四圣六凡俱泯绝。  
纵有魔王欲作难，金刚宝剑当头截。  
王氏养子要参禅，只这一念永不灭。  
弹指顿明诸法门，释迦弥勒齐超越。  
还如涂毒鼓当轩，一击闻之皆脑裂。  
无边烦恼悉蠲除，夙业旧殃汤沃雪。  
末后一句为重宣，凝然万里一条铁。”

喝一喝，下座。

## 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卷第十七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 蕴闻 上进

### 10、礼侍者断七请普说

僧问：“和尚室中道：‘唤作竹篋则触，不唤作竹篋则背。不得下语，不得无语。’”遂以坐具打地一下，云：“学人为蛇画足，却请和尚头上安头。”师云：“自起自倒得人憎。”进云：“也要和尚相委悉。”师云：“切忌鞞（靴）里动指头。”

进云：“还有为人处也无？”师云：“无。”进云：“却较些子。”师云：“换却你眼睛。”

乃云：“唤作竹篦则触，不唤作竹篦则背。不得下语，不得无语，不得思量，不得拟议，当恁么时，释迦老子、达磨大师虽有鼻孔，直是无出气处。还委悉么？遇贵则贱，遇贱则贵。若向贵贱处着到，更须买草鞋行脚始得。所以道：不可以有心求，不可以无心得，不可以语言造，不可以寂默通。虽然如是，如天普盖，似地普擎，全放全收，全杀全活。妙喜恁么道，也不离这个消息，正如适来禅客以坐具打地一般。”

乃拍禅床一下，云：“且道明甚么边事？斯辰比丘了贤，为近礼侍者将俗家寄来衣物估唱，请老汉举扬宗旨，庄严报地。可惜这兄弟方始于竹篦子话有个发明处，而今已是说前年话。一日，问他：‘唤作竹篦则触，不唤作竹篦则背，如何？’渠答不得，却曰：‘望和尚为某作个方便指示。’山僧向他道：‘你是福州人，我说个喻子向你，如将名品荔枝和皮壳一时剥了，以手送在你口边，只是你不解吞。’渠闻之，不觉失笑曰：‘和尚！吞着即祸事。’过得几时，又问他：‘前日吞了底荔枝，只是你不知滋味。’渠曰：‘若知滋味，转见祸事。’我爱他这两转语。

“所谓从门入者，不是家珍。信知宗师家无实法与人。且如世间工巧技艺，有样子便做得；若是这一解，须是自悟始得，得之于心，应之于手。若未得个安乐处，一向求知见，觅解会，这般杂毒才入心，如油入面，永取不出。纵取得出，亦费料理。此事如青天白日，元无障碍，却被这些杂毒障却，所以于法不得自在。

“老汉常爱真净和尚道：如今人多是得个身心寂灭，前后际断，休去、歇去、一念万年去、似古庙里香炉去、冷湫湫地去，便为究竟。殊不知却被此胜妙境界障蔽，自己正知见不能现前，神通光明不能发露，或又执个一切平常心是道以为极则。天是天，地是地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僧是僧，俗是俗，大尽三十日，小尽二十九，凡百施为，须要平常一路子以为稳当，定将去，合将去，更不敢别移一步，怕堕坑落堑，长时一似双盲人行路，一条拄杖子，寸步抛不得，紧把着凭将去，步步依倚。一日，若道眼豁开，顿觉前非，抛却杖子，撒开两手，十方荡荡，七纵八横，东西南北，无可不可。到这里，方得自在。如今人能有几个放得杖，撒得手？

“昔因真净和尚新开语录，其时我老和尚在五祖堂中作首座。五祖一日廊下见僧把一册文字，祖曰：‘你手中是甚文字？’僧曰：‘是《真净和尚语录》。’祖遂取读，即赞叹曰：‘惭愧！末世中有恁地尊宿。’乃唤首座。我老和尚时在后架洗褙（袂），闻呼，很忙走出来。祖曰：‘我得一本文字，不可思议，所谓善说法要。你试看。’休去歇去，一念万年，前后际断，诸方如今有几个得到这田地，他却唤作胜妙境界。旧时宝峰有个广道者，便是这般人，一个浑身都不理会，都不见有世间事，世间尘劳味他不得，虽然恁么，却被这胜妙境界障却道眼。

“须知到一念不生，前后际断处，正要尊宿。如水潦和尚因采藤次，问马祖曰：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’祖曰：‘近前来，向你道。’水潦才近前，马祖当胸一踢倒，水潦忽然大悟，不觉起来呵呵大笑。祖曰：‘你见个甚么道理？’潦曰：‘百千法门，无量妙义，只向一毛头上便识得根源去。’这个教中谓之‘入流亡所，所入既寂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’。才得个入处，便亡了定相。定相既亡，不堕有为，不堕无为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便是观音入理之门。

“他既悟了，便打开自己库藏，运出自己家珍，乃曰：‘百千法门，无量妙义，只向一毛头上便识得根源去。’又呵呵大笑。马祖知他已到这个田地，更不采他，



亦无后语。后来住水潦庵，禅和家来参他，有百十众，才举扬，便卖弄这一蹋云：‘自从一吃马师蹋，直至而今笑不休。’渠又何曾有峰峦迭翠，涧水潺湲，岸柳含烟，庭华笑日，莺啼乔木，蝶舞芳丛底说话来？只道‘自从一吃马师蹋，直至而今笑不休’，这个便是第一个‘入流亡所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’底样子。

“又不见云门问洞山：‘近离甚处？’山曰：‘查渡。’门曰：‘夏在甚处？’山曰：‘湖南报慈。’门曰：‘几时离彼？’山曰：‘八月二十五。’门曰：‘放你三顿棒。’古人淳朴，据实祇对，自言：‘我此回实从查渡来，有甚么过，便道放我三顿棒？’大丈夫汉须共这老汉理会始得。至明日，便去问曰：‘昨日蒙和尚放三顿棒，未审过在甚么处？’门曰：‘饭袋子！江西湖南便恁么去。’洞山忽然大悟，更无消息可通，亦无道理可拈出，只礼拜而已。

“既悟了，便打开自己库藏，运出自己家珍，乃曰：‘他后向无人烟处住个草庵，不蓄一粒米，不种一茎菜，接待十方往来，尽与伊出却钉，拔却楔，拈却炙脂帽子，脱却鹞臭布衫，教伊洒洒地作个衲僧，岂不俊哉！’云门曰：‘你身如椰子大，开得许大口。’这个是第二个‘入流亡所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’底样子。

“又鼓山晏国师在雪峰多年，一日，雪峰知其缘熟，忽起搦住曰：‘是甚么？’晏释然了悟，唯举手摇曳而已。峰曰：‘子作道理耶？’晏曰：‘何道理之有？’后来杨大年收在《传灯录》中，谓之亡其了心。此是第三个‘入流亡所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’底样子。

“又灌溪和尚一日见临济，济下绳床才擒住，溪便云：‘领，领。’这个是第四个‘入流亡所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’底样子。

“这个说似人不得，传授人不得。老汉十七年参，也曾零零碎碎悟来，云门下也理会得些子，曹洞下也理会得些子，只是不能得前后际断。后来在京师天宁见老和尚升堂，举：‘僧问云门：如何是诸佛出身处？门曰：东山水上行。若是天宁即不然，如何是诸佛出身处？熏风自南来，殿阁生微凉。’向这里忽然前后际断，譬如一縠乱丝将刀一截截断相似。当时通身汗出，虽然动相不生，却坐在净裸裸处。

“得一日去入室，老和尚曰：‘也不易，你到这个田地，可惜你死了不能活，不疑言句，是为大病。不见道：悬崖撒手，自肯承当，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。须信有这个道理。’老汉自言：‘我只据如今得处已是快活，更不能理会得也。’老和尚却令我在择木寮作不厘务侍者，每日同士大夫须得三四回入室，只举‘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’，才开口，便道不是。如是半年间，只管参。

“一日，同诸官员在方丈药石次，我只把箸在手，都忘了吃食。老和尚曰：‘这汉参得黄杨木禅，却倒缩去！’我遂说个譬喻曰：‘和尚！这个道理恰如狗看着热油铛相似，要舐又舐不得，要舍又舍不得。’老和尚曰：‘你喻得极好！只这个便是金刚圈、栗棘蓬。’

“一日，因问老和尚：‘见说和尚当时在五祖曾问这个话，不知五祖和尚如何答？’和尚不肯说。老汉曰：‘和尚当时不可独自问，须对大众前问，如今说又何妨？’老和尚乃曰：‘我问：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时如何？祖曰：描也描不成，画也画不就。又问：忽遇树倒藤枯时如何？祖曰：相随来也。’老汉才闻举，便理会得，乃曰：‘某会也。’老和尚曰：‘只恐你透公案未得。’老汉曰：‘请和尚举。’老和尚遂连举一络索誦诂公案，被我三转两转截断，如个太平无事时，得路便行，更无滞碍。老和尚曰：‘如今方知道我不谩你。’

“我既会了，却倒疑着几个禅头，乃问老和尚。老和尚曰：‘我个禅如大海相似，是你将得个大海来倾取去始得。若只将得钵盂来，盛得些子去便休，是你器

量只如此，教我怎奈何？能有几个得到你田地？旧时只有一个璟上座与你一般，只是死了。’过得几时，便举我立僧。

“后来在云居首座寮，夜间常与兄弟入室，老和尚爱来听。有时入室了，却上方丈见老和尚，同在火炉头坐，老和尚曰：‘或有个禅和子得似老僧，你又如何支遣？’老汉曰：‘何幸如之！正如东坡说，作刽子得一个肥汉刷。我却倒与老和尚入室，被我拶得上壁。’老和尚呵呵大笑。思量这老和尚，粉骨碎身亦未能报得。

“因礼上座闻老汉举福州人吃荔枝有个譬地处，所以说到这里。这兄弟在丛林中，规行矩步，无衲子之过，可惜尺头短，然打个筋斗出来，决定昧他不得。有一则古话举似大众，教中道：‘吾不见时，何不见吾不见之处？若见不见，自然非彼不见之相。若不见吾不见之地，自然非物，云何非汝？’后来湛堂和尚颂曰：‘老胡彻底老婆心，为阿难陀意转深。韩干马嘶青草渡，戴嵩牛卧绿杨阴。’妙喜亦有个颂子，虽不甚文彩，却不在湛堂之下。‘荒田无人耕，耕着有人争。无风荷叶动，决定有鱼行’。”

## 11、新淦县众官请普说

师绍兴二十六年三月十一日，于临江军新淦县东山寺被旨还僧，谢恩罢，拈香祝圣毕，乃就座云：“青毡本是吾家物，今日重还旧日僧。珍重圣恩何以报，万年松上一枝藤。”

遂拈起拄杖云：“一枝藤在这里，且报恩一句作么生道？若也道得，粉骨碎身未足酬，一句了然超百亿；其或未然，山僧不免为诸人道破，长将日月为天眼，指出须弥作寿山。”

新淦县众官请普说。僧问：“圣恩已受，僧相再圆，学人上来，乞师指示重新底佛法。”师云：“雨过溪光澹，云开岳色新。”进云：“恁么则龙图增久固，佛日转光辉。”师云：“一道旧行路，高下自分明。”进云：“只如大颠叩齿，韩文公直下知归；黄檗安名，裴相国便知落处。未审和尚今日与知县朝议相见，有何指示？”师云：“两眼对两眼。”进云：“莫便是指示也无？”师云：“一任钻龟打瓦。”僧礼拜。

师乃云：“问得亦好，不问更亲。何故？声前一路，千圣不传，学者劳形，如猿捉影。可中有个英灵汉，恁么不恁么，聊闻举着，剔起便行，犹在葛藤窠里。直得内无所证，外无所修，似地擎山，如石含玉，亦未是衲僧放身命处。若也知得，尘尘念念，皆无空阙；折旋俯仰，尽在其中。正当恁么时，毕竟是谁家风月？还委悉么？千圣不知何处去，倚天长剑逼人寒。”

复云：“这个知县朝议，今日率诸同官泊寄居贤士大夫，同来随喜宗杲披剃，请说法底意旨。此一段因缘，问佛有因，况宗杲自居衡梅，首尾十七年，今日不觉不知一来新淦，同此法会，岂非前报世中曾在灵山会上同为听法之人？元来说法自有时处，若时节因缘未会，说法不成。所以释迦老子说法三百六十余会，皆立时处。

“何谓时处？岂不见《圆觉经》末上云：‘如是我闻：一时，婆伽婆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。’只这个，便是今日说法底时节。所以道：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，时节若至，其理自彰。不见天台智者大师因读《法华经》，至药王菩萨焚身处云：‘是真精进，是真法供养如来。’于此豁然，前后际断，便证法华三昧，于三昧中，见灵山会上释迦老子与百万大众俨然未散。

“如今说与人，若是不曾入得这般境界，划地不信。何故？智者自是陈隋时

人，与释迦老子相去二千年，如何因‘是真精进，是真法供养如来’便于法华三昧中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？为复是谩人耶？是假说耶？此事唯证乃知，难可测。须知妙喜今日说法，与释迦老子在灵山会上说法无异，与智者大师在南岳证得‘是真精进，是真法供养如来’亦无异。

“真实证者，必不相欺；未证者，一似说梦。所以道：过去一切劫，安置未来今；未来现在劫，回置过去世。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，更无透漏，无去无来，无前无后。非但妙喜一人如是，判府郎中亦如是。非但判府郎中如是，判县朝议与诸同官寄居贤士大夫亦如是。非但判县朝议与诸同官寄居贤士大夫如是，乃至现前若僧若俗，若贵若贱亦如是。如是之法，在天同天，在人同人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，应以宰官身乃至婆罗门、妇女身得度者，悉现其身而为说法，此是一味清净平等法门。若向这里明得各人本地风光、本来面目，方知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，句句不说别事。无常迅速，莫作等闲。所以道：努力今生须了却，莫教永劫受余殃。人身难得，为贵人复难。

“不见释迦老子说《四十二章经》里面有二十难，谓贫穷布施难，豪贵学道难，有势不临难，就中有个拚命不死难，你诸人还会么？若拚得命，无有不死者，如何说不死底道理？若会得这个，方始把二十难一翻翻转来，总是易底事。拚命不死也易，贫穷布施也易，豪贵学道也易，有势不临也易。若悟即易，不悟即难。然难易两字亦不干本地风光、本来面目事。何故？此个法门，本无难，本无易，若能向不难不易处急着眼看，外息诸缘，内心无喘，方知本无难易底法。如今聪明灵利底人，不能便悟，病在于何？却为心意识先行，被心意识障却自己光明，塞却行路，进步不得。所以这里使聪明灵利不着，要须内不放出，外不放入。内不放出则是内心无喘，外不放入即是外息诸缘。内心既定，则诸缘亦定，故曰那伽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

“这一段大事因缘，大底如是。若能如是信，如是解，如是修，如是证，则三世诸佛即是汝诸人，汝诸人即是三世诸佛，无古无今，同一解脱。世间有如此殊胜之事，可惜百姓日用而不知。然今日一会，亦非小缘，又承诸山禅师泊诸善男信女同此听法，伏愿一闻千悟，得大总持；一历耳根，永为道种。久立，伏惟珍重！”

## 12、钱计议请普说

师云：“法不可见闻觉知，若行见闻觉知，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。既离见闻觉知外，却唤甚么作法？到这里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除非亲证亲悟，方可见得。若实曾证悟底人，拈起一丝毫头，尽大地一时明得。

“今时不但禅和子，便是士大夫聪明灵利，博极群书底人，个个有两般病：若不着意，便是忘怀。忘怀则堕在黑山下鬼窟里，教中谓之昏沉；着意则心识纷飞，一念续一念，前念未止，后念相续，教中谓之掉举。不知有人人脚跟下不沉不掉底一段大事因缘，如天普盖，似地普擎，未有世界，早有此段大事因缘。世界坏时，此段大事因缘不曾动着一丝毫头。往往士大夫多是掉举，而今诸方有一般默照邪禅，见士大夫为尘劳所障，方寸不宁帖，便教他寒灰枯木去、一条白练去、古庙香炉去、冷湫湫地去，将这个休歇人，你道还休歇得么？殊不知这个猢猻子不死，如何休歇得？来为先锋，去为殿后底不死，如何休歇得？

“此风往年福建路极盛，妙喜绍兴初入闽住庵时，便力排之，谓之断佛慧命，千佛出世，不通忏悔。彼中有个士人郑尚明，极聪明，教乘也理会得，道藏也理会得，儒教则故是也。一日，持一片香来妙喜室中，怒气可掬，声色俱厉曰：‘昂

有一片香未烧在，欲与和尚理会一件事。只如默然无言，是法门中第一等休歇处，和尚肆意诋诃，昂心疑和尚不到这田地，所以信不及。且如释迦老子在摩竭提国三七日中掩室不作声，岂不是佛默然？毘耶离城三十二菩萨各说不二法门，末后维摩诘无语，文殊赞善，岂不是菩萨默然？须菩提在岩中宴坐，无言无说，岂不是声闻默然？天帝释见须菩提在岩中宴坐，乃雨华供养，亦无言说，岂不是凡夫默然？达磨游梁历魏，少林冷坐九年，岂不是祖师默然？鲁祖见僧便面壁，岂不是宗师默然？和尚因甚么却力排默照，以为邪非？’

“妙喜曰：‘尚明！你问得我也是，待我与你说。我若说不行，却烧一炷香礼你三拜；我若说得行，却受你烧香礼拜。我也不与你说释迦老子及先德言句，我即就你屋里说，所谓借婆帔（音 pèi，披肩）子拜婆年。’乃问：‘你曾读《庄子》么？’曰：‘是何不读？’妙喜曰：‘《庄子》云：言而足，终日言而尽道；言而不足，终日言而尽物。道物之极，言默不足以载。非言非默，义有所极。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并诸家批注，只据我杜撰说破你这默然。岂不见孔夫子一日大惊小怪曰：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曾子曰：唯。你措大家才闻个唯字，便来这里恶口，却云：这一唯与天地同根，万物一体，致君于尧舜之上，成家立国，出将入相，以至启手足时，不出这一唯。且喜没交涉。殊不知这个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，孔子言而足。其徒不会，却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见他理会不得，却向第二头答他话，谓夫子之道，不可无言，所以云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要之，道与物至极处，不在言语上，不在默然处，言也载不得，默也载不得。公之所说，尚不契庄子意，何况要契释迦老子、达磨大师意耶？你要理会得庄子非言非默、义有所极么？便是云门大师拈起扇子云：扇子足跳上三十三天，筑着帝释鼻孔，东海鲤鱼打一棒，雨似倾盆。你若会得云门这个说话，便是庄子说底、曾子说底、孔子说底一般。’渠遂不作声。

“妙喜曰：‘你虽不语，心未伏在。然古人决定不在默然处坐地明矣。你适来举释迦掩室，维摩默然，且看旧时有个座主，唤作肇法师，把那无言说处说出来与人，云：释迦掩室于摩竭，净名杜口于毘耶，须菩提唱无说以显道，释迦绝听而雨华，斯皆理为神御，故口以之而默，岂曰无辩？辩所不能言也。这个是与神忽然相撞着，不觉到说不得处，虽然不语，其声如雷，故云岂曰无辩？盖辩所不能言也。这里世间聪明辩才用一点不得，到得恁么田地，方始是放身舍命处。这般境界，须是当人自证自悟始得。所以《华严经》云：如来宫殿无有边，自然觉者处其中。此是从上诸圣大解脱法门，无边无量，无得无失，无默无语，无去无来，尘尘尔，刹刹尔，念念尔，法法尔。只为众生根性狭劣，不到三教圣人境界，所以分彼分此。殊不知境界如此广大，却向黑山下鬼窟里默然坐地，故先圣诃为解脱深坑，是可怖畏之处。以神通肉眼观之，则是刀山剑树、镬汤炉炭里坐地一般。座主家尚不滞于默然处，况祖师门下客？却道才开口便落今时，且喜没交涉。’尚明不觉作礼。妙喜曰：‘公虽作礼，然更有事在。’

“至晚间，来入室，乃问他：‘今年几岁？’曰：‘六十四。’又问：‘你六十四年前从甚么处来？’渠开口不得，被我将竹篦劈脊打出去。次日，又来室中曰：‘六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，如何和尚却问昂从甚么处来？’妙喜曰：‘你六十四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郑家，只今这听法说法一段历历孤明底，未生已前毕竟在甚么处？’曰：‘不知。’妙喜曰：‘你若不知，便是生大。今生且限百岁，百岁后，你待飞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，须是与他入棺材始得。当尔之时，四大五蕴一时解散，有眼不见物，有耳不闻声，有个肉团心分别不行，有个身火烧刀斫都不觉痛。到这里，历历孤明底却向甚么处去？’曰：‘昂也不知。’妙喜曰：‘你既不知，

便是死大。故曰无常迅速，生死事大，便是这个道理。这里使聪明也不得，记持也不得。我更问你：平生做许多之乎者也，腊月三十日，将那一句敌他生死？须是知得生来死去处分晓始得。若不知，即是愚人。’渠方心伏。从此遂救他，不坐在无言无说处，肯来这下做工夫。

“今日一会，同此听法，须知人人有此一段大事因缘，亘古亘今，不变不动，也不着忘怀，也不着着意，但自时时提撕。妄念起时，亦不得将心止遏，止动归止，止更弥动，只就动止处看个话头，便是释迦老子、达磨大师出来，也只是这个——僧问赵州：‘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’州云：‘无。’你措大家多爱穿凿说道：‘这个不是有无之无，乃是真无之无，不属世间虚豁之无。’恁么说时，还敌得他生死也无？既敌他生死不得，则未是在。既然未是，须是行也提撕，坐也提撕，喜怒哀乐时，应用酬酢时，总是提撕时节。提撕来，提撕去，没滋味，心头恰如顿一团热铁相似，那时便是好处，不得放舍。忽然心华发明，照十方刹，便能于一毛端现宝王刹，坐微尘里转大法轮。

“汝等诸人闻恁么说话，往往心里道：‘妙喜老汉摇唇鼓舌，说得也相似，不知他肚里如何？’须知妙喜说得底，便是行得底，更无两般。所以西天第十三祖迦毘摩罗尊者欲求一弟子继绍祖位，谓深山穷谷中必有高人居止，因往求之。故知非但弟子求师切，师求弟子亦切。遂入山，果见一人出迎曰：‘深山孤寂，龙麟所居，大德至尊，何枉神足？’祖曰：‘吾非至尊，来访贤者。’彼默念曰：‘此师得决定性明道眼否？是大圣继真乘否？’祖曰：‘汝虽心语，吾已意知。但办出家，何虑吾之不圣？’彼闻已悔谢，于是投祖出家，即第十四祖龙树是也。今时学道者多不自疑，却疑他人。所以道：大疑之下，必有大悟。且道悟得个甚么？”

良久，云：“我不敢轻于汝等，汝等皆当作佛。”下座。

## 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卷第十八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 蕴闻 上进

### 13、郑成忠请普说

师云：“平江信士郑偲，知有此段大事因缘，得得来见妙喜，要闻般若。所将供养真身舍利宝塔泊斋云堂清净禅众请普说功德，不为别事，专用回向无上佛果菩提。观其发心，亦已广大，只这一念广大之心，能变大地作黄金，搅长河为酥酪。有者不信这般说话，多执事难理，如富楼那执相难性，问世尊曰：‘若地性遍，云何容水？水性周遍，火则不生，复云何明水火二性俱遍虚空，不相陵灭？世尊！地性障碍，空性虚通，云何二俱周遍法界？’去这里执相生疑，是故释迦老子先为阿难说性水真空，性空真水，乃至地水火风，一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，循业发现。

“尝记得山僧往年行脚，将入京师，到邓州天宁，有蔡州道士，忘其姓名，以医来南阳。一日，见他教人来藏司借《宝积》、《华严》二经，山僧窃知其为佳士。翌日相见，与之说话，果然契合。因问所以借经之意。曰：‘某粗听好人说话来，若要理会本命元辰下落，须还释迦老子始得。’话间，忽问山僧：‘佛具正遍知，世界上事一一说尽，何故不曾见说金木水火土之所缘起？吾师有所闻见，无惜开示。’方是时，自家漆桶未破，未暇理会这般底，只向他道：‘藏经中莫须说着，某尚居学地，方要见人。’二俱懨懨而休。

“逮到夷门，打发此事了。因读《楞严经》，元来里面说得极分晓。佛谓富楼那曰：‘同异扰乱，相待生劳，劳久发尘，自相浑浊，由是引起尘劳烦恼，起为世界，静成虚空，虚空为同，世界为异，彼无同异，真有为法。觉明空昧，相待成摇，故有风轮执持世界。’由是而知，世界成就，因风轮所持。盖风性动摇，动摇不息，忽生坚碍，故曰：‘因空生摇，坚明立碍。彼金宝者，明觉立坚，故有金轮保持国土。’盖风与金二物相触，于中生火，故曰：‘坚觉宝成，摇明风出。风金相摩，故有火光，为变化性。宝明生润，火光上蒸，故有水轮含十方界。火腾水降，交发立坚，湿为巨海，干为洲渚。以是义故，彼大海中，火光常起，彼洲渚中，江河常注。水势劣火，结为高山，是故山石击则成焰，融则成水。土势劣水，抽为草木，是故林藪遇烧成土，因绞成水。交妄发生，递相为种，以是因缘，世界相续。’

“看他释迦老子怎么说金木水火土，可杀分晓。惜乎不复见此道士，待点似他。元来看教乘文字也要大法明后，自然不费力。自家参得禅了，一把来看，便见得富楼那执相难性。又见如来为阿难就性上说地水火风，一一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胸中了无凝滞。如今心地未明底，不免疑道世界从甚么处起？将来却向甚么处灭？为复先有世界？为复先有人？若道先有世界，古德不应云：‘三界唯心所现，万法唯识所变。’若道先有人，既未有世界，人却在甚么处安顿？这些子不妨被他窒碍，说先有世界也不是，先有人也不是。大法一明，不着排遣，自然分晓。

“适来所谓变大地作黄金，搅长河为酥酪，不是差事。以至芥子纳须弥，须弥纳芥子之类，亦非假于他术。只如须弥纳芥子则故是，芥子里面如何着得一座须弥山？到这里，也须亲见一回始得。这一段事，人人本有，各各天真，只为无始时来无明业识所覆，所以不能现前，却去外头别觅家舍。寻常室中问兄弟：‘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是甚么？’未问时幸自在家里坐，才问他是甚么，便离却本位，走出门前。譬如问人：你在那里？云：在家里。却问他屋里家儿事子，便忘却家，去外面讨言语来祇对。所谓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若要真实理会，此事决定不在言语上。

“今时学者出这几路不得。向他道不在言语上，便去机境上作解会。又向道不在机境上，便去举起处承当，‘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’，举了便会了。圆悟先师常说：‘近来诸方尽成窠窟。五祖下，我与佛鉴、佛眼三人，结社参禅，如今早见漏逗出来也。佛鉴下有一种作狗子叫鸬鹚鸣取笑人；佛眼下有一种觑灯笼露柱，指东画西，如眼见鬼一般；我这里且无这般病痛。’山僧曰：‘大好无病痛。’先师曰：‘何谓？’山僧曰：‘击石火闪电光，引得无限人弄业识，举了便会了，岂不是佛法大窠窟？’先师不觉吐舌，乃曰：‘莫管他，我只以契证为期；若不契证，断定不放过。’山僧曰：‘说契证即得，第恐后来只恁么传将去，举了便会了，硬主张击石火闪电光，业识茫茫未有了日。’先师深以为然。

“更有一般底，说静是根本，悟是枝叶，静得久，自然悟去。山僧敢道他乱道。又引‘净极光通达’为证。且莫错会好！先圣不奈何说个‘净极光通达，寂照含虚空’，譬如良医应病与药。如今不信有妙悟底，返道悟是建立，岂非以药为病乎？世间文章技艺尚要悟门，然后得其精妙，况出世间法只恁么了得？这里一千二百衲子，个个有一知半解，每来室中道得谛当者甚众，跳得两跳后，更与一撓，便去不得，盖卒未能拚身舍命。所以道：悬崖撒手，自肯承当，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。莫道无恁么事。

“尝记得张无尽有言：先佛所说，于一毛端现宝王刹，坐微尘里转大法轮，



是真实义。法华会上，多宝如来在宝塔中分半座与释迦文佛。过去佛、现在佛同坐一处，实有如是事，非谓表法。天台智者大师读《法华经》，至‘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’，悟得法华三昧，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。山僧常爱老杲和尚每提唱及此，未尝不欢喜踊跃，以手摇曳曰：‘真个有恁么事，不是表法。你辈冬瓜瓠子那里得知？’盖他根本下明，但拙于语言三昧，发其要妙尔。此所谓‘唯证乃知难可测’。

“今日郑成忠请山僧普说之意，要闻禅和子做工夫底道理。不见云门道：‘不可说时便有，不说时便无。思量时便有，不思量时便无。只如不思量时，又是个甚么？’怕你不会，又随后道：‘更是个甚么？’这般尊宿，慈悲之故，为人痛的地。

“山僧在众日，汾仰、曹洞、云门、法眼下，都去做工夫来，临济下则故是。后来方知道，悟则事同一家，不悟则万别千差。既同一个，达磨祖师又何处有许多般差别来？如何是佛？干屎橛。这里有甚么差别？德山见僧入门便棒，僧罔措。复云：‘不得作棒会。’临济见僧入门便喝，已是两手分付，拟欲觑捕，则眼睛落地了也。况复说理说事，丝来线去，正是师子咬人，狂狗趁块！无常迅速，生死事大，弹指便是来生到来，但虚却心，子细推穷，穷来穷去，善念既相续，恶念自然不生。但如实修行，时节因缘到来，自然悟去；若不悟，说到弥勒佛下生，只是说底，且作么生修行？听取一颂：‘恶念既不生，善念常相续，诸波罗蜜门，一切自具足。’”

#### 14、孙通判请普说

师云：“说法不应时，总是非时语。所以道：未离兜率，已降王宫；未出母胎，度人已毕。李长者著《华严论》，乃云：此经决定是佛成道十日后说。初于正觉山前从定而起，因见明星，忽然悟道，便见自己本来面目。信知时节若至，其理自彰。

“妙喜常思：无尽居士这一个人，不知几百生中学般若来，今生如此得大受用。所注《清静海眼经》，说八成就，谓‘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’，云：‘理无不之谓是，事无不是之谓如。’自来不曾有人如此说，盖为他见彻释迦老子骨髓，所以取之左右逢其原。佛初生下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云：‘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’所以云：三界独尊之谓我。所谓我者，非人我之我，如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也。心洞十方之谓闻。盖世间人皆以耳闻一切音声，唯普贤菩萨乃以心闻，故经云：‘心闻洞十方，生于大因力。’多之所宗之谓一。且如现前一千大众，从首座数起，自一而之百，自百而之千。所以言：一者，多之所宗也。一之所起之谓时，这个时，便是妙心居士请妙喜为大众说法之时也。当知此时能该括十方三世，乃至尘沙诸佛，六道四生，若凡若圣，若草若木，若有情若无情。”

乃以拂子击禅床一下，云：“尽向这里成等正觉，无出此时也。”

又云：“始觉合本之谓佛，言以如今始觉合于本觉。往往邪师辈以无言默然为始觉，以威音王那畔为本觉，固非此理。既非此理，何者是觉？若全是觉，岂更有迷？若谓无迷，争奈释迦老子于明星现时，忽然便觉知得自家本命元辰元来在这里。所以言：因始觉而合本觉。如禅和家忽然摸着鼻孔，便是这个道理。然此事人人分上无不具足。

“昨日因与妙心居士说令叔尚书文章学问，可谓儒林宗工，但闻于此道，自以为难。往往士大夫只知所谓佛者，千劫学威仪，万劫修相好，乃至三大阿僧祇劫修而后成，云何博地凡夫现行无明，为富贵所折困，何时与道相应？才作是念，

便是于心意识中推出一座须弥山，一障障了道眼，不能明见本地风光、本来面目，正所谓‘所知不是障，是障障所知’。

“近世士大夫多作此见，如韩子苍与某在临川，鼻孔厮拄着半年，亦不自信。每言此一段事，吾辈但知归向则可，如何便要入手，亦是自作障难。或者更错会先佛所言‘大通智胜佛，十劫坐道场，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’，谓佛道之难成如此，殊不知‘一念普观无量劫，无去无来亦无住，如是了知三世事，超诸方便成十力’。

“释迦老子才瞥地后，便言：‘奇哉！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证得。’所谓妄想执着者，正说着今时士大夫病痛。先德所以指示，一切人脚跟下无不圆成，无不具足，故有‘父不可以传子，臣不可以献君’之说，盖使自证自悟，匪从人得。所以不坏假名，而谈实相。肇法师云‘寂兮寥兮，宽兮廓兮，分兮别兮，上则有君，下则有臣，父子亲其居，尊卑异其位，起教叙其因，然后国分其界，人部其家，各守其位’，岂非‘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’者耶？佛不云乎：‘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，应以宰官身，乃至长者、居士、婆罗门、比丘、比丘尼身得度者，悉现其身而为说法。’”

又曰：“应眼时，若千日，万象不能逃影质；应耳时，若幽谷，大小音声无不足。法门既如此殊胜，奈何学者多不向此时节领览，乃尔自生退屈，正是‘不信自殊胜，甘为下劣人’。若是灵利汉，便向这里提得去，方知道一尘才起，大地全收，一毛头师子，百亿毛头现，千头万头，但识取一头。且那个是一头？不见南台和尚闻版声有颂云：‘善哉三下版，知识尽来参。既善知时节，吾今不再三。’”

复以拂子击禅床一下，云：“适来所谓尽向这里成等正觉，是真实义。所以韶国师云：‘如来于一切处成等正觉，于刀山剑树上成等正觉，于镬汤炉炭里成等正觉，于棒下成等正觉，于喝下成等正觉。然虽如是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’岂不见善财童子至毘卢遮那大楼阁前，举体投地，从地而起，作是念言：‘此大楼阁，是解空、无相、无愿者之所住处，是于一切法无分别者之所住处，是以一劫入一切劫、以一切劫入一劫而不坏其相者之所住处，是以一佛入一切佛、以一切佛入一佛而不坏其相者之所住处，乃至不着一切世间窟宅者之所住处。’何谓世间窟宅？便是于无上道自作障难者。若执一切世间窟宅，不能舍离，则吾辈所谓长者亦莫住院。一向杜绝世故，乃可得行此道，如此则是坏世间相而谈实相，何道之有？

“常爱东坡为文章，庶几达道者也。纵使未至于道，而语言三昧实近之矣。人谓是五祖戒和尚后身，而不知以何因缘，中忘此意？第亦暂时不着便者。观其作《维摩画像赞》，从始至终不死在言下。其词曰：‘我观众工工一师，人持一药疗一病，风劳欲寒气欲暖，肺肝胃肾更相克。挟方储药如丘山，卒无一药堪施用。有大医王拊掌笑，谢遣众工病随愈。’言其医王遣去众医，曰：‘尔辈用药，都无是处。’众工既去，其病随愈。或问医王：‘君以何药而病损乎？’曰：‘不出众工之所用者，但彼不善用耳。’故曰‘问大医王以何药，还是众工所用者。我观三十二菩萨，各以意谈不二门，而维摩诘默无语，三十二义一时堕。我观此义亦不堕，维摩初不离是说。’这个虽是死蛇，解弄却活。若彼三十二人所论，真个负堕时，即是无言胜有言。情知古人之意决不如此，所以立个喻云：‘譬如油蜡作灯烛，不以火点终不明。忽见默然无语处，三十二说皆光焰。佛子若读维摩经，当作是念为正念。我观维摩方丈室，能受九百万菩萨，三万二千师子座，皆悉容受不迫窄。经中所载，此是维摩居士不思议大解脱神通之力，所以借座灯王，取



饭香积，断取妙喜世界如陶家轮，如持针锋举一枣叶。盖真实之理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识识，故曰‘又能分布一钵饭，饕餮十方无量众。断取妙喜佛世界，如持针锋一枣叶，云是菩萨不思议，住大解脱神通力。我观石子一处士，麻鞋破帽露两肘，能使笔端出维摩，神力又过维摩诘。若言此画无实相，毘耶城中亦非实。佛子若见维摩像，应作是观为正观。’

“此是东坡说底禅，岂不是言语到？若非前世熏习得来，争解恁么道？所以妙喜之意，亦欲尚书公于此事信得及。妙心居士请持此语归，举似令叔，恐因妙喜之言，直下信得及，异日忽然喷地一发，便乃截生死流，据祖佛位，做个出世间没量大人，始不负妙喜相期之意。

“妙心居士近日画得入定观音，且以妙喜昔年所作赞题其上。盖在衡阳时，因道友藺庭彦所请，当时信意一笔写成，与《维摩赞》言语虽不同，大意相似。曰：‘世间种种音声相，众以耳听非目睹’。一切音声须以耳听，观音却以眼观，故曰‘唯此大士眼能观’。如何见得？曰‘瞑目谛观为佛事’。到这里，便转了，曰‘于眼境界无所取’。眼境界既取不得，即眼界寂灭。眼界既寂灭，不可耳界不寂灭，所以云：‘耳鼻舌身意亦然’。‘善哉心洞十方空，六根互显如是义’。观音菩萨以眼闻，而普贤菩萨以心闻，即此是互显之义。所谓互显者，眼处作耳处佛事，耳处作鼻处佛事，鼻处作舌处佛事，舌处作身处佛事，身处作意处佛事，于意界中作无量无边广大佛事。得恁么受用自在了，眼依旧观色，耳依旧听声，乃至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一一依本分，故曰‘眼色耳声鼻嗅香，身触意思无差别’。适来所谓‘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’是也。‘当以此观如是观，取此为实成妄想’。到这里又转了，曰‘若离妄想取实法，展转惑乱失本心。本心既失随颠倒，不见大士妙色身’。云何颠倒？眼见色随色转，耳闻声随声转，是谓众生颠倒，迷己逐物，以逐物故，不见大士妙色身。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此乃教有明文。眼耳鼻等既无其体，互显之义依何而立？故曰‘互显之义亦寂灭，亦无大士妙色身，亦无种种音声相。佛子能作如是观，永离世间生死苦’。

“大凡文字须教说得行，若说不行，不成文章。适来因论时节因缘，所以说善财方立于楼阁之前，早已赞叹许多殊胜之事，然未能得入，乃白弥勒菩萨言：‘唯愿大圣开楼阁门，令我得入。’时弥勒菩萨前诣楼阁，弹指出声，其门即开，命善财入。善财心喜，入已还闭。闭时如何？便是观音入流亡所底消息。然后善财于楼阁中见百亿四天下，百亿兜率陀天，一一皆有弥勒菩萨降神诞生，游行七步，观察十方，现为童子，居处宫殿，为一切智，出家苦行，降伏诸魔，成等正觉，梵王劝请，转正法轮，升天宫殿而演说法，劫数寿量，众会庄严，所净国土，所修行愿，住持教法，皆悉不同。善财非但见弥勒菩萨一周佛事，又自见其身于彼一切诸如来所，亦见于彼一切众会一切佛事，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，更无秋毫以为透漏。既见如是无量殊胜一切庄严自在境界已，弥勒菩萨即摄神力入楼阁中，又弹指作声，告善财言：‘善男子，起！法性如是。此是菩萨知诸法智因缘聚集所现之相。如是自性，如幻如梦，如影如像，悉不成就。’尔时，善财闻弹指声，从三昧起。于此时节，忽然打失布袋，然后弥勒示以如上境界，无有去处，亦无住处，非寂非常，远离一切。”

师召大众云：“既是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则‘云门大师手中扇子<sup>足字</sup>跳上三十天，筑着帝释鼻孔，东海鲤鱼打一棒，雨似盆倾’，又有甚么过？当知这个时节，具无量广大智慧门、无量神通门、无量言词门、无量不可说又不可说一切佛菩萨自在受用门。诸人若能如是信，如是入，方知先圣道：‘过去一切劫，安置未来今；未来现在劫，回置过去世。’”

乃喝一喝，云：“若不喝住，打葛藤直到明朝。”击禅床，下座。

## 大慧普觉禅师法语卷第十九

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嗣法慧日禅师臣 蕴闻 上  
进

### 1、示清净居士(李提举献臣)

佛言：“若有欲知佛境界，当净其意如虚空，远离妄想及诸取，令心所向皆无碍。”佛境界非是外境界、有相。佛乃自觉圣智之境界也。决欲知此境界，不假庄严修证而得，当净意根下无始时来客尘烦恼之染，如虚空之宽旷，远离意识中诸取，虚伪不实妄想亦如虚空，则此无功用妙心所向自然无滞碍矣。

佛又言：“不应于一法、一事、一身、一国土、一众生见于如来，应遍于一切处见于如来。”佛者，觉义，谓于一切处常遍觉故。所谓遍见者，见自己本源自性天真佛，无一时、一处、一法、一事、一身、一国土、一众生界中而不遍故也。众生迷此，而轮转三界，受种种苦；诸佛悟此，而超诸有海，受殊胜妙乐。然苦乐皆无实体，但迷悟差别而苦乐异途耳。故杜顺云，“法身流转五道，名曰众生。众生现时，法身不现”是也。担荷此段大事因缘，须是有决定志。若半信半疑，则没交涉矣。古德云：“学道如钻火，逢烟且莫休。直待金星现，归家始到头。”欲知到头处，自境界、他境界一如是也。

既学此道，十二时中，遇物应缘处，不得令恶念相续。或照顾不着，起一恶念，当急着精彩，拽转头来；若一向随他去，相续不断，非独障道，亦谓之无智慧人。昔汾山问懒安：“汝十二时中，当何所务？”安云：“牧牛。”山云：“汝作么生牧？”安云：“一回入草去，蓦鼻拽将回。”山云：“子真牧牛也！”学道人制恶念，当如懒安之牧牛，则久久自纯熟矣。

他弓莫把，他马莫骑，他人之事莫知。此虽常言，亦可为入道之资粮。但常自检察，从旦至暮，有甚利人自利之事？稍觉偏枯，当须自警，不可忽也。

昔道林禅师居秦望山长松之上，时人谓之鸟窠和尚。白居易侍郎镇钱塘，特入山谒之，乃问：“禅师坐处甚危险。”师曰：“老僧有甚危险？侍郎险尤甚！”曰：“弟子位镇江山，何险之有？”师曰：“薪火相交，识性不停，得非险乎！”又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师曰：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”曰：“三岁孩儿也解恁么道。”师曰：“三岁孩儿虽道得，八十老人行不得。”白遂作礼而去。今欲省心力，莫管他三岁孩儿道得道不得，八十老人行得行不得，但诸恶莫作，便了此语，信也着，不信也着。请思之。

世人现行无明，矫而为善，善虽未至，岂不胜寡廉鲜耻、托善而为恶者？教中谓之“因地不真，果招纡曲”。苟能直心直行，直取无上菩提，可谓真大丈夫之所为矣。尘劫来事，只在如今。如今会得，尘劫来事，即时瓦解冰销。如今不会，更经尘劫，亦只如是。如是之法，亘古恒然，未尝移易一丝毫许。

此事许聪明灵利汉担荷；若使聪明灵利，则无担荷分。聪明灵利者，虽易入而难保任，盖入处不甚深而力弱故也。聪明灵利者，才闻善知识说着个中事，便眼目定动，早将心意识领解了也。似此者，自作障碍，永劫无有悟时。外鬼作殃，犹可治；此乃家亲作祟，不可禳祷也。永嘉云：“损法财，灭功德，莫不由兹心意识”，此之谓也。

士人博览群书，本以资益性识，而返以记持古人言语，蕴在胸中，作事业，资谈柄，殊不知圣人设教之意，所谓“终日数他宝，自无半钱分。”看读佛教亦然，当须见月亡指，不可依语生解。古德云：“佛说一切法，为度一切心。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。”有志之士，读书看教能如是，方体圣人之意少分也。

昔李文和都尉参石门慈照聪禅师，悟临济宗旨，有一偈曰：“学道须是铁汉，着手心头便判。直取无上菩提，一切是非莫管。”妙哉，斯言！可以为光明种子发机之助也。

世间尘劳之事，如钩锁连环，相续不断，得省处便省。为无始时来习得熟，若不力与之争，日久月深，不知不觉入得头深，腊月三十日卒着手脚不办。要得临命终时不颠错，便从如今作事处，莫教颠错；如今作事处颠错，欲临命终时不颠错，无有是处。

古德有言：“寻牛须访迹，学道访无心。迹在牛还在，无心道易寻。”所谓无心者，非如土木瓦石顽然无知，谓触境遇缘，心定不动，不取着诸法，一切处荡然无障无碍，无所染污，亦不住在无染污处。观身观心如梦如幻，亦不住在梦幻虚无之境。到得如此境界，方始谓之真无心，且非口头说底无心。若未得真无心，只据说底，与默照邪禅，何以异哉！

佛是众生药，众生病除，药亦无用。或病去药存，入佛境界，而不能入魔境界，其病与众生未除之病等。病瘥药除，佛魔俱扫，始于此段大事因缘有少分相应耳。

归宗斩蛇，南泉斩猫儿，学语之流多谓之“当机妙用”，亦谓之“大用现前，不存轨则”。殊不知，总不是这般道理。具超方眼，举起便知落处。若大法不明，打瓦钻龟，何时是了？

欲空万法，先净自心。自心清净，诸缘息矣。诸缘既息，体用皆如。体即自心清净之本源，用即自心变化之妙用。入净入秽，无所染着；若大海之无风，如太虚之云散。得到如是田地，方可谓之学佛人；未得如是，请快着精彩。

近日丛林，以古人奇言妙语问答为差别因缘，狐媚学者，殊不本其实。诸佛说法，唯恐人不会；纵有隐覆之说，则旁引譬喻，令众生悟入而已。如僧问马祖：“如何是佛？”祖云：“即心是佛。”于此悟入，又有何差别？于此不悟，即此即心是佛，便是差别因缘。

凡看经教及古德入道因缘，心未明了，觉得迷闷，没滋味，如咬铁橛相似时，正好着力，第一不得放舍；乃是意识不行、思想不到、绝分别、灭理路处。寻常可以说得道理、分别得行处，尽是情识边事，往往多认贼为子，不可不知也。

有一种人，早晨看经、念佛、忏悔，晚间纵口业，骂詈人，次日依前礼佛忏悔，卒岁穷年，以为日课，此乃愚之甚也。殊不知，梵语“忏摩”，此云“悔过”，谓之断相续心。一断永不复续，一忏永不复造，此吾佛忏悔之意。学道之士，不可不知也。

学道人，十二时中，心意识常要寂静。无事亦须静坐，令心不放逸，身不动摇，久久习熟，自然身心宁帖，于道有趣向分。寂静波罗蜜，定众生散乱妄觉耳；若执寂静处便为究竟，则被默照邪禅之所摄持矣。

赵州和尚云：“老僧十二时中，除二时粥饭是杂用心，余无杂用心处。”此是这老和尚真实行履处，不用作佛法禅道会。

善恶皆从自心起，且道：离却举足动步、思量分别外，唤甚么作自心？自心却从甚么处起？若识得自心起处，无边业障一时清净；种种殊胜不求而自至矣。

生从何处来？死向何处去？知得来去处，方名学佛人。知生死底是阿谁？受

生死底复是阿谁？不知来去处底又是阿谁？忽然知得来去处底又是阿谁？看此话，眼眨眨地理会不得，肚里七上八下，方寸中如顿却一团火相似底，又是阿谁？若要识，但向理会不得处识取。若便识得，方知生死决定不相干涉。

学道人，逐日但将检点他人底工夫，常自检点，道业无有不办。或喜或怒，或静或闹，皆是检点时节。

赵州“狗子无佛性”话，喜、怒、静、闹处，亦须提撕。第一不得用意等悟。若用意等悟，则自谓我即今迷；执迷待悟，纵经尘劫，亦不能得悟。但举话头时，略抖擞精神看，“是个甚么道理？”

赵州云：“‘佛’之一字，吾不喜闻。”“佛”字尚不喜闻，想无闲工夫管闲事，逐日波波地检点他人也。

古人提持此事，或就理，或就事，或据时节，或向上提持，俱无定准。教中所谓“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”是也。

献臣道友，在富贵中，不为富贵所迷，知有此一段大事因缘，决定透脱生死。予得谴，来衡阳，与之相聚，首尾四年，只同一日。守官政事不苟简，凡百从宽，廉谨重厚，未尝谈人过恶。此真佛菩萨所行之行也。因以此轴求指示，故书此二十六段似之，亦以其纯诚、向道甚力故，欲赞成之。庶几依此做工夫，将来发明大事，如杨大年、张无尽诸大老，作吾家内外护菩萨，则予之言不虚发耳。

## 2、示东峰居士(陈通判次仲)

欲学此道，当于自己脚跟下理会；才涉秋毫知见，即蹉过脚跟下消息。脚跟下消息通了，种种知见无非尽是脚跟下事。故祖师云：“正说知见时，知见即是心。当心即知见，知见即如今。”若如今不越一念，向脚跟下顿亡知见，便与祖师把手共行。未能如是，切忌向知见上着到。

士大夫学道，利根者蹉过，钝根者难入。难入则自生退屈，蹉过则起谤无疑。若要着中，但将蹉过底移在难入处，却将难入底移在蹉过处，自然怙怙地，不作难入、蹉过之解矣。得如此了，却好向遮里全身放下，放下时亦不得作放下道理。古德所谓“放荡长如痴兀人，他家自有通人爱。”又清凉云：“放旷任其去住，静鉴觉其源流。语证则不可示人，说理则非证不了。”而今人才闻怎么说话，将为实有怎么事，便道我证我悟、将出呈似人不得，一向说高禅，七纵八横，胡说乱道，谩神诳鬼，将谓祖师门下事只如此。殊不知亲证亲悟底，唯亲证亲悟底人不假言词，自然与之默默相契矣，相契处亦不著作意和会，如水入水，似金博金，举一明三，目机铢两。到这个田地，方可说离言说相，离文字相，离心缘相，不是强为，法如是故。

近世丛林，邪法横生，瞎众生眼者不可胜数。若不以古人公案举觉提撕，便如盲人放却手中杖子，一步也行不得。将古德入道因缘，各分门类，云：“这几则是道眼因缘，这几则是透声色因缘，这几则是亡情因缘”，从头依次第，逐则较量卜度，下语商量。纵有识得此病者，将谓佛法禅道不在文字语言上，即一切拨置，噇却现成粥饭了，堆堆地坐在黑山下鬼窟里，唤作“默而常照”，又唤作“如大死底人”，又唤作“父母未生时事”，又唤作“空劫已前事”，又唤作“威音那畔消息”。坐来坐去，坐得骨臀生胝，都不敢转动，唤作工夫相次纯熟。却将许多闲言长语，从头作道理商量，传授一遍，谓之宗旨，方寸中依旧黑漫漫地。本要除人我，人我愈高。本要灭无明，无明愈大。殊不知，此事唯亲证亲悟，始是究竟。才有一言半句作奇特解、玄妙解、秘密解，可传可授，便不是正法。正法无传无授，唯我证尔（一作“你”，后同）证，眼眼相对，以心传心，令佛祖

慧命相续不断，然后推己之余，为物作则。故达磨云“吾本来兹土，传法救迷情。一华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”是也。所谓传法者，乃心法也，心法无形段；所传者，前所云“我证尔证”底是也。若彼此不证，向心外取证，则有宗旨玄妙奇特可传可授，便有我会尔不会，生轻薄想，增长我见。如来说为可怜愍者。

妙喜禅无难参、易参之异。只要参禅人向未病已前，坐断生死路头，直下不疑佛，不疑祖，不疑生，不疑死。难参易参，差别在人，不干禅事。往往聪明灵利汉，多是求速效，要口里有可得说，面前有可得凭仗。殊不知，此事得者，如生师子，返掷在当人，日用二六时中，如水银落地，大底大圆，小底小圆，不用安排，不假造作，自然活鱖鱖地，常露现前。正当恁么时，方始契得一宿觉所谓“不见一法即如来，方得名为观自在。”苟未能如是，且暂将这作聪明、说道理底置在一边，却向没捞摸处、滋味处，试捞摸咬嚼看。捞摸来捞摸去，咬嚼来咬嚼去，忽然向没滋味处咬着舌头，没捞摸处打失鼻孔，方知赵州老人道“未出家时，被菩提使；出家后，使得菩提。”“有时拈一茎草，作丈六金身；有时将丈六金身，却作一茎草用。”建立亦在我，扫荡亦在我，说道理亦在我，不说道理亦在我。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说即有若干，不说即无若干。得如是自在了，何适而不自得？

梵语“般若”，此云“智慧”。未有明般若而有贪欲、瞋恚、痴者，未有明般若而毒害众生者——作如此等事底，与般若背驰，焉得谓之有智慧？妙喜寻常为个中人说，才觉日用应缘处省力时，便是当人得力处。得力处省无限力，省力处得无限力。往往见说得多了，却似泗州人见大圣。殊不知，妙喜怎么说，正是平昔行履处，恐有信不及者，不免再四提撕举觉，拖泥带水，盖“曾为浪子偏怜客”尔！

### 3、示智通居士(黄提宫伯成)

从上诸圣，无言语传授，只说以心传心而已。今时多是师承学解，背却此心，以语言传授，谓之宗旨。为人师者眼既不正，而学者又无决定志，急欲会禅，图口不空、有可说耳，欲得心地开通，到究竟安乐之处，不亦难乎？

古德云：“句能划意，意能划句，意句交驰，是为可畏。”又云：“意中不停句，句中不停意。”如招庆问罗山云：“岩头和尚道‘恁么恁么，不恁么不恁么’，意旨如何？”罗山遂唤“大师”。招庆应诺。山云：“双明亦双暗。”庆便作礼而去。三日后复来问：“前日和和尚意旨如何？”山云：“我尽情向汝道了也。”庆云：“大师是把火行。”山云：“若如是，据尔疑处问将来。”庆云：“如何是双明亦双暗？”山云：“同生亦同死。”庆又礼谢而去。后又僧问罗山：“同生不同死时如何？”山云：“如牛无角。”又问：“同生亦同死时如何？”山云：“如虎戴角。”欲了从上来事，当以此段因缘，时时在念，然不得着意穿凿，穿凿即错。

莫爱诸方奇言妙句。宗师各自主张、密室传授底古人公案之类，此等杂毒，收拾在藏识中，劫劫生生取不出，生死岸头，非独不得力，日用亦被此障碍，道眼不得明彻。古人不得已，见汝学者差别知解多而背道，泥语言，故以差别之药，治汝差别之病，令汝心地安乐，到无差别境界。今返以差别语言为奇特，执药为病，可不悲夫！古德云：“佛是众生药，有众生病即用；无众生病用药，即药返为病，甚于有病者。”前所云“杂毒不可收拾在藏识中”，亦此之谓也。

日用尘劳中，种种不如意事，是众生病。一念回光返照，是佛药。苟能于佛于众生，直下不生分别，则病瘥药除，始契得庞公所谓“日用事无别，唯吾自偶谐。头头非取舍，处处勿张乖”之语矣。

学此道，未得个入头处时，觉得千难万难；闻宗师举觉，愈觉难会。盖以取证求歇底心不除，返被此作障碍。此心才歇，方知非难非易，亦非师家可以传授。

知迷不悟，是大错；执迷待悟，其错益大。何以故？为不觉故迷；执迷待悟，乃不觉中又不觉，迷中又迷。决欲破此两重关，请一时放下着。若放不下，迷迷悟悟，尽未来际，何时休歇？

学道人，日用空境易而空心难。境空而心不空，心为境所胜。但空心而境自空矣。若心已空，而更起第二念，欲空其境，则是此心未得空，复为境所夺。此病不除，生死无由出离。不见庞公呈马祖偈云，“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。此是选佛场，心空及第归”？此心既空矣，心外复有何物而可空耶？思之！

“但得本，莫愁末。”空却此心，是本。既得本，则种种语言，种种智慧，日用应物随缘，七颠八倒，或喜或怒，或好或恶，或顺或逆，皆末也。于随缘处，能自觉知，则无少无剩。

古人入门便棒便喝，唯恐学者承当不性燥，况怛怛怛怛，说事说理，说玄说妙，草里辊耶！近年已来，此道衰微。据高座为人师者，只以古人公案或褒或贬、或密室传授为禅道者；或以默然无言为威音那畔、空劫已前事为禅道者；或以眼见耳闻、举觉提撕为禅道者；或以猖狂妄行、击石火闪电光、举了便会了、一切拨无为禅道者。如此等既非，却那个是着实处？若有着实处，则与此等何异？具眼者举起便知。

此道无限剂，世间尘劳亦无限剂，但看当人日用所向如何尔。故《华严经》云：“于诸世间，心如虚空，无所染着，普观诸法真实之相，发大誓愿，灭众生苦，永不厌舍大乘志愿，灭一切见，修诸菩萨平等行愿。”所谓平等行愿，乃亦无限剂心，所向处无障无碍是也。

学世间事，用心不到，则学不成；学出世间法，无尔用心处，才拟用心推求，则千里万里，没交涉矣。虽然如是，无用心处、无摸才索处、无着力处，正好着力。莫见恁么道，又节外生枝，云“既无用心、无摸才索、无着力，却如何趣向？”若作此见，转没交涉矣。

#### 4、示妙证居士(聂寺丞)

无常迅速，生死事大。众生界中，顺生死底事如麻似粟，拨整了一番，又一番到来。若不把“生死”两字贴在鼻尖儿上作对治，则直待腊月三十日手忙脚乱、如落汤螃蟹时，方始知悔，则迟也。若要直截，请从而今便截断。

学世间法，须要理会得分晓；学出世间法，却全要理会不得，方有趣向分。既理会不得，却如何趣向？但恁么究取。

佛是众生界中了事汉，众生是佛界中不了事汉。欲得一如，但佛与众生一时放下，则无了无不了。故古德云：“但于事上通无事，见色闻声不用聋。”

僧问赵州：“柏树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州云：“有。”僧云：“几时成佛？”州云：“待虚空落地。”僧云：“虚空几时落地？”州云：“待柏树子成佛。”看此话，不得作柏树子不成佛想、虚空不落地想，毕竟如何？虚空落地时，柏树子成佛；柏树子成佛时，虚空落地定也。思之！

佛是无事底人，住世四十九年，随众生根性，应病与药，权实顿渐，半满偏圆，说一大藏教，皆无事法也。众生无始时来，为心意识之所流转，流转时浑不觉知。故佛在般若会上，说诸法空相，谓眼耳鼻舌身意、色声香味触法皆空，徒有名字而已，到究竟处，名字亦空，空亦不可得。若人夙有善根种性，只向不可得处，死却心意识，方知释迦老子道“始从鹿野苑，终至跋提河，于是二中间，

未尝说一字”，是真实语。

禅不在静处，不在闹处，不在思量分别处，不在日用应缘处。然虽如是，第一不得舍却静处、闹处、日用应缘处、思量分别处参，忽然眼开，都是自家屋里事。

今时士大夫学道，多是半进半退——于世事上不如意，则火急要参禅；忽然世事遂意，则便罢参——为无决定信故也。禅乃般若之异名。梵语“般若”，此云“智慧”。当人若无决定信，又无智慧，欲出生死，无有是处。